

維新。以立中興之大業。若天曆帝及周之宣王漢之宣帝。乃是矣。何必勞海內之民。費天下之財。以遷舊都。然後嬖雍熙於堯舜也哉。

### 和氣清麻呂

朋友之交。非有君臣父子之恩也。非有夫婦兄弟之愛也。而於五倫居一焉。何也。水無當五色。五色不得則不明。鼓無當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朋友也者。相講以道義。相攝以威儀。君臣得之而義焉。父子得之而親焉。夫婦兄弟得之而別且序焉。其關乎人倫也大矣。予尤於和氣清麻呂見之。孝謙帝寵僧道鏡。欲讓皇位。遣清麻呂受宇佐八幡神教。道鏡規之以威福。當是時。道鏡帝則清麻呂可以為大臣。不帝則罪不可測。而清麻呂不為利回。不為威怵。直奏神教。遂被貶謫。其浩氣直詞。震撼天地。使紫色靈聲不濫廁于皇統之間。至今凜有生靈。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然其所以能守道者。蓋以真人豐永激成之也。初清麻呂之奉命赴宇佐也。豐永謂之曰。道鏡果登皇位。吾何顏事之。吾有從伯夷而遊耳。壯哉豐永。足以激忠義之氣。賢哉清麻呂。能從其言而守道。朋友之所係。顧不大矣乎。唐武后變張易之。易之陷魏元忠。引張說使誣證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說遂從其言。正與清麻呂相類。然張說非守義者。特蓬麻之勢至此耳。清麻呂忠鯁出于天性。而激之以豐永之言。宜其感奮激昂。雖萬死不顧也。朋友之不可缺也如是夫。抑予有所感焉。自有遣唐之使。吾邦衣冠文物典章之儀。取諸彼以潤飾之。彬彬乎其

盛矣。而弊風陋習。亦往往傳之。若孝謙帝寵僧道鏡為大臣禪師。猶武后變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廢淡路帝而自復位。猶武后廢中宗而自立。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孝謙天皇。猶武后自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又以四字改元。曰天平勝寶。猶武后改元曰天冊萬歲。凡此類莫非踏武后之覆轍。其心豈不曰唐朝即皇邦所於式。而其帝既已行之。朕何憚而不為乎。則唐朝之流毒於吾邦也亦多矣。

### 三善清行

治亂興廢之理。固已懸定于冥冥。而其機甚微。非若人事著明易見也。然李淳風觀緯象。知女主之亡唐室。邵康節聞杜鵑。知南人之亂天下。聰明絕特之士。往察之於未然。其術疑於神矣。然天道遠。人道近。其術雖巧發奇中。而人主或以此生疑惑。殺不辜。小人或由焉。以為陷君子之資。則占候之妙。適足以貽害於天下。可不慎乎。醍醐帝昌泰二年三善清行上疏言。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刻賊之運。此周易革卦之變也。伏望塞其邪謀。抑其異圖。又以書諫菅丞相使退避。丞相不納。越明年正月藤原時平讒菅公遷謫之。其言果驗。亦疑于神矣。然予竊謂清行此疏。安知不為時平陷菅公之厲階乎。夫所謂革命者。天下之大變。王者易姓改命。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豈人臣所宜言哉。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而遽以為當革命之期。聞者孰不震駭。况帝聖算尙少。踐祚日淺。而菅公適自儒紳登台鼎。威權赫奕。一旦聞革命之言。得不疑惑而恐懼乎。牆壁之



基先壞也。材木之根先朽也。平時若無害者。一夕風雨暴至。水潦驟漲。則牆壁之類。必先壞者也。材木之蹶。必先朽者也。革命之言。既入宸聰。頗有疑懼之念。時平群宵又從而脅動之曰。道真有異圖。將廢帝立其婿齊世親王。此言正與清行之疏相符。若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帝為其所眩惑。遂貶管公。人徒知時平讒構之可惡。而不知清行之言。乃為其厲階。是咎風雨之類牆壁。而不察其所自也。夫清行之言。本出于愛國愛君之心。將以弭亂於未萌。消禍於將來。而事之相反。至于如此。故聖人不語怪。而罕言命。

### 管原道真

管原道真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台鼎。雖無規之者。宜以盛滿自戒。况三善清行以書諫之。尤當竦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道真不納。遂貶死西裔。夫以道真之德量。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焉。蓋道真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周公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媚疾之。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冲。頗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益溢之戒。而顧與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旦失之兇豎之手。豈武王托周公之意也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前跋後蹇。綽如也。道真亦有類于此。自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清和帝。凡五十六世。禮樂征伐皆統于君主。而大臣不得專權。

清和帝冲齡踐祚。藤原氏以外戚攝政。由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以至于宇多帝。帝天資英邁。欲撓藤原氏之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獨道真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超遷。以至台鼎。又與延喜帝密議。欲委萬機於道真。其知人之明。待賢之優。雖成湯聘伊尹於有莘。高宗舉傅說於版築。無以尚焉。道真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置心於區區通塞之間哉。且道真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非不知妻妾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不復顧死生榮辱。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之安。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道真不幸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道真之歿。天動風雷之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廟食于百世。此又可見道真之心。與周公無二軌矣。後世名賢之士。一言不合。即引身而退。天子留之。輒抗疏論辨。不肯奉命。其勇退之義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道真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庭乎。彼清行者。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公。直諫不諱。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

### 保元平治之際

儒者有恆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功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邪。蓋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舉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徼。非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鄉僻陬。



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三三數。是以海內清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于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為戰場。積骸如山。醜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分雖異。而疾痛疴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叛臣舉兵。蠻夷猾夏。是手足癢疥之疾也。身不脩。家不齊。是心腹癥結之疾也。心腹之疾。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却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烏羽帝強使崇德傳位於太弟。近衛。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近衛崩。烏羽為美福門院所毒。又舍嫡孫重仁。立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近衛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燮理陰陽。翼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媿阿洪濤。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不敢致忠諫。而君臣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之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疽潰潰。而不可救。無足恠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清盛貪功賞而殺叔父忠政。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弑其父為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閱四百餘年之久。天下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而尚謂之老生常談乎。管輅有言。老生者見不正。常談者見不談。世之為

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談忽之。則天下治矣。

### 平重盛

平重盛今古所稱為大賢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與待人不同。待人當諒其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者。以求義理之至當。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為高論。而毀先賢以自侈也。故子舉議者之言而折衷焉。議者謂。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為賴朝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謫諸西陲。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子謂不然。彼儼然孤兒。何所能為。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為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益熾。賴朝得投釁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為諸侯。武庚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滅。塗之人舉知之矣。重盛獨不知耶。平氏滅。安德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子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聩。夫子拒父不孝。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聩入則衛亡。不入則衛存。社稷為重。君為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舉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為賢也。何則人之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



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屬也。故父雖無道。宜曰不可以囚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獻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皋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若脫弊屣。蓋父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此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此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攔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孟津。以威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效士燮之新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乎。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知死而不視之為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

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喻交於道。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舉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燮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 賴朝上

治亂盛衰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之震。人聞其轟然起于天半。以為暴發。而不知陽氣久已鬱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暴風劇雨之震盪。以為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罅隙欲裂。風雨乃動其機也。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賴朝特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皇朝以文武為一途。有事則天子親率六軍征之。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說盛行。乃以殺為戒。凡戰鬪之事委將帥。而武威始衰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臨。其弊遂貴文賤武。唯以詩歌絃匏鞠鞠相尚。此亦襲漢士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義冠長裾。趨踰于殿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隸。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及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級。此豈人情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貞盛藤原秀鄉之功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賴信討平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



也。至若賴義父子征陸奧，則前後十餘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為殊勳。竟亦不過四位衛尉，甚者至朝廷客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賴朝遂得專兵馬之權。此理勢之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賴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賴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輒率關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賴朝舉兵檄八州，三浦義繼讀檄揮淚，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群起應之。如迅雷一震，百蟲啓戶而出焉。此祖宗遺澤之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賴朝雖智，安得勃興乎旬月之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人主者，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 賴朝下

北畠親房有言，人每歎王室之衰，而歸罪於賴朝。然向微賴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耶。親房盡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此。蓋審于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汨汨。雖神禹不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龍門，決呂梁，指數百里之地，播為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蓋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為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賴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朝廷，則河決堤壞，汎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蕪而為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王室雖微，尚有萬世不拔之固。故曰，親房審乎天下之勢者也。且賴朝以流

竄之身，倡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廣常於一言，開霸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賊，策無遺算。其大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為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讀書通曉古今，凡賴朝之所經綸擘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悉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賴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謂補正成曰，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々木諸士姑置之。且道賴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畧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賴朝用士之術何如。曰，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畧。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並可以誅賴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為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則子孫受其殃。賴朝之功大矣，而未免用詐力，故殺二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夫。

### 源義經

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敵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砮以背



水敗。田單以火牛勝。邵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瑄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為難。正之旗。堂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吳韓白諸將皆優為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鍾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今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為我仰一盃。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勇曾三尺童子之不如。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府。親為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為人矣乎。右府外寬而內深阻。每自知。兵之不如義經。忌之次骨。况擁精兵數千。儼然為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甲。雖無梟原之譏。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為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讐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踪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梟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超出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歎。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群雄雲從。如疾雷擊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區時政一豎子。誅之易於剖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群臣。安百姓。桑榆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為天下笑。何也。

# 史論下

東輿 安積 信 著

## 元弘建武之事

王室之不振久矣。貞觀而下。政出於外戚。平治以來。權移于武將。至于正治以降。則陪臣擅天下之柄。冠履顛倒。玄黃易位。何皇綱之不張。一至於此也。後鳥羽上皇震怒。欲召兵誅北條氏。而不克。三帝蒙塵。其慘有不可忍言者。逮後醍醐帝。慨然將戮鯨鯢而張皇綱。雖一日播遷于隱岐。然誥勅之所感動。海內豪俊爭先赴義。卒能殲北條氏。以雪先帝之宿憤。而數百年已移之權。復歸于王室。可謂莫主矣。特惜其紀綱不肅。而竟不能恢鴻業耳。夫國家之有紀綱。猶人身之有筋脉也。筋脉井然。經緯錯綜于五臟六腑百骸之間。而無所結韜。則血氣灌輸。肌膚充盈。毛髮皆有光潤。故明君必以正紀綱為主。綱以提其要。紀以理其細。凡生殺與奪。黜陟賞罰之類。莫非紀綱所理也。若夫紀綱不正。則賞罰錯亂。以至子亂。帝之播遷于隱岐也。北條氏餘怒未弭。其威暴



之烈。如猛燄迅雷之不可避。而天下之將士奮不顧身。棄妻子。辭墳墓。百戰而殲強虜。將以受茅土之封。傳榮利於子孫也。然而天下甫定。帝侈心即生。惟遊宴是耽。冀賞典者簇擁闕下。而主司者不敢輒班賜。行貨賂者得重祿。不行者不獲一級。或與又奪之。或封之東。遷移之西。新田氏楠氏中興之元勳也。而與二州。足利氏功不及二將也。而與三州。甚則奪赤松則村播磨守護職。而賜之以佐用莊。后妃僧尼歌童舞兒。非有汗馬之勞。而皆賜食邑。天下殆無餘地。賞罰錯亂。將士解鉢。是以足利氏攘臂一呼。則天下之士不復問順逆。應之者如影響。而天下復歸于亂矣。然楠氏新田氏並竭力於王室。而忠臣義士角立于海內。苟委楠氏而經畫之。天下之事尚有可為者。而帝不聽其言。遂馴致于楠氏殉國。宸輿駐蹕芳山林壑之間。當是時。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矣。推究其敗亂之由。無他以紀綱不肅而已矣。嗚呼。帝以英武之資。投千歲一時之機。殆復不業於盛世。而竟以紀綱不肅敗。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三歎息焉。

### 護良親王

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後醍醐帝誅北條高時。其策雖出叡斷。亦親王所參決。帝幸南都。賊兵追擊甚急。親王力戰拒之。帝得入笠置。後帝狩隱岐。楠正成據千劍破城。賊酋督百萬之衆圍之。當是時。未有一人提戈而赴援者。親王舉兵於吉野。以助聲勢。絕賊糧道。海內忠義之士。聞之響應。皆親王之功也。新田義貞倡大義於關東。直

搗巢窟而討滅之。元惡授首。群兇就戮者。以受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夫親王之功赫赫如此。縱使有大過。猶當据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譏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冤。則帝或當震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耶。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鎌倉。尊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佛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踏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嚙刀。折鋒寸許。即拔副刀刺心者二。遂薨。義博提頭還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目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堂皇朝之聖子。而為兇豎子所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豎眦裂。欲問高直義義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勳勞節義之臣。皆有褒贈。誠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帝未察其冤。故無於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冤始白。宜首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朝廷有此舉。竊以為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為請褒贈。建碑於鎌倉土牢之址。如湊河楠氏墓。又造直義義博像。繚之。踣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



矣。此亦昭代之盛舉。我將且暮遇之矣。

### 北畠親房上

吾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贊鴻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旄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泰平日久。風俗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大夫。峩冠高履。莫能乘馬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邦精神殆類之矣。然性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後醍醐帝蒙塵。公卿相從于騷亂之中。耳濡目熟。皆兵甲戰鬪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為一方干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往鎮奧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乎賊。親房走保關城。當是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々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旣微。

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為不然耶。

### 北畠親房下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教之爾矣。天生五穀。遂古穴居野處。飲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為稻為麥為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侗顛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為孝為忠為仁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圍顧而橫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教。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蓋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直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教。魯典所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舉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為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



者。原於天。具乎人。未嘗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往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說。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脊亂矣。豺狼塞道。龍鳳潛竄。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顯家長年之勇焉而死。堂堂天子削迹于京師。駐蹕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爲鬼魅歟。其無乃神聖之道不明。而邪說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榷之。

### 新田義貞

好利人之恆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辨。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爲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爭真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親王入越前。日夜竭力於兵畧。欲以取日於虞淵。其戚族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腐臭於千歲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赫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載其失。爲賢者諱。

極得春秋微旨。予則責備賢者。曰。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虜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而而追之。可一鼓而擒。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義貞顧呢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燄復熾。勢如破竹。楠氏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恆人呢衽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衽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 藤原藤房

曩予偕門人小玉伯宣浴伊豆熱海溫泉。浴後步履村中。有古刹焉。曰溫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島盤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開山祖授翁所手植也。授翁即中納言親房。掛冠後潛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淒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之三人者。出處不同。世或疑之。然其不同者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官事。後醍醐帝。相從于播



越顛沛之間。至三日絕糧。遂以此為兇虜所竄逐。及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舊功。禮接無所加焉。然不敢缺望。益致蹇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闕失。帝大不悅。去之可也。雖則去矣。未嘗不願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臣受知遇。擁孤城。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叛賊復熾。正成屢進奇計。為佞臣所沮。終弗用。死之可也。雖則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陞准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拂乎天理之公。亦可不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南朝三君子亦云。伯宣以為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為異物。而予亦髮種種矣。意者藤公遺愛之松。獨鬱如此。

###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

書。高時大喜。贈寶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為第一。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缺望之心。戢翼匿爪。偵伺時變。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閱。王師方來。則伴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擊。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為師所敗。蒼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飈復燃。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士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並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于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與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獨屹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喉。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利者人之所欲也。苟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害哉。當是時。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中興勳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為編氓。憤怨思亂者。盈海內矣。尊氏察時勢。以為天下之土地人民。非吾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貨財。非吾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人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



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視土地人民如草芥。舉以鼓舞一世之將士。將士喜其利也。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况帝復驅而就之。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之。彼亦以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而叛之。直冬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而叛之。山名氏清仁木義長爪牙也。而叛之。其他將士。忽服忽叛。紛如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戡騷擾。其餘毒延及子孫。雖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歲。以至於亡。是以聖人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土崩之憂。正爲此也。彼尊氏者。何足以語之。

足利義滿上

足利氏以詭謀奪天下。是逆取之甚者。其子孫尤不可不順守焉。且天下之基業。雖由其祖創之。而定一代之制度。致國祚於長久。則適在三四世之際。周武王討殷紂。定天下。至于成康。而禮樂乃興焉。漢高祖平秦亂。開帝業。至于文景。而德澤始遍矣。尊氏之取天下。固不得比周與漢。而義滿之承統。則適當成康文景之際。寧可不爲百世鞏固不拔之大計耶。義滿以雄畧和南北。誅叛臣。細川山名仁木大內諸將。雄跨于一世而不可制者。皆既剗鋤。而列侯脅息。不敢出聲氣。當是時。義滿能正一代之制度。馭群臣以禮。鎮諸侯以義。使其兵權潛移默奪。而無跋扈飛揚之患。則子孫之禍。未必如此其慘烈也。義滿定幕府官制。斯波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夫管領

者。執政之職也。擇賢才。宜莫大於此。彼三氏者。皆勳舊貴戚。其所領連數州。兵力精強。加以幸執之權。是傅虎翼也。苟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必專權弄威福。視人主如弁髦。不亦太危乎。往時源右府以外戚時政爲執政。天下之權終歸之。然義滿蓋謂賴朝任一人。故權歸之。我令三氏更掌之。必無患焉。殊不知不擇賢才。而惟三氏之任。是生三虎也。况使其管轄數十州之諸侯。是委虎以肉也。故應仁之亂。自管領起。而諸侯分黨相援。數十萬之兵。躡藉于闕下。禍亂之烈。振古所未有。豈非大臣專權之患耶。漢光武定天下。大饗功臣將士。增封更邑。然不敢任以政事。唯鄧禹李通賈復與二公。參議國家大事。故功臣皆保其祿爵。使義滿有見于此。吾知其能正官制。而無大臣專權之患也。尊氏急於取天下。不惜土地人民。以餌諸將。待之如驕子。故諸將挾土地兵甲之力。視君如同列。少不如意。即圍視而起。然彼豈不欲子孫之榮久。我善駕馭之。孰有不收手而服從者哉。賈誼憂諸侯強大。說文帝以分封其子弟。帝不從。遂有七國之亂。後主父偃以此說武帝。始分封子弟。而諸侯衰矣。宋太祖懲藩鎮之弊。與趙普議。收兵權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義滿知之。則處之必有其道矣。南朝正統所在。玄黃相戰五十餘年。幸而講和。苟不負其誓。則兩宮相輯睦。而南朝諸將必無憤叛之憂矣。且南朝忠臣義士。裂首決腦。殉社稷之難者多矣。其孫茹艱苦。飲泣血。竭死力於王室。是亦大可嘉賞者。若能旌其忠節。恤其孤寡。結以恩信。彼亦必知理勢不可抗。相率以服從。而天下帖然矣。凡此者當時之要務。天下大計所係。



而義滿曾不之察。喜虛文而不求實效。尚豪華而不顧禮分。要高爵。僭乘輿。搆花邸金閣。通使於明。受其封號。此猶執袴子弟。鮮衣華冕。盛其騶從。以自誇耀于閭里之間。眉間栩栩。有得意。不知自君子觀之。大可鄙也。其識見如此。故當正制度開太平之秋。而不能為子孫定大計。卒之一再傳而天下大亂矣。不亦可慨之甚哉。

### 足利義滿下

夫定天下之大計者。必辨天下之大勢。何謂大勢。建都是也。建都者。國祚脩短之所係。風俗美惡之所由。治亂興廢之所關。故賢主尤致意焉。周文王都于豐。武王都于鎬。並在雍州之境。及平王東遷于洛陽。而周室不復振矣。漢高祖初居于洛陽。聞婁敬之策。即日駕而遷于長安。可謂能辨大勢矣。宋藝祖沿五代之舊都于汴。然其志欲遷于長安。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秦王光美諫止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後果有靖康之變。魏孝文帝去平壤。遷于洛陽。群臣咸諫。不從。元魏之勢由是衰矣。天下猶器也。置之安處。則久存。置之危地。則不久而壞。况所置已危。又玩撫之。震撼之。其有不速壞乎。今夫鎌倉乃吾邦之長安也。負山帶海。土壤衍沃。士馬精強。天下莫能尚焉。往時賴朝建霸府。北條氏襲其舊。而尊氏亦嘗創基業焉。然則足利氏所都。莫鎌倉若也。尊氏何不遵賴朝故事。身居鎌倉。建府於室町。遣有司護京師。以定百世不拔之大計乎。然是時。南帝駐蹕於吉野。互相交兵。勢不得不居京師。迄于義滿混南北。定海內也。無復王

師之憂。若能遷霸府於鎌倉。以八州為巢窟。以輿羽為羽翼。以駿遠甲信為爪牙。無事則可以鎮京師而朝諸侯。有事則可以西面而鞭撻之。非百世不拔之大計也歟。自賴朝執權。天下之大勢。業已割一大鴻溝矣。固不可以京師之風治武人也決矣。京師建都已數百年。風俗日益以華靡。人情日益以優柔。且其地形類洛陽四戰之區。足利氏不察而奠霸府焉。故為京紳風習所帆轉。驕奢僭擬。職此之由。武毅英悍之氣。亦易銷鑠也。鎮鎌倉則不然。賴朝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士皆相尚以勇悍。相競以弓馬。隱然有宰制天下之勢矣。惜乎義滿慮不及此。仍置義詮于鎌倉。而其子孫皆恃富強。抱覬覦之心。至於持氏。遂分裂不可收。而室町亦已壞亂矣。

### 細川賴之

為君之難。莫難於知人。有才不足而節有餘。有節不足而才有餘。捨其短。取其長。器而使之。天下無棄人。獨至於托幼孤寄國政。則非絕倫之才。不可奪之節。兼資而俱備者不可也。三代以下。惟漢武帝蜀昭烈。知人能任。故身沒而社稷安。若唐太宗托孤非其人。遂啓武氏之禍。知人其不難乎。足利義詮非有雄傑之資。曠世之智。顧能擢賴之為管領。托以義滿。其知人之明。視武帝昭烈不多讓焉。賴之果不負顧託。擁幼主於南北騷擾之際。理政教。脩禮義。重名節。勵廉耻。梟將悍卒。莫敢枝梧。士風為之一變。尤可奇也。何則尊氏以叛逆爭天下。南北分裂。互尋干戈。士之守忠義。重名節者。屬于南。桀黠嗜利。無廉恥者。屬于北。尊氏又啗之以利。象養如驕



子。是以將士悖慢不恭。無上下之別。禮義大壞。廉恥掃地。振古未有如是之甚也。賴之欲違變其風。如以一篋障江流。而執政未久。風習頓革者。其才力氣節有以鎮壓之也。當是時。玄黃相戰。殆五十年矣。南朝忠臣義士。橫屍暴骸於草野者。相枕藉。而子孫繼其志。奮赤手。張空拳。以當百萬日滋之師。視死如飴。賴之以爲吾力雖足以殲南軍。遷神器。而名分不正。忠臣孝子之心亦可憫矣。因奏請成和。南朝不聽。賴之不以介意。不敢復加兵者數年。其通於國勢。明于天下之大計如此。且諸將狃於參養。如豺狼之不可羈。地大兵強。有跋扈飛揚之志。賴之先修禮義。欲以漸除之。不幸爲讒人所構。義滿不顧乃父之訓。怒逐之。弟業氏。勸舉兵圖廢立。賴之不許。恬然上道。退居於阿波。若將終身焉。後義滿感悟。復召爲管領。則起應命。山名氏清之叛。與義滿決策。一戰而誅滅之。以除大患。其出處進退之際。能剛能柔。專爲社稷盡忠誠。曾不挾震主之威。而營其私。非有絕人天才。不可奪之節。安能至此哉。吾嘗通考足利十三世之間。諸將驕恣。少不如意。輒圍視而起。甚至行弑逆。擅廢立。其能守名節。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心者。惟賴之一人。可不謂賢乎哉。義詮知而任之。其明亦不慚於漢武蜀烈焉。(其明以下十一字。一本作聖輔其孤社稷賴以不墜亦賢乎哉十四字。)或曰任賴之者。基氏薦之也。

### 足利義政

足利義政好奢侈。嬖群小。征賦什倍前代。天下凋弊。近江士人熊谷某好學。密上書幕府。極論時

政。義政怒奪其邑逐之。予謂。天下將亂。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立朝廷者。皆么麼斗筭之徒。俛首承睫。阿諛澳澀。惟固寵持祿之是務。是以奢侈益長。而不知諫之。紀綱益壞。而不知正之。乾象變于上。人心叛于下。而不知爲其戒。天下之勢。駸駸焉如弊船之陷于深淵。而不知爲之防。遂至敗亂四出不可振。世稱人主之庸愚者。必稱桓靈。然桓靈之世。猶有忠烈慷慨之士。群起于其下。砥礪名節。抗論時事。侃侃不少回避。雖駢首聯頸。就菹醢之誅。而正氣直詞。震撼宇宙。足以振起天下忠義之心矣。是猶有可稱者。至于義政。則閭朝皆斗筭小人。佞媚成風。莫肯一人致直諫。是以益耽驕奢。樂宴游。冗費不貲。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以填溪壑無厭之慾。禍亂將起。而上下同惡。恬不自省。不及桓靈之朝遠矣。當是時。幸有一人焉。悼天下之將亂。悲生民之塗炭。上書論時政。所謂啾々百凡鳥。獨見孤鳳皇者。尤可歎奇焉。且其人不出于朝廷百僚之上。而出于草茅布衣之中。義政宜加崇褒。以立從其言。而赫然震怒。奪田宅逐之。在廷諸臣。袖手不敢救止。可謂朝有人乎。仲尼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庶人之議。必有其政事不足服人心者。政事誠善。人心誠服。孰肯議之者。故先王開四門。達四聰。謗木諫鼓。以達下情。惴惴然惟恐其過之不聞。此其所以民情通而天下治也。堀秀政移封于越前。有人書其闕政二十餘條。揭于通衢者。有司見之。大怒以示秀政曰。下侮上。誹謗政事。罪莫大焉。請亟搜索以致顯戮。秀政取而視之。默然良久。俄起盥漱整衣。再拜而捧之曰。是天使民言也。乃會諸有司。覈其所言。



凡政事之不便者悉改之。一國大悅。天下稱爲名賢。嚮使義政從諫改過。如秀政之用心。則天下奚患不治。國祚奚患不永。而士民奚患不安也哉。

### 北條氏康

北條長氏奮赤手。取豆相二州。氏綱氏康亦皆一時名將。遂畧定八州。何北條氏之多賢子孫也。或曰。上杉謙信攻小田原。氏康嬰城不肯出戰。後武田信玄圍小田原亦然。其畏甲越如虎。則名將亦怯乎。曰。此乃所以爲名將也。軍志曰。知難而退。氏康固知甲越之不可抗。與其終不能拔。故堅壁清野以老之。及其情歸。而出輕騎躡之。奪其輜重。是不戰而屈人兵。能以怯勝者也。非名將而能之乎。當兩上杉與足利晴朝。大舉圍川越時。氏康提兵八千援之。大敗八萬之衆。名震關東。八州豪傑悉降。蓋其以寡兵當大敵。決然不疑者。固已知兩杉諸將之易與。故聚之川越。一舉取之。如探囊中物。是能以勇勝者也。昔者司馬懿與諸葛亮。相拒於渭水。亮屢挑戰。懿堅壁不肯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其麾下皆以爲怯。既而亮死。蜀師退。此亦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懿之討孟達也。六隊並進。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是兵法之所甚忌。而遂拔堅城。斬孟達。是豈真怯者也哉。梁韋叡禦魏師於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議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魏軍乃退。夫審彼我之勢。知強弱之情。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因時變化。不拘故迹。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當於是焉觀之矣。氏康頗通

韜畧。故能怯能勇。非有全勝之策不動。非名將其孰能之。若武田勝賴。知勇而不知怯。知進而不知退。長篠之役。愎諫自用。一敗不復振矣。予特表而出之。以爲世之專勇者鑑焉。

### 北條氏政上

明主之治國。擇忠良而任之。其立制定法。必以經常簡易爲要。經常則易守。簡易則易從。故民安而國治。及其衰也。職不得其人。法令繁多。文簿填委。勾稽期會。不勝其煩。是以吏愈多。而事愈亂。向者一人理之而有餘。今則數人理之而不足。向者一日治之而有餘。今則數日治之而不足。簿領之叢脞。訟獄之冤滯。廩祿之冗費。苞苴之交通。莫不此之由也。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豈不信然哉。北條氏親以羈孤窮悴之身。披荆棘。立基業。法令簡易。士民悅服。氏綱氏康承其緒。遂畧定八州。迄于氏政。不思祖先筆路檻樓之勞。妄自尊大。好奢靡。近小人。氏親之業由是衰矣。時有浮圖。過觀城門榜令曰。北條氏將亡矣。或問之。曰。三十五年前榜令。四五條而已。今則三倍焉。夫德薄則政滯。政滯則令煩。令煩則衆離。衆離則君孤立矣。不亡何待。由是觀之。氏政之亡。不在于豐公東征之日。而在于政令煩多之日矣。而氏政不知。耽宴遊。喜聲色。譬猶臥于積薪之上。而不知火氣熾熾已發于其下也。諺曰。旁觀者知。當局者迷。人之智不必相遠也。惟爲私意之所錮。利欲之所蔽。遂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者。徒恃威力之猛。法令之密。而不知經常簡易之爲可貴。是以儼然行脚僧。猶一見知其亡矣。况雄畧不世出之豐公。固知其亡久



矣。故斷然用兵而不疑。不亦宜乎。

### 北條氏政下

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將者不可不察也。予觀氏政之用兵。與此語相背馳。能無亡乎。豐臣氏之遣使。趣其入覲也。趙趙不果。反請沼田。太閤偉畧。固已籌之熟矣。然勉強副其意。氏政猶不入朝。顧出不遜語。於是太閤用兵之意決矣。親率精兵二十五萬。征小田原。氏政不敢西嚮發一箭。僅遣氏勝諸將守山中。已則擁兵數萬守孤城。坐待大敵。何也。氏政蓋謂往年上杉謙信提十萬之兵攻小田原。乃父守城不出戰。遂解圍去。後武田信玄入小田原亦然。我家已有成法。西師曠日持久。必師老糧竭而歸。我可得志矣。甚矣不知彼己之勢也。氏康智勇絕人。知甲越二主不能拔。故堅壁老之。今氏政才不及乃父。豐太閤雄畧偉度。又非甲越所及。而麾下名將。盡一時之選。氏政顧欲比之平氏富士川之役。愚矣。毛利氏土地兵馬之強。過北條氏。而輔之以二川之雋。然知太閤可霸天下。不乘其危。而反與之和。此神解孫子者。氏政此之不師。徒守故轍。何異於馬服君子讀父書而敗死哉。予為氏政籌之者。初太閤徵其入覲。即束裝上道。推誠求哀。保祖宗舊業。上策也。不然則捨八州諸城。悉聚于小田原。可得兵八萬。散金帛。饗將士。慷慨流涕。示以必死。一軍自函根下。一軍自葦山出。大戰于富士山下。決贏輸於一時。是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或可以徼倖萬一。即敗死。亦不失國君死社稷之義。中策也。擁大兵據孤城。坐待敗亡。

是為下策矣。昔新田義貞率大軍攻鎌倉。曾氏親督將士。下函根而戰。大敗之。毛利氏之殲陶全。姜於嚴島。織田氏之殲今川義元於桶峽。此皆氏政所宜師也。氏政既不出於上策。又不出于中策。顧以下策為得計。其亡無足怪者。雖然。守孤城。禦二十萬之衆者半歲。太閤終不能得一首級。僅以詭計降之。蓋非氏政之力。乃麾下將士捍禦所致。亦可以想見八州英武之風矣。獨怪八州將士曾無一人為氏政畫此策者何也。或曰。北條氏規嘗言之矣。

### 織田氏

名教之不明久矣。足利氏凶逆奪天下。遺德餘習。淪人之心髓。亂臣賊子。接迹於海內。先王之善政美俗。蕩然掃地而盡矣。於是天下大亂。英雄割據相爭者。凡三十餘名。獨天降大任於織田氏。使之定數百年之騷亂。其輔將軍。尊天子。焚叢山。屠長島。平諸州。討兇逆。勳業赫烈。可謂曠世英主矣。然而其知審於利害。而不察於名教。賞罰失當者不少。豈不惜哉。松求久秀事三好。則弑三好。事義輝則弑義輝。罪不容誅。乃其勢窮而降也。宜戮之以正弑君之罪。明名教於天下。而非唯不加戮。反與郡邑。是賞不忠也。明智光秀質其母。誘殺丹波國主秦秀治。敵人大怒。磔殺其母。非光秀自殺之也。一聞耳。尤宜正其罪。以明大義。乃置而不問。賜以丹波。是賞不孝也。且光秀忍于母。能無忍于君乎。然則本能寺之變。非光秀弑織田氏也。織田氏自致弑也。或曰。天下潰亂。既數百年。唯知攻城野戰之功求利而已。曷嘗知仁義禮樂為何物哉。子學聖人之道論之。



猶奏韶簫於鸚鵡之側。被狙猴以三代之衣冠。彼不恥然怒則啞然笑。甚哉子之迂也。余曰。道之在人心。萬古一日。不以堯舜而加焉。不以桀紂而損焉。戰國之士。果無此心。皆化為鬼魅也。忠臣孝子。貞女烈婦。出於戰國之間者。班班史籍。亦足見民彝物則之不可泯矣。織田氏英主。豈無仁義之心哉。其征北畠具教也。柘植某弑具教以降。織田氏讓之曰。汝爲人臣。弑其君以降。不可赦也。斬以徇。此其正大光明。足以扶植萬古之綱常矣。然而不誅久秀與光秀者。乃爲利害所錮也。他日嫉二人太甚。慢罵之。楚撻之。如仇讎。蓋雖一時爲利害容忍之。竟有不慊焉者。其心之不可昧亦可見矣。向使織田氏不爲利害錮其心。而捕二人誅之。非唯明名教於天下。抑免弑逆之禍也。惜夫。

### 豐臣秀吉上

霸天下者。非必有攻取戰勝之勇也。非必有運籌出奇不窮之智也。要在於攬群雄之心而已矣。苟攬群雄之心。而發縱指示。使其當勁敵。陷堅陣。天下不足平也。若恃我智勇。與群雄較勝敗於戰鬪之間。羣雄皆爲吾敵。天下將何時而定耶。然則攬群雄之心。何爲而可。土地金帛可以攬之乎。高位重爵可以攬之乎。曰。不可。夫徒以土地金帛。高位重爵爲餌。吾餌有限。而羣雄之心無限。以有限供無限。如沃焦釜。灌漏卮。舉天下不足給之。且以此爲餌。是所以待鄙夫織人。而非所以待羣雄也。士固有得千金之利而不喜。而能殺身於一言之下者。何則。有信義焉以感之也。

故信義之所感。不願土地金帛而喜。不與高位重爵而服。既喜且服。雖然以我爲可仗而不可叛。然後隨其有功。而賞之以土地金帛。寵之以高位重爵。彼益喜而愈服。此馭羣雄之道也。豐臣秀吉嘗說美濃大澤某降之。織田氏疑其詐。欲殺之。苦諫不聽。乃退告大澤使亡去。而以身當其怒。美濃豪傑聞之。皆爭屬豐臣氏。而雲蒸之勢。自茲始矣。其與毛利氏相持。京師變遽起。秀吉不秘。即告以實。而毛利氏和立成矣。迄于平北陸。上杉氏未服。季吉從十餘騎。直入越後。而上杉氏約忽成矣。夫毛利上杉蟠據十餘州。帶甲數萬。士馬精強。非竭數年之力不易服。而太閤定之立談之頃。何其壯也。其征小田原。會諸將。指地圖部署。真田昌幸在末座。秀吉進之曰。吾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退而謂人曰。殿下一言。榮於百萬石矣。蓋是時天下久罹騷亂。人情危險。雖有父。安知不虎。雖有兄。安知不狼。視之然惟恐其叛而噬我也。況乎敵國外患。相欺以詭謀。相擠以機穽。而秀吉獨披肝膽。示信義。或暴白大事於勅敵。或挺身入悍獷不測之地。此其所以鼓舞籠罩天下之羣雄。而定大亂於數年之間者也。雖然。秀吉信義乃霸者之微。(微一本作機)權。假焉而營其私。與聖賢作爲迥然不侔。嗟夫此秀吉之所以爲秀吉也歟。

### 豐臣秀吉下

天正十三年。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乃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十七年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武百官。予謂。豐臣氏此舉可謂英雄之度也。昔者董卓財於



鄙鳩而敗亡。德宗豐瓊林大盈之積而出走。聞太閤之風。可以愧死矣。特惜其不類於所當類。而  
 頽子所不當類。何則諸將有封國。文武百官有秩祿。乃優與之。而天下無告之民。反不沾一金。  
 是繼富不周窮。何與聖人之言相反也。豐臣氏起自人奴。認然恐諸將之卑其寒族而叛己也。故  
 不儉土地以啗之。又屢為駭世絕俗非常之舉。以震動天下之視聽。欲使其畏服而不肯叛焉。而不  
 知民之可重。甚於諸將也。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千古奇論。亦千古確言。雖  
 聖人不能易矣。蓋孟子之時。天下大亂。人主惟知屠城畧地之為利。而不知斯民之重。故孟子以  
 此激發當世。而至理亦不外乎此矣。吾邦元弘建武以降。四海悉化為戰場。至足利氏季世。壞亂極  
 矣。英雄割據者三十餘名。視孟子七雄之時。更有甚焉者。男子終歲不釋耒耜。而不足供兵糧。女  
 子窮年不下機杼。而不足充征衣。加之漕輓之勞。徭役之煩。其凋劫亦甚矣。且王室租稅之制。  
 大約二十而取一。及鎌倉置守護。於正稅之外。每段取糧五斗。織田氏六民而四公。豐臣氏縮畝數。  
 廣稅額。又有課役賦調地子錢之類。不翅什倍於王室。奈之何其不窮且盜也。然無赤眉黃巾闖賊  
 之禍者。封建之勢已成。守護地頭皆武人。提干戈。據城壘。故勢不得起也。勢不得起。而憤怨  
 慘戚無聊之心。則有之矣。况無告之民。俛俛乎無所哀顧。遂淪胥而為溝壑之鬼者。不知有幾千萬也。  
 為人主者。詎可不惻然動心。思其所以救之之道邪。王室之隆。免二年半歲之租者。史不絕書。  
 鎌倉以還。惟聞增賦加稅。未聞能蠲半歲之租也。豈或有之。而史不書歟。抑軍國多費用。雖有

賢君明主。勢不能免租稅歟。當是時。豐臣氏以其頽子諸將百官者。頽賜於天下民。悅之如大旱  
 之得雨。仰之如赤子之於慈母。其遺社慶于子孫。宜何如哉。百官諸將。雖不受其賜。亦莫  
 不手額相慶。曰天下不世出之仁主。又何怨叛之足憂哉。雖然豐臣氏此舉。可偶為之。而不可常  
 也。聖人之政則不然。曰。惠而不費。

史論 下畢



讀史贅議序

李忠定公有曰。以古爲鑑。揆今之宜。蓋上下數千年。人物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治亂興廢之迹。皆可垂鑑戒於將來也。故善讀史者。設以身處其時。而察其事。使我經畫措置。如是則治。如是則亂。如是則成。如是則敗。瞭然如名醫之診疾按症而處方劑。然後爲有益焉。若夫博涉宏覽。以爲談噱誇人之資。雖多又奚以爲。齋藤子德嘗著本朝史論二卷。名曰讀史贅議。凡名將忠臣之所。以盡心經世。與夫宵人儉夫之所。以誤國亂政者。皆擘肥析理。剖判隱微。多前人所未發。洵足以資今日之鑑戒矣。而猶謂之贅者。蓋謙焉爾。子德仙臺涌谷人。自少遊江都。沈涵經史。尤刻意古文辭。爲諸生時。著阿片始末一卷。才名噴噪世。後下帷授生徒。方將與諸名儒執鞭弭角。逐於中原。而遽赴泰山之君矣。時年僅三十有八。而所著有二十餘部。其夥涉乃爾。造物者之於斯人。何其豐於才而嗇於壽也。顧其所存者著述耳。而亦與雲烟俱漸滅。則子德之資。恨於九原。更爲何如耶。從弟宍戶信衆悼之。乃鈔茲卷以傳。其他將嗣刻以問世。嗚呼士德可以瞑矣。

嘉永癸丑秋七月

良齋安積信撰



絕句二首代序

二千年事記分明

片語凜然存斧鉞

眇然青儔一經生

多少英雄青史裏

秦鏡照來無遁情

大權直與萬乘爭

誰料胸中十萬兵

毫端簸弄比孩嬰

侗庵煌題

讀史贅議

目次

上卷

日本武	一	厩戶	二
野見宿禰	四	武內宿禰	五
物部守屋	六	和氣清麿	八
吉備真備	九	中臣鎌足	一〇
藤原保則	一一	菅原道真	一三
三善清行	一四	藤原秀鄉	一五
源義家	一六	源義光	一八
藤原通憲	一九	平清盛	二〇
源賴政	二一	平重盛	二三
平知盛	二四	源賴朝	二五



木曾義仲

二六

下卷

源義經

二九

北條時政

三〇

大江廣元

三一

畠山重忠

三三

和田義盛

三四

平政子

三五

北條泰時

三六

青砥藤綱

三七

北條貞時

三八

藤原藤房

三九

北畠親房

四〇

北畠顯家

四一

新田義貞

四二

脇屋義助

四三

楠正成

四五

楠正行

四六

足利尊氏

四七

足利義滿

四八

足利基氏

四九

赤松則村

五〇

細川賴之

五一

讀史贅議

讀史贅議卷上

仙臺 齋藤馨子德著

日本武

善圖天下者。規模術略。素定於胸中。而後功加天下。苟無素定之略。而運勇奮鬪。以僥倖于萬一。安克濟哉。日本武以深宮粹質。奮不世之勇。東西千里。百年未合之地。皆指顧而定矣。世特見其勇。駭以為神。吾獨究其經略之迹。然後知日本武之功。非日本武之勇也。日本武之略也。何以明之。前是。武內宿禰巡察東北諸國。還奏其地可收為朝廷用矣。斯言也。日本武聞而知之亦久矣。何不早奏交皇。以收宜收之地。而因循至此。受西征之命。即不自顧。奮入賊地。是亦必有故矣。吾意東北之國。地勢險遠。民俗强悍。未可以倉猝破。故欲勦西賊于其間。以盛我兵。張我勢。而後東嚮進征。兵鋒所加。必成破竹之勢。此日本武之略已素定。而與交皇相謀於家庭亦熟矣。所以一旦受命而不辭也。及其征也。單兵勁進。躬就巢窟。而殲賊帥於隻刃之下。不出旬月而西道



平。兵勢盛張。於是。淬精磨銳。將窺東夷舉動而勦之。既而叛者相踵。王化益梗。乃舉淬磨之精銳。藉西征之餘烈。東向而下。賊要諸駿河。而一麾輒潰。諸道響震。然賊魁在極東之地。道路尚遠。若徒優遊從陸而進。則彼必自備。堅壁高壘。攻之不拔。我氣漸倦。以犯遠之兵。持漸倦之氣。一敗不振。今日之日本武。必為他日之田道矣。於是。航海急進。從相模歷上總。轉入陸奧。出葦浦。渡玉浦。至蝦夷境。攻其無備。襲其不意。而彼氣喪膽沮。不知其所以為禦者矣。不降何待。賊魁降。而東西皆服。乃歷常陸抵甲斐。莫敢逆者。而信越猶有恃險不從者。因遣吉備武彥於越。自入信濃。所至不戰而靡。雖中道即薨。然其經略之功。已定天下于一時而有餘。嗚呼古之立功於一方者有之。未有定天下若此之速者矣。而世之稱日本武者。但知其勇。不知徒勇而無略。可以圖一方。未可以圖天下也。

坂井虎山曰。欲征東夷。先勦西賊。以此為日本武之略。余未知當時日本武之意果然也否。然所云徒勇而無略。可以圖一國。不可以圖天下。是則確論矣。

### 厩戶

世之佞佛者。信厩戶。排佛者乃不信焉。信者知其好佛而已。不信者。知其好佛之非。又知其納弑逆之人更非。而至其親行弑逆之志。則莫之知也。厩戶之納浮屠于宮中也。物部守屋。中臣勝海。極陳其不可。蘇我馬子強納之。守屋不平。厩戶謂左右曰。彼迷因果理。禍今將至。但未覺

耳。守屋備兵自衛。勝海以衆助之。厩戶使人陰殺勝海。後用明崩。守屋欲立穴穗部。厩戶與馬子殺之。吾以是知馬子之弑逆。固出于厩戶之志。而厩戶納之。不足怪也。何以言之。所謂因果之理。必其禍福委天。而人不與者。然後可也。今厩戶之因果則異是矣。我殺之非他人殺之。而以為因果。則因果不在天而在厩戶也。且使彼罪當殺。則陽誅之可矣。今乃陰殺之者。蓋欲歸諸天而已若不與知也。及守屋之立穴穗部。乃舉兵討之。以其有罪也。守屋而無此事。則厩戶又陰殺之。而歸諸天必矣。是二人之死皆死于厩戶。不死于因果。而崇峻之弑亦猶是耳。厩戶與馬子為交大密。崇峻惡馬子之所為。而告諸厩戶。欲其戒之也。厩戶不能從其命。故崇峻至於忿言橫出而不自禁。當此時。非馬子弑崇峻。則崇峻必殺馬子矣。馬子既死。而善馬子之人。獨得晏然無事耶。抑厩戶冀天位於他日者也。今乃不唯不得繼位。且欲免廢流竄逐之禍而不能。厩戶懼之亦至矣。於是。馬子不弑崇峻。厩戶必勸弑之。而崇峻果死于馬子。故厩戶奉女主。自據太子之位。恬然不耻。猶且為之辭曰。此過去之報也。是亦殺勝海守屋之術耳。向使厩戶果無欲弑之志。則人主且可受過去之報於其臣也。人臣獨不受現在之報於人主之族乎。厩戶於勝海守屋則親殺之。而歸諸因果。於崇峻則視人弑之。而歸諸過去之報。於馬子則舍怨于現在而不報。何因果應報之在崇峻與守屋勝海。而不在馬子也。故吾以為。崇峻之死。亦不死于過去之報。而死于厩戶之志也。世乃不責其志。特責其好佛與納馬子。抑亦未矣。



坂井虎山曰。古人稱論議痛切者。為老吏斷獄法。老吏斷獄不足尚也。但佛徒能為遁辭。非斷獄法則無得而窮詰。如此篇是已。把太子因果一語以誅其心。而太子之罪。無所於遁。可謂痛切矣。

### 野見宿禰

生人仁也。殺人不仁也。殺無罪之人于初。而生當死之人于後。吾未知野見宿禰之仁不仁之所定也。宿禰當垂仁皇后之將葬。進議曰。山陵殉人。不仁也。不若以便宜襄事。乃召土部自督。以埴作人物象。用此易人。以為後世之法。然則垂仁以後。天下臣子得免於惴惴臨穴之死。皆宿禰致之也。宿禰一搏土。而千百當死之人皆不死矣。豈可不謂仁耶。而其受帝命與當麻蹶速角力也。吾以為一旦之戲。耳目之觀耳。力能勝之。則推而倒之。笑而慰之可也。今宿禰足躡其腰。折骨而斃之。事出于戲。而至於殺人。帝將取適於耳目。而謀歡于一笑。轉見糜骨濺血之慘於堂廡之下。必且掩目而起矣。是市井狂妄之夫且不為。而宿禰為之。何也。仁與不仁不並行。異日止殉之宿禰。今日不宜以戲殺人。苟今日殺人而不悔。則異日止殉之心又何從生。吾嘗思其故矣。宿禰之殺蹶速之心。即止殉之心也。天下有殉久矣。今葬皇后而無殉。是非薄於皇后耶。薄於皇后而有功于天下。故斷而行之。然則殺蹶速亦不仁於蹶速。而有功于天下。此所以殺此而不疑也。殺蹶速何有功于天下。曰。蹶速生於當麻。而勇悍多力。恒大言曰。方今之世。有能與我抗力者乎。

斯言也。蹶速倨傲暴慢。蔑如一世之志見矣。以勇悍之資。抱蔑世之志。而徘徊于帝都郊畿之地。無為則已。有為則一旦輦轂之蒙塵。是必然之勢也。宿禰知之。故殺之於纖微之日。戲玩之際。而天下之禍患消滅不存。弭禍於既發。不若制於將萌之初。垂仁之不以殺人為怒。而遽賜其地。留為廷臣者此也。是則宿禰之止殉而仁。固仁也。殺蹶速而不仁。亦仁也。以仁概之。而宿禰之論定矣。

坂井虎山曰。抑揚之妙。勝于東萊穎考叔之議。又曰。宿禰一殺蹶速。而至今角抵殺人者。皆在所不問。使漢人議之。必詆以為永世不仁之俑。蓋日東自有此一種尚武之風。而非漢人所知也。

### 武內宿禰

成天下之大功者。必無所利於天下者也。苟利於天下而為之。必不能以功名終矣。武內宿禰從神功皇后征三韓。當危疑之日。維持幼主。誅叛鋤強。歸天下於朝廷之有。功亦大矣。然其受命於西陲之鎮。弟甘美內讒以不軌。應神以為信。遣使殺之。武內逃歸。自訴其冤。應神使二人探湯以辨真偽。吾以為武內之遭讒者非其罪也。所以致讒者。乃不可謂非自取之罪矣。先是。仲哀之崩也。皇后與武內。周旋其間。秘不發喪。形迹不能無疑於天下。故廢坂忍熊至舉兵而反。武內乃抱幼主。而崎嶇于兵陣。百方計慮以誅之。然後以赫奕之功。居大臣之位。幾七十年。斯亦可以已矣。猶且受鎮西之任而弗辭。貪功之心。老而不衰。宜致甘美內之讒也。吾意武內功已震主。



而位極入臣。自外觀之。豈無專擅自用之迹。是乃讒間之不宜待今日。而皇后在上與之協心。故無間可投。皇后一日薨。則武內者。先后之嬖臣。據遺寵以劫制人主者耳。應神且疑之。故甘美內以弟昆之親。彈劾當路之大臣而不顧。不然以應神之賢。豈不明知二人之忠邪。而必探熱湯以辨其真偽哉。漢霍光擅廢立之權。再造漢家。而不能守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自死而蒙族滅之禍。是猶武內耳。武內幸無毒后之妻。而應神之英明非宣帝比。是讒言之所以遂釋也。然則如何。曰。爲武內者。宜其初及帝壯。勸皇后復政於帝。而身亦退老。薦賢者代之。皇后免貪權之名。而我無據功之迹。是可以解疑天下。見先帝於地下而無愧矣。顧乃不然。熟視皇后抑天下於六十餘年之久。而不肯諫。自據女主寵。行年三百。不知致仕。則謂其成天下之功。無所利於天下。誰敢信之。遂以受疑於天下。招讒於子弟。而使天子有幾殺大臣之名。噫是誰罪哉。

坂井虎山曰。武內形跡。由今言之。實有可疑者。然當時人心純朴。觀其探湯辨真偽。可觀已。所謂據遺寵以挾制人主者。武內之心。恐未至是。

### 物部守屋

厩戶與蘇我馬子協心崇佛。而物部守屋拒之。卒爲其所亡。余曰。守屋之拒佛也。即助佛也。夫欲拒之者。必先知其教之爲何如。然後知其拒之宜何如。守屋欲拒佛。而不知佛之教爲何如。則未也。佛之教。空虛寂滅。無有人倫日用相愛相生養之道。而其視父子君臣。爲漠不相關之人。故爲

之徒者。往往弑父弑君而不疑。他日馬子弑崇峻。而厩戶恬視不怪。愈與之友善。是其教使然也。則佛既以無父無君教人矣。是君子所以欲斷滅之掃蕩之。而使其無遺類也。不然佛不過外國一奇異之談耳。拒可。不拒亦可。曷必動兵戈。驚朝野而拒之哉。守屋果知厩戶馬子之所奉者。爲無父無君之教耶。必當奉有父有君之人而可也。而其所奉者誰歟。非穴穗部耶。彼穴穗部者。方敏達之崩。竊懷覬覦。憤羣臣之集殯宮曰。何朝死王而不朝生王。及用明即位。陰謀不軌。又欲蒸先皇之后。強入殯宮。而怒三輪逆鎖門不納。使守屋殺之。及用明崩。守屋圖立之。不克。夫先皇崩而欲蒸其后。又冀其位。則其爲人既已無父無君矣。是亦一佛耳。而守屋爲之竭力殺無辜之朝臣。推不當立之皇位。而其名既已不正。乃欲拒厩戶馬子之佛。庸可得哉。方此時。守屋苟責穴穗部而斥之。正朝政敬國神。脩神世以來相承之常典。而罔所缺。則彼安能舉外夷之道而加之。即舉而加之。人心不服。滅之無難。守屋乃不然。故彼弑逆之迹未彰。而我黨無父無君之人。其罪已著。天下無助之者。烏得不亡。守屋亡而無復拒佛者。佛之害乃被天下。故曰。守屋之拒佛。即助佛也。嗚呼守屋既不知佛教之何如。則其拒佛。特以其自外而來。非我舊有故爾。自外而來。非我舊有者。文字也。縫織也。孰非是者。推守屋之心。則將舉文字縫織而拒之耶。

坂井虎山曰。儒者詆佛。必以蔑棄人倫。而其自處於人倫。率不能盡其道。是亦守屋之拒佛耳。



### 和氣清麻呂

僧道鏡藉孝謙之寵。覬觀天位。而清麻呂斥之於一言。其身雖貶竄。而天位卒以不搖。其正義直節。灼然著天下。微清麻呂。赫赫天統。忽歸一浮屠。而神州正大之氣。將且委為妖氛毒霧而止。然則孝謙以來千有餘年之天下。不可謂非清麻呂維持之力。然吾以為。清麻呂誠有忠社稷之志。不畏權要之節。則諫孝謙可也。斥道鏡可也。何質於數百里之外不可知之鬼神。而後決之。幸而鬼神能出正大明著之語。故清麻呂因以斥之。不幸神語或不出于此。將如之何。先是有妖巫者。希道鏡之意。誣神語以其宜受禪。則既誣之前矣。安知其不誣之後。而欺清麻呂耶。果然則清麻呂將曰神語。而使道鏡踐祚乎。抑及其語而斥之也。均是斥也。斥之於神語不驗之後。曷若斥之於受命之初。且鬼神可質。宜質于己。不宜質于外。何也。曰。鬼神之與人心有二理乎。無有也。故人臣不宜侵天位。萬古綱常。偕天地而不變。即鬼神之意也。亦清麻呂之心也。清麻呂自質于其心。而精明確實。萬不可易。是亦鬼神也。顧舍在己之鬼神。而質之于遠遠之地。茫昧不可知之神。而其成功者幸也。忠臣為國家計。不出萬全之道。而求難必之幸。吁亦危矣。雖然。清麻呂所以果出于此者。吾知其故也。夫孝謙寵道鏡而欲禪位。則禪位可也。其遣使字佐而質之者。蓋其心有所不自安。而曰。字佐者祖先之廟也。字佐之神曰可。則可爾。方此時。孝謙之心嚮道鏡甚殷。為臣子者。雖百諫必不聽也。必可聽者。唯字佐之神。清麻呂知之。故不敢諫。而寓諫于神語曰。

是神語也。非臣之語也。道鏡雖欲逞其怒。然清麻呂可貶。神語不可奪也。然則清麻呂之質于神。非質也。將託以定孝謙之心耳。而妖巫之誣不足憂也。不然清麻呂顯然諫之曰。天位不可禪。人陛下欲之。臣不欲之。臣之心即鬼神之意也。孝謙必怒而殺之。非僅貶竄而已。清麻呂不宜惜死。宜惜其死而無功。且使後人懲之無敢繼耳。此清麻呂之志也。

坂井虎山曰。鬼神在心。頗屬陳腐。得末段反振。且目一新。

### 吉備真備

以小人之心。託君子之迹者。可欺諸暫。不可掩諸久。未有其心當時已暴。而其迹反欺後世。如吉備真備者也。真備嘗學於唐。而其所施定釋奠。旌表孝子貞婦。儒雅之政。皆不為無功于一時。蓋足以欺後世竊君子之名。而不知其心既暴。白于當時不可掩也。何者。學問之道。莫重於君臣上下之義。而政莫大於賞善罰惡。今真備所與立者。僧玄昉之荒亂。藤原仲麻呂之驕橫。弓削道鏡之僭越。皆侮蔑君臣上下之義。至於望人臣不敢望之天位。罪不容死。而真備處端揆之位。負師傅之任。視然趨走俯伏于其下而不耻。且從而贊成之。其心所以與彼異者幾希。至所謂政者。不過一二禮典。襲取諸儀形容迹之間。以欺天下。是其學不足以為學。而其政亦豈足以為政乎。宜乎藤原廣嗣之稱其姦。而欲與玄昉同誅之也。史稱真備研數術數。好搜人情。初見廣嗣。已知其為世患。然真備知廣嗣之為患。而不知玄昉仲麻呂道鏡之為患。何也。非不知也。知而從之。豈非



欲借其力以固己位耶。是其術數。而飾以聖賢之學。不免於廣嗣之稱。姦宜矣。但斯稱也。不出于他人。而出于叛人之廣嗣。所稱者雖是。稱之之人則非。故世不從其稱。而真備之迹至欺後世。然自吾視之。廣嗣之叛未始叛也。雖其心激於妻事而為私。然使其成。則誅立防。逐真備。一時足以清君側。天下必謂義舉。不謂叛。而真備之姦誰敢救之。今廣嗣不幸以叛誅。而真備卒以君子稱者幸也。吾自萬世之後。誅心定罪。不當置幸以君子稱者。於不幸以叛誅者之下。

### 中臣鎌足

中臣鎌足輔天智而誅入鹿。定天下之大亂。立天下之大制。功高萬世。固無異議。吾獨疑其立孝德之際。形迹未免出於私也。史曰。皇極欲禪位於天智。而天智問之鎌足。鎌足對曰。殿下之兄。有古人大兄。而殿下超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不若讓皇叔輕皇子以答民望。所謂皇叔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當此時。天智之功。足以繼天位。而皇極之禪。可謂副天下之望。即使其立。雖古人大兄之覬覦。安能沮之。不此之立。而立與己親善之孝德。其心不可謂非私。其心私。則定天下之亂。立天下之制。皆為孝德。非為天下。而萬世之功。不過成一一人之私。於是乎。鎌足之功墜矣。故吾以為。鎌足之迹出於私而不避者。其心有所大公。而不立天智。乃所以為天智。亦所以為天下也。治天下者。患在無德為之本。而不在法不為之制。苟無關雎麟趾之德。則周官之法。孰能行之。世皆知鎌足之制冠服。定位階。革封建。收土豪。一新百度。有功於天下。而不

知不立天智之功更大。何也。百度之一新。法也。末也。而天智之不立。德也。本也。蓋有功難有功而不居尤難。天智誅入鹿。其功固大。然使其受皇極之禪而不辭。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則其德不足稱。而百度之備。亦徒法而已。且恃功則怠。怠則荒。天智苟以是心而蒞天位。驕奢淫泆。不期而至。吾未知今日之天智為他日之何如天子也。尚者天智之問也。其心豈不曰。今之天下我造之也。我受禪亦何不可。而鎌足抑之。故天智自知其非。遂不立而立孝德。及孝德崩。又不自立。而再立皇極。至皇極崩。無代立者。而後自立。若不得已然。是以恭遜退讓之風。靡然被天下。而加以凡百制度。此其所以治浹而澤久也。然而鎌足不立天智可矣。其立與己親善之孝德者。何也。曰。初入鹿之擅政也。孝德疾之。稱病不朝。與鎌足圖之。則鎌足之得近於天智者。或且出孝德之意矣。果然則謂天智之功。即孝德之功亦可也。而鎌足以其有可立之功故立之。非以與己親善也。皆所以為天下也。鎌足唯欲為天下。故其迹涉私而不避。其迹涉私而不避。愈可以見其心之大公矣。

### 藤原保則

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才不自才也。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鎌足不為天智用。安見鎌足之才。鎌足之後。比鎌足而不愧者。保則為然。保則之才。雖菅原道真。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真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略。清行有其略。而量則未也。惜乎保則有兼之



之才。而爲世所用者。唯州郡令長。邊鄙將領。遂不能盡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曰。教以義方。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是亦主德而後戰。老成沈實之議。非徒知戰者也。知所以戰者也。吾以此知保則之才爲相而相。爲將而將。各隨其地而無不成矣。然保則之所以爲保則。有更大于是者。何也。曰。知人之明是也。將相不同。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均也。將而不用人。則奔衝馳突。自先士卒。以求功于一身。而三軍之號令不至。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指揮百變。決勝於萬全而無失哉。相而不用人。則規規然持其偏長小數。與刀筆之吏。較錙銖之才能。將使百司不獲盡其職。而天地之裁成。陰陽之變理荒矣。故將不用人。非將也。士卒也。相不用人。是有司耳。豈足爲相乎。保則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爲掾。稱曰。必當爲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讀岐。道真代爲守。保則曰。新太守當今碩儒。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果如其言。是皆知人於治也。而其征夷。又舉小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是知人於亂也。唯知人於治。故無爲而治成。知人於亂。故不勞而亂平。是皆保則之才之所以爲大也。才大而用者不大。才與無才何擇。嗚呼保則不見天用。而不足用之族屬。世擅權要。使天下曰。鎌足之後無人。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謂之後之鎌足亦可也。

坂井虎山曰。鎌足道真之賢。人皆知之。而保則之賢。多不知之。故作者極意稱揚其美。亦古聖

闡幽之意。其言將相治亂皆主知人。議論固佳。文字更佳。

###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起身於文章博士。遂據右府之重號。爲曠世之超擢。不知何以得之于人主耶。曰。其議大政大臣職掌。有以動其聽也。光孝之時。藤原基經以定策之力。居功臣之首。授以大政大臣。而光孝令博士議其職掌。夫太政大臣非始于斯時也。而易爲乎議之。是可知矣。太政官始于大友高市二皇子。而人臣未有任之者也。人臣而任之。自僧道鏡外。獨有藤原良房而已。良房挾外戚之權。居人臣未嘗任之官而不疑。今基經以良房之子。有定策之功。則光孝不得不以良房之官授之。然其心猶有所疑而不自安。此所以有取于博士之議也。道真于此時奮然不顧權家所忌。以獻其議曰。太政官以變理輔導爲任。其有常職非宜也。是推以變理輔導之任。而實欲以挫其專職自用之志矣。基經必聞而有所自省。故其廢陽成立光孝。與漢霍光比其功。而日後積驕生僭。致族滅之禍。光且不免。而基經乃得以功名終。未必非此議之力也。然其後基經尚不平于阿衡之詔。則其專權之志。有未消沮蔽塞者矣。向非聞此議。則百世與王家同休戚之藤原氏。安知不與光之死。不血食同一轍哉。此舉也。光孝既知道真之識量。而憚基經不敢大用。宇多繼立。遽以援引。授之重任者。亦當初之議合也。宇多去位。而道真孤立于新主之朝。時平輒投讒間。而其讒也。借口於其父所爲之事也。人臣廢天子者。古未之有。而有之自基經始。則曰。道真將廢。酬立齊世親王。



斯亦基經之續耳。嗚呼道真之見重于宇多者。以抑基經之權也。而反以襲基經之迹。見棄于醍醐矣。基經之廢立不得已也。然於其功則道真抑之。而今道真之廢立。將何為乎。是少有思慮者之所能辨。而醍醐疑之于父皇遺託之賢相。世乃謂醍醐為賢。吾未能信。

坂井虎山曰。道真才學無雙。當時所以膺大用也。不必由一言聳動人主。且其為人光明正直。無用於此等紆餘纏繞之論。

### 三善清行

事事而議之。至於國祚所關。至重極大者。舍之不議。賢者不為也。賢者先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此種木之術也。種木者。唯培其根。而未有枝葉不茂者也。寬延之際。號稱賢者。菅公第一。三善清行次之。而清行最有經世之才。其意見封事五千言。率皆張紀脩綱。熟籌當日利弊而剖析之。可謂詳矣。然吾惜其大者有所未盡也。大者安在。曰。菅公之進退是已。夫紀綱之弛。不弛於弛之日而有所由弛矣。自外戚擅權以來。天下為其所專。百司庶務。不擇其當。而惟便己之視。不便己之人。搏而去之。不便己之法。革而變之。如之何。紀綱不弛也。唯宇多知之。故舉菅公授之相位。使與外戚相抗。而漸收其權。則外戚當時之大患也。菅公當時之大賢也。舉當時之大賢而除當時之大患。是當時之絕大急務也。而菅公之見諫。清行寂無一語。史稱。清行前是上革命議。又勸菅公致仕。是豫知其有貶謫之事也。而不肯救之。徒勸其自退。而革命議。又資讒人之口。

乃不唯無救而又害之。賢者固如此乎。清行為當時計者。何不不移革命議。為用賢之諫。移勸菅公者。為外戚自專之彈劾。正論議。凜然被朝野。則菅公在位。外戚收權。而天下之紀綱舉矣。是為菅公計。即為天下計也。菅公既去。外戚之黨盈天下。雖有五千言之封事。其誰聽而誰行之耶。據史而觀。則外戚又欲罪諸及菅門者。清行諫而止之。諫而止之。誠是也。何諫其門人之冤。而不諫其師之冤也。唐有魏徵者。以諫名。而其意尤在薦賢。清行論事不媿於魏徵。而獨不知薦賢。此吾不能無惜於清行也。

### 藤原秀鄉

秀鄉何如人也。曰。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謂忠可也。其心則依違觀望。見勢而變也。謂忠可乎。不忠其心。而忠其迹。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幸耳。何以知之。當將門之叛也。秀鄉不敢舉兵討之。造其營通謁。將門喜迎之。髮不暇結。喋喋款語。略無威儀。秀鄉出謂人曰。輕率如彼。不足成大事也。遂與平貞盛討之。討之者迹也。其造謁之心則何如邪。說者曰。秀鄉之謁。非就而降之也。欲窺其隙而謀之也。余謂不然。秀鄉果欲謀之。何必造謁。顧此時將門舉事之初。將士未甚服。而秀鄉名已著。故其至也。將門喜之。喜其至則必恐其不至矣。乘恐之之勢。討未甚服之敵。秀鄉何不可移其造謁。而一見於旗鼓之際。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豈不曰。將門王族也。為王可也。我藤原氏也。相王而為關白。為大臣可也。



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將門果足相耶。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是其所以造謁也。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為。故去而討之。若使將門結其髮。安其語。而略脩威儀。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然則秀鄉未謁之前。其心有叛賊。而無朝恩。苟有叛賊而無朝恩。是亦將門耳。純友耳。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故曰幸也。雖然。秀鄉之所。以至此者。亦未嘗無由也。自藤原氏擅權以來。下情壅塞。武人將卒。蓄怨抱憤。環視于海內。若將門者。求一檢非違使而不得。卒至於叛。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沈滯州邑。安得無憤且怨乎。為之上者。曾不加恩。而欲其戴恩。其待之也無異於將門純友。而欲其所報者。不與將門純友等。蓋亦難矣。將門之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不及事而歸。朝議不酬其勞。忠文憤之。至不食而死。噫。忠文幸不叛耳。使其叛。則亦非一將門純友耶。朝廷待天下之士。以將門純友。而天下之士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為。故秀鄉之不忠其心。而忠其迹者。亦非特秀鄉之幸也。尤朝廷之幸也。

坂井虎山曰。將門舉事一段。文情妙絕。不得不圈。

篠崎小竹曰。以心迹判其人。既為特識。得後段一轉。意味周匝。不漏點滴。信為傑作。

### 源義家

源義家過藤原賴通。語陸奧軍事。大江匡房隔座聞之曰。惜未知兵略耳。從者告之。義家謂其或有之。遂就學兵書。吾嘗怪之。以為義家之用兵。得於天性。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當時將士無

敢議者。而彼匡房者何人哉。家世業文。未嘗一操兵。而僅抱一卷兵書。自以為知兵。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而義家遽服其言。遂從而學之。何其義家之自輕也。曰。非自輕也。即自重也。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先儒論之曰。異人所教在意。不在書。今匡房之教義家。吾以為亦然也。義家身為將帥幾年。所向無敵。天下神明視之。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方與賴通語之際。或有鋒銳太露。偃然自是之色。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蓋自是者任意而行。不敢用人言。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故匡房折之。將以成就之也。不然以縉紳執笏未嘗一操兵之人。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以未知兵。是從者之所以慍而告也。為臣者且慍。而義家夷然不敢慍。即待其出禮之。是其虛心聽人之速。不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蓋義家嘗自以為是矣。及聞此言也。陷然自歎之心忽生。自歎則臨事而懼。慮勝而進。必不以輕忽敗事。匡房所謂兵畧。不在書而在此也。及後三年之役。義家見營外鳥亂曰。有伏。探之果然。因謂人曰。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吾不學則殆矣。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唯義家有學以知之。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雖然。義家有希世之功。而朝廷不酬其勞。至斥以私鬪。是在他人則不勝忿忿之心。而義家終始一節。不肯少怨。然則匡房之所教。豈獨兵略哉。

篠崎小竹曰。引此意不在書相妨。恐當改之。



### 源義光

源義光殺義忠。何殺之。好名之心殺之也。義忠爲義光之姪。有罪則責其罪而殺之。可也。何殺之於他人之手。隱微之間。蓋義家死。而義光武名高天下。然恐義忠之勇武或奪之也。而欲殺之。無可殺故使人殺之。則義忠者以死成義光之名也。甚矣。好名之害人。人誰不好名。而名之於人。未爲無益。欲有爲者。必思揚名而果之。怯懦者亦思墜名而自勉。是宜若無害也。曰名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得者。夫不求而得者。固有是實。而不欲有是名。人見其實而名之曰。某勇也。某武也。而聞者榮之。亦非榮是名也。榮是實之著于外也。是名也有益而無害。若求而得者。不然。無是實于己。而欲是名見稱于人。欲之不得。必忌人有是名。甚至於殘害之。殺戮殄滅之而止。若此而名之害著矣。義光誠有勇武絕世之實。則其名亦必從之。而彼義忠者特以子姪視之可也。子姪之不加於父叔固也。所憂於義光者。勇武之實或未至耳。乃不此之憂。而憂子姪之有名。至以敵國外患視之惑矣。然吾觀義光之平生。不若此之忍也。初義家征賊于與不克。義光聞之。奏請往援。不允。遂辭官而往。則兄弟之難。不忍置之不援故也。今義忠亦兄弟之子耳。兄弟則辭官而往援。兄弟之子則無罪而殺之。非其厚於兄弟。而薄於兄弟之子也。其初也骨肉之情專。而好名之心無以間之。是義光之真也。後好名之心勝。而骨肉之情失。則其私也。非真也。方其真也。但知有兄而不知有身。然其思兄之誠。赴義之勇。天下稱之。是得名于不求也。至其私則但得殺姪之汗名耳。豈復有勇武之名。然則義光者。謂不好名可。謂不好武名而好汗名亦可。

坂井虎山曰。義光愛義家。而惡義綱。皆其兄也。故余曾詠一絕曰。連枝何得異枯榮。惟援長兄。畔次兄。空爲他人傳秘曲。不和室內填簾聲。此篇所謂厚兄弟者。吾不信矣。

### 藤原通憲

藤原通憲初欲薙髮。自嘆薄命。既爲後白河所用。一時朝廷大權。皆歸其手。則其命未薄也。然余謂。使通憲不用而終。則天下必深惜而痛恨之耳。及其用。始致平治之亂。身死名辱。則知其命非薄於不用。而薄於用也。曰。平治之亂。藤原信賴致之。源義朝致之。安見通憲致之耶。曰。即通憲之所以致也。通憲抑信賴而不與近衛大將之任。尙可也。蓋無賴小人固不可以朝廷官爵妄與之。而彼欲叛。亦微義朝則曷克濟焉。故其疎義朝而使其怨望。則吾以爲平治之亂之所生也。夫天下之權歸武人久矣。先是。屢令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則朝廷固知源平之可患也。然天下有事。則不能不借源平之力。是以源平常擅將帥之權。而兵士愈成役屬之勢。方此時。徒禁之而不可止。吾恨通憲之不以虎狼視之也。虎狼相鬪。獵者縱其力爭而不問。及其俱傷。輒制之一舉手力耳。倘其初扶虎而逼狼。狼必怒而向我。於是。獵者先斃於狼。而虎乘其後併食之。清盛與義朝等耳。而通憲於清盛則結姻。於義朝則不聽。於清盛則授重賞而不惜。於義朝則請一昇殿而拒之。宜



其爲義朝所斃。而使清盛乘其後也。豈以義朝之不孝不可任耶。義朝不可任。清盛之不忠獨可任乎。通憲能察于此。而豫爲之計。并存而並立之。彼將淬厲自奮。爭結朝廷。以謀自存。而朝廷控制其間。可以藉其力而無驕傲反亂之患。今通憲唯知無父之義朝不可任。而不知無君之清盛亦不可任。援此而擠彼。至於招怨生亂。轉養大患。則義朝之助信賴而叛者。固通憲致之也。而清盛之得勢他日而侮慢朝廷者。亦通憲致之也。通憲以經濟之才自任。而不能爲之計。則其遁世而安於薄命可也。即用而致天下之大亂。乃知其所嘆之命未薄。而其所以爲薄者。反在於大用之日。

坂井虎山曰。朝廷唯制御失道。故權歸武門。乃欲使通憲以虎狼視源平。以爲制御之術。豈是通論哉。

### 平清盛

兵。殺人之器也。殺人而至於殺無辜之人。故曰兵有罪。而不知其加於當殺者未始無功也。平清盛幽天子。黜公卿。侮蔑朝廷大典而不顧。後世稱無道者。以清盛爲首。是兵之有罪。而昭然無惑者也。而其加於當殺之功固有之矣。曰清盛之功。在保元耶。將平治耶。曰皆非也。保元之役。微義朝則清盛必敗。而平治之亂。亦以信賴怯。故僅得勝。不然將避義朝之不暇。而何功之圖且也。保元之初。清盛殺叔父。激義朝。故義朝不勝憤。而平治之變起矣。然則清盛無功于保元。

而有罪于平治也。縱有功于保元。而平治之後。擅公卿之位。蔑天子之尊。其罪不足以掩功。故余以爲。保元平治之事。皆功不在清盛。而清盛之燒南都興福東大二寺。斬僧徒。是清盛之功也。兵之加于當殺者也。自王政之衰。縹緲狂橫。南都北叡其尤也。當此時。雖有勇武之人。皆惑於狂誕之說。靡然屈手折膝。而莫之敵。彼見其如此。益以自恣。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則是僧徒者蠹國害世之姦民。而南都北叡者。百世不拔之巢窟也。今清盛斷然滅之。斬二百餘人。燒一百餘人。亦足以落狂兇數百年張大之膽矣。推其心則非悟浮屠之誕也。非除天下之害也。特怒其助賴政。而其爲心也私。論其事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而洩天子之蓄憤。掃姦賊之巢窟。其爲功也大。噫南都一燒于清盛。而北叡再燒於織田信長。自此已來。雖有餘姦殘賊。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昔者秦政築長城而塗人膏血。豐臣秀吉征韓而民苦於瘡夷。其心雖出於好。大窮遠之私。而其奮威于遠。後世因免外侮。爲功皆鉅。觀秀吉秦政之功。而清盛之功亦見矣。

### 源賴政

中古以來。天下之兵。概歸源平二氏。號稱武人者。非源氏即平氏。至保元平治之際。源氏有爲義父子。平氏有清盛。各相抗而不屈。至於治承之亂。宗盛亡。賴朝霸。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吾嘗怪源賴政依違中立于其間。不肯屬爲義父子。亦不肯屬清盛。初與清盛義朝。拒上皇而走爲



義及義朝叛。則誅義朝。而助清盛。既與宗盛有隙。興兵討之。不成而死。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于漠不相識。而終又不能甘爲人役。激絲髮之忿。猝然興無謀之師。一敗即亡。何進退之無據也。吾熟料當日事情。而知其不然也。賴政與爲義。同其氏而異其出。爲義出於賴信。而賴政出于賴光。賴信之後。賴義義家。世襲爲將。威名遍天下。而賴光之裔。寥乎無聞。其宗雖嫡。其勢不能不爲支庶下。賴政慊然于內者久。而自顧弓箭足制不可知之怪。而吟詠足致皇上之感。見彼爲義父子之徒勇無謀。而不知禮義。乃謂彼宜仰我也。我何受彼命哉。故爲義逆則誅爲義。義朝叛則誅義朝。我有嫡宗之權。而彼無可庇之義。故殄滅之而不恤。平氏雖世讎。今有功而無罪。安得不助。及其後清盛跋扈。天子厭之。輒倡兵而招諸州之源氏。賴朝義經皆將執旗鼓而從之。則平氏斃。而源氏之權歸我矣。是賴政之志。而非絲髮之忿激之也。然則賴政之舉。固出于英雄之見。而事未克。一敗不救。何哉。曰。地不利也。京師之地。爲義死。義朝叛。而無復源氏之迹。賴政以子然無援之身。而舉事於仇家環視之地。不據險要。而欲決勝於畿甸之郊。安得克濟。必使賴政退京而東。據毛信之險。相武之野。而卓其幟。則賴朝義經及八州將卒。皆不招而集。將以他日從賴朝者從之。則吾見其不數月而天下之旗皆白矣。而嫡宗之權。誰能爭哉。雖然。當平氏之盛。天下靡然無敢犯者。而賴政一紙之徵。諸道響應。竟以亡平氏。則未可謂非其首倡之力也。嘻此可以稱嫡宗之家。賴光之裔而亡媿矣。

坂井虎山曰。先得嫡宗二字爲眼。前後敷衍。皆從二字出。此等伎倆。唯兄知之。僕亦知之。

### 平重盛

墨其名而儒其行。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愚夫愚婦其外。而君子其內。吾未聞其語矣。而見其人矣。其人爲誰。重盛是也。吾嘗歷觀古今佞佛之人。苟非罔世欺民之術。則必爲悔罪贖過之資。即正人君子而崇信之者。未之有也。而重盛有之。吾以爲是愚夫愚婦之爲也。而其心則君子矣。蓋重盛內有暴戾無狀之父。而外有庸暗輕動之君。君父交惡。莫能相容。自臣子言之。君固不可違。父亦不可絕。重盛之苦心。至斯極矣。然則不得無取于佛。何者。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論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之諫。特有藉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迴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爲。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是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貿貿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爲險。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爲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爲。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睹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源平之間。世所稱君子。前爲重盛。後



爲北條泰時。而泰時承久之役。贊父而成其犯闕之謀。他日修佛教。欺天下之耳目。而攬愚夫愚婦之心。視諸重盛之所爲。則智也。非愚也。雖然。吾唯恨泰時之不愚也。

坂井虎山曰。抑揚反覆。巧妙無敵。

### 平知盛

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戡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憂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尙

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舉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坂井虎山曰。論極正。而語極奇。僕最喜於此等之作矣。

### 源賴朝

源賴朝之猜忌。其性使然。亦其業使之然也。前賴朝者。雖義家之勤勞邊事。官不過四位右衛門尉。而平清盛以保平勤王之功。始任大臣。且猶居京而奉朝廷。至賴朝則以海隅一流人。起據八州形勝之地。斃義仲。殲平氏。闢鎌倉府。置諸國守護地頭。坐受征夷將軍而不辭。至於自制朝廷黜陟之典於千里外。是自有武人以來。未嘗有之業也。蓋賴朝無甚勞之功。而成未嘗有之業。則其有大功於天下。而人心服之。朝廷倚之。且其骨肉兄弟之位甚逼如義經者。苟欲代吾而爲。所爲顧不易乎。當此時。雖大度善容之人。不能無少忌。而況忌克成性之賴朝耶。於是忌義經。至其黨與。皆已殺戮無遺。而其猜忌之心未已也。故其獵那須富士之野也。世皆以爲出於治平無事取樂



遊觀馳騁之餘。而吾知其猜忌之心爲之也。其故何哉。我忘人而其事未發可也。即已發之。人人自危。不測之變。階是以起。賴朝今殺義經。而天下人心爲之搖動。其功名素著者。皆將危懼不安。變且不測。向者義經之未殺也。可忌者唯義經。而既殺之。舉天下皆義經也。是賴朝之所以日夜思慮欲以制之也。是以大張田獵。使猛將勁卒。奔走驅逐於山澤草野之地。吾執麾而決進退。制開闔。以試其服從與否。誠服則已。倘不服者戮之。是不出遊觀馳騁之間。而可以定天下矣。及其獵也。有若會我二孤之變。而諸士皆翕然致力禦之。無敢生變者。則其心誠服無疑。而猜忌殺戮之心蓄而莫逞。及聞範賴之言。其心一發不可遏。故雖有萬誓書亦不釋。必剪滅之而後已。故曰。那須富士之獵。皆猜忌之心爲之也。而有是心者。以有是業耳。然則欲保是業。而用是心可乎。曰不可也。

坂井虎山曰。賴朝之疑於人。固太甚矣。然以富士野之獵。亦爲出於疑心。論者之疑於賴朝。亦不太甚乎。

### 木曾義仲

木曾義仲起信濃而入京師。爲征夷大將軍。亦已貴矣。然儀容鄙野。語言僇陋。京人傳笑。朝廷亦輕侮之。遂致君臣生隙。爲賴朝所討而死。吾嘗思之。義仲生長山野。而用兵決策之智得之大性。當時諸源無能及者。乃儀容語言。進退動作之微。豈不能勉強比擬京紳之萬一耶。是鄉閭鄙人。

脩飾自喜者所能爲。而義仲不能爲。鄙野無禮。取笑侮於朝野而不辭。此其心有所大恐。而假是以自防也。曰。其所恐者何哉。曰。恐賴朝也。蓋其在信濃也。賴朝既忌之。將構兵。義仲百方和解。至以子爲質而僅免。則今一戰蹙平氏於西海。報闔門累葉之讎於賴朝未報之先。其功非同日比。而朝廷官爵亦迥在其上。是其可忌百倍於前日矣。且後乎此。義經護京師寵于法皇。賴朝忌之。卒至以殺之。則使義仲脩儀容。慎語言。以取悅於朝野。不翅義經之護京而寵于法皇也。故義仲不敢爲易爲之事。自處鄉閭鄙人之下。務用自晦。京人笑之而不顧。正欲其笑也。朝廷侮之而不恤。正欲其侮也。賴朝聞其不爲朝野所悅。將有所自安。而猜忌之心因是以消也。於是掠市人辱廷臣。幽天子而不疑。其心固謂。取怨於此不足恐。足恐者賴朝而已。抑不知欲自防者。必先居身於無罪之地。使忌者無所聲其罪而可矣。今義仲欲自防。而幽天子辱法皇。先已陷身於大逆無道之地。雖微賴朝。誰敢不討。是其自防。適以自害也。乃知義仲之鄙野。不在儀容語言而在此矣。

### 讀史贅議卷上終



# 讀史贅議卷下

仙臺 齋藤馨子德 著

## 源義經

源義經西征有功。而賴朝信梶原景時之讒。致竄逐以死。吾謂賴朝之忌義經也。蓋必有所由矣。非必景時之讒致之也。何者。義經不亡。天下非復賴朝之有。義經亡而賴朝之天下定矣。是義經一身而天下之勢係焉。欲免賴朝之忌得乎。雖然。義經但知討平氏而報父祖之宿怨。散法皇之蓄怒而已。天下之形勢固非所知也。則義經之存亡何係于天下。而賴朝又何以忌之也。曰。義經固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勢不得不係于義經焉。何也。義經討義仲。而護京師。任檢非違使。聽昇殿。法皇與義經君臣之交方堅。朝廷之重皆倚賴之。而賴朝乃欲乘朝綱之衰而脅制之者也。故坐鎮鎌倉。未嘗馳一馬西向。彷徨觀望。見變而動。義仲逐平氏。而與法皇生隙。則聲背上之罪討之。義經討義仲。殲平氏而自驕。則又聲背兄之罪討之。然後訴所欲訴。請所欲請。天下之事皆其所



爲。而莫之遏。義經而在。其偉功既暴天下。而戴廷親上之誠。又與賴朝相反。向使法皇任而用之。朝廷處分。皆出於其手。則賴朝許諂之謀。脅制之術。無所由施。而守護地頭不得置。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不得任。吾見賴朝之竊據一隅。爲奧之藤原秀衡。越之城長茂而終耳。是賴朝之所逆睹夙察。而陰爲之規畫也。故開任檢非違使則怒。聞聽昇殿則更怒。後不復遣西。見範賴獨力不支。乃遣之。而其功僅成。即解其兵權。意皆在忌其寵也。忌其寵者。恐其爲朝廷所倚也。不然。賴朝之多智。何有于區區之讒。而雖有百景時。吾知其無能爲也。昔者菅公立朝。而藤氏之權不擅。今義經在京。而賴朝之霸不成。故菅公去。而朝廷之權歸于藤氏。義經亡。而天下爲賴朝之有。故知藤氏之所以逐菅公。則知賴朝之所以忌義經矣。

坂井虎山曰。義經勇武絕倫。而至智術計策。則不及賴朝遠矣。使之在京。豈能制其成霸乎。今乃擬以菅公與藤氏。恐非其倫焉。

### 北條時政

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放於伊豆。天下知其殺能員殺重忠之皆篡國柄。而不知廢實朝立朝雅之欲奪天下也。不知者曰。能員與賴家親近。圖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肯黨私。皆不利于北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與朝雅則此孫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親立疎。用心迂謬。豈

老悖顛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給賴朝於衽席之間。使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己是倚。剪其手足。而已爲之心腹腎腸。將待其死而爲所欲爲。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無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己。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爲。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視之。時政者老而益狡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爲其所逐。則己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己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

坂井虎山曰。凡老姦狡猾之人。其所爲或有淺謬類兒戲者。蓋其計謀委曲之極。不覺至此耳。時政之事是已。所以己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己亦不能知也。

### 大江廣元

大江廣元之罪。其他可容也。承久之役。廣元爲關東謀主。而義時遇雷震。危懼不安。乃附會爲說。



使其斷然決之。則執天子。幽上皇。千古未嘗有之變。於是乎成。而其罪始不容誅矣。故世之議廣元者以爲。微廣元則義時之逆。未始至此。而即有之。亦遇天變。必且氣沮心喪。而事或中止。今廣元一言。未決之謀已決。而將沮且喪之氣亦大奮。是義時之舉。實廣元成之。而其罪在廣元。不在義時也。余謂不然。義時之姦雄。豈待他人之指畫口授而後決事哉。蓋其廢源氏而奪幕府兵權者。一家相承之謀。而固亦自知其有罪也。既有罪。則朝廷必不能無問罪之舉。一旦王師來征。將何以應之。於是必有應之之道而後可以有爲。故其聞三浦義村報曰。我知有此事久矣。是義時犯闕之謀。已決於數十年前。而萬不可易。豈雷雨一時之變。所能沮哉。然而義時於是遽疑且懼。必聞廣元之言而後定者。吾以爲。是廣元之見用於義時而不自知也。廣元三朝遺老。練達世故。一言以爲可。則一府之士。皆無不可。今義時之謀雖決。而衆心未全決。適有天變。安知無禍變乘之乎。於是義時陽爲危懼之狀。使廣元分疏解釋。將士聞之。其心始定。是廣元定將動之變。而分義時獨擅之罪。蓋義時之術也。然前此賴朝初闢府。廣元建置守護地頭之策。故霸成。而朝權墜地。是亦廣元之見用於賴朝也。何者。賴朝身爲武人。而朝章典故之細。廣元之所素諳。故此策也。出諸賴朝。則或不適其機宜。而出諸廣元。則必適焉。是亦賴朝之術。而廣元不自知也。嗚呼廣元王室世臣也。苟爲王室用。而有所能成則可也。今降而爲賴朝用。又降爲義時用。不知乃祖匡房嘗教義家以兵法。使其終身不怨王室。是匡房之能用義家也。而廣元不能繼其志。尙且自稱曰孫耶。

### 畠山重忠

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室。故攻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亦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爲於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己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豈專爲國家而不爲私耶。彼見時政之專擅。曰。彼前日之外家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爲。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員此舉。託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某有成。亦一時政耳。然則重忠攻之。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強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曾謂累於妻黨耶。雖然。比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未必非重忠爲之也。曰。重忠既除害于他日之比企氏。獨容害于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攻而暮拔之。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也。而時政之殺重忠。亦由有所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也。時政爲重忠之外舅。知其志氣節概已素。今見其助我而攻比企氏。曰。是非助我也。特爲公室計耳。苟爲公室。必復以比企氏視我矣。時政以此忌之。是所以致繼妻之讒也。不然。婦女閨閣之私。安能欺智數絕人之時政哉。今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以見重忠之志矣。而尙謂其累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

小竹曰。  
湊合爲  
結。渾然  
無痕妙。



### 和田義盛

奪源氏之霸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員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而事未發。輒為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揭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強大。子弟皆傑犖勇闕。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免死之不懈。是亦足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過前也。曰。賜胤長第。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忿之心。決志一戰。思以報之。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員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唯無能員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忠。則怨可報也。公室可張也。一舉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猷為。故自託和歌。以為排悶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屬。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超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壯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則其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壯之志。兼察姦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而莫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為腹心。潛協其議。見時投機而起。子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爭也。舍忿忿之怒。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而陪臣所執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盡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敗。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

小竹曰。評定不失分寸。

義時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志者也。

### 平政子

甚矣平政子之似智而實愚也。吾求古之女主幹事。敗家禍國者。無如漢呂氏唐武氏。而政子之禍甚於呂武。呂氏負高祖約。遂王諸呂。而劉氏之子孫。未至於絕滅而無餘。故文帝出而劉氏復安。武氏雖奪位于一旦。而竟以自悔。反號復辟。唐祚尚存。此皆處心積慮之所為。然且有所憚。而不敢壞亂敗滅也如此。政子乃以將家一老婦。而扶持二子。以守先夫被堅執銳之餘業。當內外兵興。霸府紛擾之時。坐為之鎮主。取舍群議。蕩定禍亂。置關東於不拔之固。是其智丈夫之所不及。比諸呂武而不媿。雖然。政子所守者。先夫之業也。非私親兄弟之業也。繼先夫者。非二子而誰哉。二子令終。而先夫之業固矣。政子之責亦塞矣。不幸長子荒淫。不堪其任。奪而與諸季子。尚可也。季子能繼霸業而不失。是政子之責也。今也賤孫弒季子于肘腋之間。而政子不能防。私親兄弟日夜胥議于外。以為奪霸之計。而政子不之知。他日克守關東於兵興之日。然其所守者。為私親兄弟也。非為夫家也。向使政子其志在奪源氏而自立。猶呂武之於漢唐。則其事雖逆。其志尚雄。謂賢不可也。謂智則可也。顧政子之志。唯在保先夫之業而不失。故時政之謀殺實朝也。乃奪實朝而逐時政。其所以逐父而不恤者。為子也。所以為子者。乃所以為夫也。苟有為夫之志。豈無處之之術。今乃懵然。託其子於包藏禍心之父。僅脫其命于鼎俎。而又託諸大姦似忠之弟。使其借手



他人以殺之。恐視先夫為不食之鬼而莫克救。猶且抗顏稱主。自率先夫訓練之將士。播遷天子。為私親建不拔之基。是無呂武之志。而成過呂武之禍。然則智耶愚耶。

###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之用術。可謂巧矣。蓋歸叛名于父。而已若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泰時也。泰時之祖時政為賴朝之外戚。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則託孤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而已復其讎于顯灼之地。則霸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泰時乃用諸父。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承久之役。泰時諫父曰。宜束身詣闕。天威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泰時遂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曰。若遇乘輿。可免胄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有進勿退。據斯言也。泰時之志固不欲犯闕。而父命萬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然余謂泰時之諫者。泰時之迹也。非泰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則觀其立後嵯峨而可知矣。當斯時。安達義景受其命。問曰。順德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己之皇胤也。而順德乃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至欲立己所善之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則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皇子尚然。况親圖滅己之天子耶。此其欲犯闕而放之。固也。苟無犯闕之志于其初。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耶。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

而歸名于父也。唯歸名于父。故議者責義時之罪。而有怨於泰時。此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雖然。泰時術勝。故其自悔亦勝。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

### 青砥藤綱

吾嘗求忠直不倚。致志國家之臣。於鎌倉九世百餘年之間。莫青砥藤綱若也。藤綱斷某與北條氏邑民之獄。衆皆曲某。而藤綱直之。及其報也。怒曰。斷訟持平。不特為汝。恐有以冤害政也。苟以我公平乎。相摸公宜見報。何取汝報。嗚呼藤綱之志。於是乎見矣。北條氏執權霸府。而廢立天子。易置將軍。進退黜陟公卿百官。棄上下之大節。犯天下之不韙而不悔。為之臣屬者。熟視莫諫。但知奔走為役。而不能匡過補闕。以進諸當道之地。蓋北條氏之威權勢力。凜然震天下。苟失其心而有所觸犯。則禍且不測。是故雖政刑不平。以招民怨弗顧也。藤綱獨以為。北條氏執權府之權。將斷天下之曲直。而曲先在我。誰敢從之。今某者賤士也。賤士之獄。小獄也。枉賤士之直。失小獄之斷。猶之可也。然因是而不悛。至政刑之大者。莫不皆曲。則天下之直。常屈於執權。而執權之曲。常加天下而有餘。是將得怨於天下。而敗亡之禍必至矣。於是奮不自顧。開難開之口。犯必激之怒。赴不可測之禍而不避。予直於賤士。而斥執權之曲。挺然忠直之志。激厲一府讒諂面諛之風。而為執權者。驕盈自是之氣。亦自此沮喪斂抑而不肆。其為忠也大。宜乎時賴



之任而用之也。然吾恨其用諸屑屑訟獄之間，而不用之國家之大議，故賴經賴嗣之變起，而廢立變革，搖動天下耳目，蓋將軍上也。執政下也。下而凌上，使藤綱處之。豈至如斯之曲哉。抑所謂將軍者，北條氏所立之將軍也。與賴朝父子之將軍不同。則廢立從其所欲，尚可也。向者承久之役，陪臣犯天子，放三皇於絕海而不恤，天下之曲，至此極矣。使藤綱處之，吾又未知其何如也。

### 北條貞時

天下之寇，出於無形，不若有形之寇之易防也。有形則人知其為寇，故防之也易。苟無形矣，雖有寇亦不可知其為寇，乃至魚爛瓦解不可收拾而後已。胡元之寇，我之大寇也。然唯有形，故雖十萬之軍蔽海而至，我亦防之有餘。此時宗之所以斬使待寇而不顧也。及貞時之時，元僧一寧來諭通好，貞時執而放之伊豆，余謂是無形之寇也。元主初乘滅宋之勢，以為日本可以聲勢取，使者往來，遂不得志。於是用兵征之。一敗蕩然，生者三人，亦已悔矣。乃謂是出於有形故耳。不若出於無形，襲其不知之地，攻其不防之隙，此必勝之策也。觀彼所紀，有曰元主以日本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不願行，共殺積翁不果至。既而速塔兒乞用兵，主曰：今非其時也。又遣僧寧一山往，據此觀之，我之尚佛，彼聞之熟矣。故用佛徒之有才者為之使，陰授其計，使敷佛教於我，化之以虛無寂滅，廢人倫，毀國典之道。上自王公，下至士庶人，翕然皆信之，淪骨髓，浹心腹，遂忘其君父，而為嚮彼之心，然後可誘以納弊進貢，其不從者，亦可以

征討而取之。是以先遣積翁如智，而不果至。遣一寧而果至，其間有速塔兒之乞用兵而不從，曰：今非其時也。是其謀之已定者可知矣。貞時知之，故先流之伊豆，示不為其所惑也。既而赦之，至於天子引之以聽其法而不禁。若曰：汝挾邪謀，故流之。若其教則吾固敬之也。彼一寧者，自駭邪謀之已暴，又感其教之見敬，因亦自悔向之所為，陰賊變詐之心，轉為懷德歸化之民，香火念經，務濟度人，亦足以助風化之萬一。是彼之寇，出於無形，而貞時一舉措之間，能消方萌之禍，成化民之資，雖配時宗覆滅之功可也。微貞時，無形之寇，蔓而不除，將至滔天之形，其誰防哉。

### 藤原藤房

元弘中興之際，藤原藤房與楠正成，均稱賢者，而天下復亂，藤房去之，正成死之。或曰：去者有明哲保身之義，而無見危致命之節，謂愛身可，謂忠國不可。謂不異于正成至死不變之精忠大節，尤不可。故比二公而同之者過也。予曰：去之與死，難易異矣。至其為忠國，則未嘗不同也。誠使藤房愛身而忘國，則笠置之役，顛頓狼狽，不離帝左右，至于避雨樹下，就囚東廐而不辭，當是時，欲去則去可也。易用此傾覆流離，備嘗百難為哉。此其不欲去亦已灼矣。而天下既平，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寢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



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爲。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藤房既去。而正成尙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爲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此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尙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爲非。過矣。

### 北畠親房

源義朝之殺父也。雖出于君命。而未嘗無救之之道。苟欲救之。請捐己賞而贖其罪則聽。請捐己命而代其死則聽。義朝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嘻是北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爲南朝元老。輔佐正統天子於一隅者數十年。稱爲維持名教。宜其議論之正如此。而視之當日所施。何又相反之甚也。當此時。有足利直義者矣。尊氏之弟也。有足利直冬者矣。尊氏之子也。有山名氏清者矣。有細川清氏者矣。皆尊氏之臣也。直義以弟背兄。直冬以子背父。氏清清氏以臣背君。皆義

朝之類耳。而我甘納其降。延爲上將。置諸累世忠士之上。何親房之明于論義朝。而暗于此數子也。意者其心曰。尊氏賊也。背賊而來者。我之忠臣也。且此數人者。名望皆著。延爲我將。足以制彼。我取其制彼。而前日之事不足問也。殊不知尊氏之視我。地廣兵強。不翅什倍。而我所與之抗者。不過名義之正而已。我以名義爲天下倡。有以激忠義之心。是偏安皇業。所以歷數十年之久也。而今延彼不悌之弟。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而任之。所謂名義之正安在。我不責其不悌不孝不忠于彼。而求其爲悌爲孝爲忠于己難矣。且其背彼而來者何心也。豈知正統所在故棄君父而來耶。將得罪於君父。不得已而以我爲逋逃淵藪也。是故昔日彼之子弟臣僕。今日彼之寇讎也。今日我之將帥。又安知非明日我之寇讎哉。舉明日之寇讎。而使世臣宿將。受其驅使。將卒不和。人無戰心。是今日既不可用也。宜乎恢復之師。屢出屢潰。致南風不競。委靡而後止。吾以親房之論義朝。而責親房之處直義諸子。而親房之過決矣。

### 北畠顯家

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奧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爲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衄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應賊。獨奧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浹。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教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以用者可惜焉耳。然



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奧羽之地。近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賴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奧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隻步西向。是雄才大略之賴朝且可以奧羽制。而况年少未更事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教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廣諸子爲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舉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爲基。坐而經略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稽賴朝之舊典。脩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爲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八州。控奧羽。亦足以謀再舉。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之爲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倉。又爲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 新田義貞

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霸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然。火之未熾。滅之誠易。我撲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則死灰復燃。卒爲滔天之燄。今吾兵足以致勝矣。然且遲疑而不進。則彼勢再張。不可復制。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矧河。再破之鷺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氏懼入佛

寺。欲雜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爲禦者。義貞釋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爲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輒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事不可復爲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其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感。疾馳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義氏俱髡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霸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勉矣。故曰。尊氏之霸。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乎王室。而鞠躬盡瘁。圖恢復於垂死之餘。則其一心貫日之忠。可以掩用兵百敗之罪矣。

### 脇屋義助



義貞斬北條氏之使，而鎌倉將發兵擊義貞。衆咸持拒計。紛紜不一。義助進曰：北條氏擅命百餘年，兵盛人服，固非我敵。即今能拒不可持久。將遂奔亡銷散。所在窮死。使天下相嗤曰：新田氏坐殺公使，以被顯誅也。不耻甚哉。但當稱兵鼓義。出徇郡縣。衆附則進向鎌倉，不附而死耳。衆從其言。遂得濟功。夫義貞初圍千劔破，既有勤王之志，就護良親王承綸旨而歸，則其舉義也，宜其豫謀素定。萬不容已。何於斬使之日，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也。且斬其使，而欲其主之不一，難矣。則斬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激一朝之忿，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恐然懼其不免。將取決於紛紛衆議而定之。豈其勤王之志雖定，而衆心未可測。故因斬使之事以試之耶。爲義助者，亦不定其議於兄弟密邇之頃，而發之衆議紛紛之際。不幸義貞從衆議，不圖進取，則未可知其成敗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豈非幸乎。吾反復考之，而知其由焉。蓋此事也，義助與義貞未斬使之日，計議已定。然發之事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鎌倉之政躄雖亂，威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竊通於敵，而圖變於蕭牆。亦未可知。故今斬其使，而爲之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率一心之族，而乘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所以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發，而此舉始決。則謂義貞勤王之功，義助成之可也。據史所載，尊氏之初歸闕也，直義決之，而其叛也，亦直義成之，均弟也。義助導兄於順而悌，直義卒納兄於逆而不弟。雖然，義助與義貞終始相隨，奔馳顛倒，先後相斃而止。直義既納尊氏於逆，而已亦終叛之。則義助固可謂義貞之順弟，而直義亦可謂尊氏之肖弟矣。

### 楠正成

楠正成奮天下於累世強弱之手，而歸之朝廷。其功高出中興諸將之上。而朝廷所以報者，官止一檢非違使。而任不過攝津河內守護。特以結城名和諸氏視之而已。然正成不敢怨，甘爲義貞之偏裨。至於一身肝腦，委爲原野不掩之骨骼而止。其忠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後之稱正成者，但知其有中興首倡之功，而不知正成當時之志，不若此而止也。其言曰：正成方北條氏之衰，首唱勤王，萃精銳於一城，而使義貞尊氏乘虛以拔其本。是義貞尊氏之功，正成使然也。故正成爲首功，信斯言也。正成必待義貞尊氏而後有功。微二子，吾見一城爲百萬精銳所圍，拱手待四方之援，而赤坂之敗，又在千劔破矣。顧正成之智不至此。觀其發上宮大子讖文，曰：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所謂讖文，必出正成之權造而非其真也。則其謂三百七十餘日者，亦有所見爾。豈豫知有義貞尊氏之事耶。抑正成自有二定之略，必勝之策，可以期諸三百七十餘日而無疑也。然則正成之策如何。曰：方此時，百萬之兵，攻一城而不拔。如是閱月，攻者必懈。我可以潛軍窺間而出。於是陽張旌旗於城上。而一軍已衝六波羅之空虛。可以拔諸尊氏未倒戈之日。六波羅拔，則千劔破之圍不擊必敗。非曳兵而走，即釋冑以降。我奪方銳之鋒，加以新降之兵。東向而下，勢如破竹。諸道望風而降。高時既聞敗卒之報，膽落氣沮。而將士皆無敢戰者。我鼓而乘之。北條闔



族必不待義貞之兵而死矣。然後迎皇駕。舉兵權。歸之朝廷。而蓋世之功。素已暴著。上將之任。不得不歸其手。乃率海內武人而待禁衛。崇朝廷。一變源平以來。僭上亂分之習。上與藤房協心。可以格君心。而止其宴安怠政之非。雖有尊氏直義之姦。不敢叛。即叛。滅之易耳。若此則正成之功。被天下。浹一世而有餘。不幸其志未成。六波羅拔于高氏。而鎌倉破於義貞。故正成之功。反出義貞尊氏之下。是天下之早定。乃天下之不幸。吾恨天下之不少遲其定。而成正成之功也。然正成致身於有功不報之朝廷。而大節灼然。為興人于萬世之賢將。則其勝於為一時定天下之功臣遠矣。

### 楠正行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斯其重。而自視甚輕。蚤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興之國家。輒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

不待我之離間。而內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帥。徒舉被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長。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內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而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為當死之秋。拜天顏。題廟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是其父當不可為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為。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以為正行惜焉。

### 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智勇皆比於義貞正成之萬一而不足。故其舉事也。屢戰屢敗。東奔西走。未嘗一日自安。是何為者哉。而天下之士。奉之於顛覆流離之餘。莫敢背叛。乃敗不止於敗。而卒至大勝。奔不止於奔。而卒至益興。能感南風於不競。而建千餘世之霸業。是何術有以致之耶。曰。是視賴朝而為戒故也。史稱。尊氏嘗謂直義及師直曰。右大將之信賞必罰。翁服人心。然用刑苛刻。殺戮骨肉。



可憾。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不問深讎大敵。邑土安堵。況有功之臣乎。是尊氏之術之所由出也。尊氏生於賴朝之後。而其材不及。是以反勝賴朝也。何以知之。賴朝之前。天下未嘗有若賴朝者矣。故見骨肉之逼。與士臣之強曰。是他日將復為賴朝也。及今不可不制。於是剗之鋤之極其力。而外家唾手奪之。易於拉朽。尊氏生於其後。視之審矣。因自以為。賴朝智勇絕世且然。況不為賴朝者乎。是以反其所為。賴朝用刑苛刻。尊氏優賞多賜。賴朝殺骨肉。尊氏封子弟。遂以此術成其業也。夫無智者。取人之智。無勇者。取人之勇。而智勇始大。但無智勇于己。而欲役人之智勇。不可無以結其心。尊氏割土地。頒金帛。務充其欲。而天下之智勇。為之傾囊倒困而出矣。然取智勇於人。而已無智勇以制之。彼將侮我而不為我用。尊氏封子弟於東國根基之地。使與京畿成本末相維之形。而彼不敢侮。然後彼之智勇永為我用。而其背叛無足慮矣。是尊氏取天下之術也。此術也賴朝所無。而尊氏有之。尊氏唯無賴朝所有之智勇。故有其所無之術。異哉。其所不及。即所以過之也。

### 足利義滿

關東。天下之形勝也。苟據關東以為之本。可以扼其要領。而坐制四方。自源氏三世。至北條氏九世。雖時有盛衰。然其國躡兵威。未嘗至衰弱委頓廢墜而不振。以據得其地故爾。及足利氏獨不然者。南朝方張于畿甸。故自居於京以鎮撫之。而置子弟於關東。若曰關東是霸主宜居之地。

今為主者不居。姑以為主之次者代之也。姑之云者。不得已也。尊氏義詮皆終於不得已。而義滿則得已而不已者也。義滿之時。南北媾和。天下一統。京畿無虞。可虞者唯關東。義滿舍此而定府於迫狹傾仄地利不便之京師。且父祖之居京者。姑之也。非定之也。定之者。自義滿始。則為義滿之失計明矣。曰。義滿即欲定府於關東。而基氏以下世世相承。保父祖所授之地。無故變之可乎。曰。非無故也。基氏以尊氏之子。義詮之弟。其分甚親。故無間言。至氏滿則情稍踈。而關東兵力倍於京師。是以圖宗家之念常不已。至滿兼。其心益甚。大內義弘之叛也。嘗與同謀。欲東西夾攻。出兵於武藏。陽言援義滿。既聞義弘伏誅。未進而止。嘻斯時也。鎌倉之罪已著。萬不容宥。加以合南朝之餘威。一舉可拔。不必待還俗之孫也。於是定京師未定之府於鎌倉。脩賴朝以來之規模。以立之本。鎮京師以子弟龍屬可信者。猶北條氏之處兩六波羅也。然後天下之勢大定矣。今也不然。委根本於叛逆已著之踈族。而甘居枝葉之地。晏然自喜。以為無復足慮。自此之後。鎌倉與京師有相圖之患。無相援之利。至義教始覆滅之。然不能遷府。即或遷。亦不如乘義滿定霸之初。然則前此固不得已。後此亦不得已。獨得已者此時耳。而何義滿之不已也。

### 足利基氏

古之人有定天下於一言。而後世泯然不知其由者矣。吾於足利基氏見之。夫室町十三世之霸業。尊氏創之。而義詮繼之。始以蕩略無紀之政。而承以苟且因襲之弊。士臣驕傲。反者相踵。若此而莫



能爲之處置。室町之爲室町未可知也。而天下遂定於室町。歷十三世之久者。豈非基氏爲之哉。何以爲之。曰。薦細川賴之是也。天下未嘗無名馬也。而唯伯樂能知千里之能。未嘗無良材也。而唯匠石能知棟梁之任。故在人者。亦未嘗無材能智勇之士。而非其君相有特識。則不能知而用之也。方室町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傲戾之武夫。即鄙瑣庸劣之胥徒。求一有智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爲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爲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駢首於武夫胥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少主。綜幕政。鋤強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置之餘。是賴之之功。即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爲。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霸而以爲。霸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并不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爲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迥出於父祖。而賴之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于其手。而顧容區區之讒。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 赤松則村

赤松則村受護良親王之命。首倡勤王。而陷京師。迎皇駕者。皆其功也。既襲播州守護。無幾奪之。則村懷怨居常快。及尊氏叛。首附之。建策決謀。致使尊氏垂死之灰。再燃於西走之餘。何向之忠。而今之逆也。然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則於則村何責焉。吾乃以爲則村之怨則是也。則村之所以怨則非也。則村何不自顧曰。朝廷之奪我守護。何有於我哉。以我爲護良親王之屬隸。故爾親王無罪。而尊氏讒間以致其斥逐。則尊氏者。親王之讎也。必也尊氏讒間之罪既明。而親王之冤釋。我之怨亦報矣。若然者。則村處心積慮。日夜之所怨。宜其不在朝廷。而在尊氏也。及尊氏叛。而尊氏之罪暴著于天下。朝廷將因以知親王之冤。并知則村之守護不宜奪焉。今則村不唯不怨尊氏。而甘爲倍隸徒役之不暇。是何心哉。吾觀則村據播而扼京畿以西之形勝。尊氏西走之日。則村邀而擊之。則敗走僅生之尊氏。焉得不死。尊氏死而則村之功冠諸將。非若元弘陷京比。則山陽數州守護。可以不請而得。今乃慮不出此。去萬不當背之朝廷。而附日夜宜怨之尊氏。前日成勤王之功者。則村也。今日背君而仕讎者。亦則村也。一則村耳。而前後若此其異矣。則翻覆之稱宜自加。不宜加之朝廷也。雖然。則村小人不足論也。吾姑論其所以怨之非。以戒後之爲則村者。

### 細川賴之

古之名臣未嘗以死而忘其君。管仲之死也。諫桓公之不可用豎刁易牙開方。王猛之死也。諫苻堅之



不可圖晉。二人死而其諫不用。至於壞亂不振。一敗塗地。其言皆驗。天下知其忠君之誠。細川賴之為義滿之輔佐。獻替匡濟。可以比管仲王猛。然其死也。義滿問其所欲言。而所對者。不過曰強寇既滅。天下無復為患。臣可以瞑矣。吾於是未嘗不歎息痛惜焉。方賴之之死。天下誠無患乎。告君以此言。必啓驕盈自矜之心。非所以愛君也。況此時天下未必無患。彼南朝雖式微。正統相承。神器儼存。我所以處之者。不得其道。安見不為天下之患。幸而義滿媾和之議成。南北合一。天下姑安。然其兩統互立之議。出於一時詭計。而非其實。故不久而天下復亂。終足利氏之世。無有一寧靜之日。然則南朝者。當時之大患也。賴之初在職也。降楠正儀。使攻芳野。正儀非無故降者。賴之必有合南北。而尤重南朝之議。蓋南北一日未合。足利氏之天下未定。故百方降正儀。不幸賴之被讒而罷。其議不成。則賴之心以南朝為患已久。何百方謀之於生之日。而不敢一言於死之時也。賴之為君計者。將曰。南朝天下之患也。強寇雖滅。未可自足。請君合南北。而尤不失信義於南朝。足以服天下之心矣。本以至誠思國之心。出以反復懇切之言。義滿亦必聽之。縱令不聽。賴之盡己之誠。可以死而無悔。今乃取阿諛之悅於將死。而貽驕盈之害於身後。豈謂病羸忽遽之言。不足制異日之君。言之無益。故如此而已耶。管仲王猛亦豈不知其不足制君。然且言之者。所以盡己之誠也。賴之在己之誠未盡。而謂君之不足制。焉在其為名臣也。嗚呼。賴之之生也。吾無敢議。而於其死。不能無惜。故論之。使賴之而知之。必死而不瞑矣。(終)

久留至寶。心甚不安。坐忙目下。未遑乞教。忽聞小野寺生來。急援筆僭評。欲以託還。而生歸期甚迫。故拜閱纔得至此。而杜撰亦不少矣。然高文已極其妙。而拙堂之評。亦為詳悉。不必一一用僕之狗續也。

戊申暮春念八日

臥虎山人華頓首

齋藤仁弟侍史



跋讀史贅議

近世史論。以賴山陽爲稱首。然其原出於源白石。特字有真假之別。文有和漢之異焉耳。未若是編之多破天荒之言也。子德之文。流麗明粲。如彈丸脫手。識與年進。一變加蒼勁隱秀之色。則恐天下無抗敵也。歐公畏坡仙曰。自今廿餘年。人不復說老夫。山陽雖倔強。儻使及觀是編。烏知不有此等語乎。

鹽谷世弘識

書讀史贅議後

古人云。千金買宅。千金買隣。言買鄰之難也。庚戌秋。子惠占居神田相老巷。余戲之曰。不費一錢而得好隣。子惠曰。果然也。宜頒五百金於我。拍手大噱也。易寶前三日。有詩贈余曰。文墨結緣纔兩秋。幽明路隔不堪愁。從今月白風清夜。冥漠猶應共唱酬。兩秋言隣居之年也。余長子惠二十又五。謂至時當託墓誌。何圖承囑題言於遺編。執筆泫然。夫贅議之非贅議。諸君有言。故余唯錄平昔莫逆之狀。以表追思之意。亦竊幸載名卷末。仍有隣居之想也。  
壬子載佛生日  
友人華年加二羽倉用九識

嘉永癸丑新鐫

竹堂齋藤先生著

讀史贅議

古香書屋藏版



### 竹堂史論逸篇序

余十四五歲時。數見齋藤竹堂於先人側竊偉之。後稍解弄筆。每觀竹堂所作文。傾慕不措。先人乃以書謀竹堂。命兒游江戶。至則竹堂病篤。竟不起。爾來廿許歲矣。回憶見竹堂於先人側之時。歷歷如昨。而先人見背已久。竹堂墓木亦已拱。人事無常。歲月忽諸。可不慨然焉耶。松浦武卿嚮刻竹堂史論三十篇。以其逸。神武天皇以下九篇。追刻完之。以余與竹堂為同鄉。令序之。因謂先人每觀竹堂文語。人曰。竹堂文才有餘。而根柢猶淺。故其文過流麗而乏氣骨。余當時不知文章為何事。今而思之。先人此語。實悉竹堂之文。而非所累於竹堂也。蓋竹堂二十八而逝。若天假之壽。富其學殖。則造詣豈止此乎。刻成遂序。

明治辛未冬日

仙臺

岡

修

撰

永井喜暉書



目次

神武	一	仁德	二	天智	四
大友	五	宇多	六	後三條	七
後鳥羽	九	阿部比羅夫	一〇		

讀史贅議逸編

仙臺 齋藤馨子德稿  
 東京 栗本鯤化鵬校

神武

神武之東征。恢復之師也。非窮武遠略之兵也。何也。天下之地。東爲首而西則其尾也。以首制尾者常易。而以尾抗首者常難。日向在極西。其地爲最尾。而帝由此起。奮鋒東向。是至難之勢也。而掃蕩剗平。成功甚速。豈無故而然哉。蓋天祖之都於大和久矣。皇孫西征。就都於日向。多歷年所。王綱解弛。邑君村長。互相凌轢。如饒速日據有故都。不敢奉皇命。故帝與諸兄。一旦奮而不顧。欲以復其地也。史稱。初帝在日向。與諸兄議曰。聞之搃土翁。東有美地。青山四周。足以恢弘大業。何不就而都之。僉曰。然。當此時。諸國分裂。道路梗塞。日向與大和。相去綿遠。未嘗有發一使巡視其土也。彼搃土翁者。何以知其地之爲美。而帝又何所見而遽欲都之。諸兄亦



何以僉同其議。是無他。為天祖之故都。是以知之熟也。不然則居至難之勢。而與無名之師。窮遠好大。豈足稱哉。而王師所至。壘漿歡迎。或先而導之。或造宮奉之。其意亦可見矣。長隨彥之逆戰不屆。特疑其詐稱天神子也。而帝視之以天羽羽矢及步鞞。使大和非天祖之故都。則帝者遐方之主。僻邑之長。而矢鞞則帝之家器。彼何所識而解其疑。吾是以知天祖都於大和。而矢鞞之傳。無不聞知者。故出而視之耳。長隨彥猶豫不服。饒速日知其不足疑。故殺之以降。而帝居天祖之地。踐天祖之位。奉天祖之三器。於是恢復之志成矣。雖然鴻荒之際。史載不備。事蹟茫昧。故議者謂帝起自西偏。奄有宇內。不知其復故地也。甚者或曰。天祖者西土之人。故至帝數世皆都於日向。誣亦甚矣。吾推當時之勢。而有以知天祖之都於大和。而帝之東征。乃恢復之也。

據史所載。固亦以大和為天祖故都。不俟作者之闡發也。但惟皇孫之都於日向。與帝相距纔為三世。則大和之為故都。帝固當熟聞于髮未燥之日。今乃問蓋土翁而始知之何哉。作者以此為故都之證。僕則以為似非故都之證。如何如何。

### 仁德

嗚呼。可以為萬世天子之法者。仁德是也。帝登臺望煙不立。即除課役。不治宮室。三年而百姓殷富。歡聲盈路。是可謂能知天子之所以為天子矣。天子之立。為百姓。不為天子。故天下者非天子之天下也。百姓之天下也。天欲使百姓艾安無事。不得不託天子以治之。而為天子者不自知。

故往往以為天下固我之固有也。百姓役於我者也。至於奪諸百姓之有而從我所欲。是名天子而無天子之實也。帝乃用心于此。而為百姓慮亦已久矣。今之登臺也。又不在遊覽逸豫。而唯炊煙踈密是觀。乃至於除當課之租賦。而廢宜脩之宮室。與宜飾之衣服。是特知天下百姓之有而我當代天治之故耳。帝有此實。是帝之所以賢名稱于當時而傳於後世也。後世稱為賢天子者。大率研精詩歌。以為好學。其所以取樂者。在春霞秋雨之間。而不知炊煙之為何物。能感目不可睹之鬼神。而其當治之百姓。既饑於下。是謂有天子之名則可。謂有天子之實則不可。吾於是知帝之賢也。雖然是帝之賢行于外也。非行于內也。行于外未若行于內之難。故觀帝於內而帝之賢決矣。何也。天下難化者婦女。而不可裁者。閨閣之費也。婦女性喜奢侈。故靡麗無益之觀。皆出於閨閣。而不可禁。人主欲行儉於外。而內請女謁。遂以阻之。是外廷所以無奈之何也。仁明亦賢主也。其勵精圖治。史頗稱之。而三善清行論其後房內寢之飾。過絕前代。天下之費。二分而一。是仁明之賢。行於外而不行於內。故費天下二分之財於閨閣。而莫能制。仁德後登臺謂后曰。朕既富矣。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百姓貧則朕貧也。未有百姓富而君貧者矣。由此推之。仁德之后。亦已厭儉矣。后厭之而帝諭以天子之所以為天子。不為其所惑。節費儉用。內外如一。至於數年而不衰。則后已化於帝德而不自知也。是尤可以為萬世天子之法。仁德之賢見于外者。觀史可觀。此篇乃稱本于內治者。而其德之實。始無絲髮遺漏。但所謂后

安積良齋  
人主行儉  
於外。而  
婦女壞之  
無成功。遂  
此篇議論  
有益。于治  
論。亦云確



者。非乃仁德之叔母邪。是時風氣未開。中善之言。固不言而可。獨奈近世所謂國學者。一意稱贊皇朝。因有異腹姊妹得為夫婦之說。其說固不通矣。然其徒或有信之者。不知作者亦念及此否。

### 天智

封建古也。變而為郡縣者。自天智始。或曰。西土封建至秦而變。非秦能變之也。周季諸侯互相侵奪。吞噬殆盡。而秦乘之。是其勢不得不變也。帝之時非有封建之弊若彼也。而帝無故滅入之土地。奪入之人民。是何故哉。曰。我之封建與彼不同。彼之封建。天下皆封建也。我之封建。則封建而兼郡縣者也。故其變也。非變天下。乃變天下之非郡縣者而已。至其素為郡縣者。不待變也。方古之時。有國造。有國司。國造自神武有之。國司未詳所創。而既見于厩戶憲法。則其來亦尚矣。國造世襲。即封建也。國司更代。即郡縣也。二者並行於天下。而國造多。國司少。國造據世襲之威。兼弱并小。蠶食日大。是天智以前天下之勢也。帝輔孝德而為政於天下。定鴻荒以來未定之制。舉綱張目。百度漸備。而以為國造各擅其地。而其所執者。鴻荒之餘俗。神鬼怪誕荒渺難信之說。固守不變。雖有我之政令。而停格不行。於是禁國造之有土地人民。增置國司。使國造皆聽其命。而天下封建皆廢。若出雲國造為巫祝。存于後世而不絕。此知當地國造所執之道。亦猶是也。故以其迹則奪入之土地人民。而其心公天下者帝也。若秦者以其心則固私天下。而其迹僅

出于不得不變之勢。安可同日而語哉。雖然我之郡縣。歷鎌倉室町而漸變至于今日。則封建一定確不可易。是亦由不得不變之勢。行公天下之心。雖其迹與帝相反。而其心未嘗不同也。

此邦非置大諸侯。則無以禦外夷。天智之時。未有此患。故慮亦不及此。要之今日之置之。天智之廢之。皆勢也。非如子厚所論封建也。其心之公不公。不必言而可。

### 大友

大友姪也。天武叔也。以叔父之尊。久繫名望于天下。其智謀材略。又超出其上。加以大伴吹負村國男依之將帥。而為之姪者。知政日淺。人心未屬。又無一老將以為之股肱。顧乃欲制諸干戈之際。而情見事沮。是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吾為帝計。蓋謀諸初則尚或可以制之矣。顧其心如何耳。帝初夢朱衣老翁捧日授之。有人從腋下出。奪而去。已覺。語中臣鎌足。鎌足曰。聖朝萬歲之後。必有巨猾間。然臣生之日。豈有此事。臣聞天道無親。唯善是輔。王自勤修德。災異不足憂也。是所謂巨猾者。舍天武而誰哉。則鎌足必知天武之為患矣。苟知之。必有制之之術。今乃不陳其策。特曰自勤修德而已。豈鎌足之賢。於此時策無所出。故且姑為是言邪。曰非然也。鎌足之不陳其策。適所以為策也。帝與天武。以力則其不及亦遠矣。但其可勝者德耳。帝之語鎌足。必先有忌天武之心。著於言語。而不可掩。鎌足以為天武雖強。叛逆未顯。而帝先忌之。是帝德不厚而適足以助天武之勢。故是言也。若曰彼善異圖。而我如不知者。事以叔父之禮。厚其奉養。而



良評  
僅一  
句。天  
武兩  
然。罪  
照武

彼心自愧。若漢文之待吳王濞。使欲叛而不忍可也。帝既以此為心。鎌足亦將從而陰為之備。漸收被權。而殺其勢。奉養日厚。而權日歸我。於是彼欲反亦不能。是名不制之。所以大制之也。故鎌足曰。臣生豈有此事。不幸鎌足死。而帝不能守修德之戒。觀天智之召天武。而蘇我安麻呂密謂天武曰。有意而言之。則安麻呂亦知帝忌之也。天武又請為僧而見許。則許之者雖曰天智。而其出帝之意必矣。故天下皆曰。傳虎翼而放之也。養虎者。厚其養而固其牢。則虎必不至害人。今飢而放之山野。欲其無害人難矣。曰然則天武無罪乎。曰天武虎也。虎不足責。故責養虎之人。漢文善待吳濞。而吳濞不敢叛。建文不善待燕王。而燕王遂叛。養虎者固有能否也。然漢文之賢。縱不善待吳濞。而濞無能為也。建文之文弱。雖善待燕王。而燕王豈敢默默而止乎。然則有能制虎之力。而後可以能養虎。否則雖人欲善養虎。奈虎不就養。大友之遇天武亦天矣。

### 字多

字多之知人能任。振紀綱。攬權柄。皆其所以為賢也。而議者於其信佛法傳位幼主。遺誠不守。使無辜之賢臣至於敗謫。則未嘗不推以為過也。然其為過固也。至其所以為過。則莫之或知也。請遂論之。帝之父皇。以支子入承大統。固由藤原基經之力。而帝之立也。亦基經有定策之功。是其功于王室甚大。然而專權自用。不知謙挹以避寵利。至居官用人之際。亦往往出于私而弗顧。帝欲收其權。故舉菅原道實於翰林。授以重任。使與世相之子。相配而不敢憚。然此舉也。出于

良評  
恩怨  
公。道。一  
之。古。之  
人。固。有。行  
之。者。區。區  
區。較。量。少  
却。挾。多。少  
私。意。來。過  
也。是。帝。之

帝之公誼。而不得已也。而帝之私情。則豈無不忍者耶。帝之父皇之立。與帝之立。皆由其推戴。而帝則抑推戴者之子。是臣施以恩。而君報以怨。君何幸而臣何不幸也。帝反身內顧。必不自安。曰進成公誼耶。朝廷之弊革。天下之政舉。而我有不報之恩矣。退就私情耶。一己之恩報。而得罪于天下矣。抑朕之子。乃朕之所立。而非彼家所出。則固無恩于彼。黜陟從心。無所不可。故同一事也。出朕則報恩以怨。情不自忍。出朕之子。則我無彼恩。彼豈怨我哉。朕去位而佐新主。何欲不成。何令不行。然則去位與在位無擇。是朕無負恩之嫌。而朝廷之弊可革。天下之政可舉也。帝於是去位。而不料新主之視其遺誠。如塵飯土羹。遽納相家之讒。輒棄廢賢臣。而天下之事去矣。然後帝之苦心消沮廢滅。而無所自遣。乃徒念經唱佛。走山涉水。超然事外而止。是帝之志非固然。而今至于此者。帝將奈之何哉。

### 後二條

大有為于天下之君。其心已定於未為之日。及其為之日也。舉而措之而已。譬猶影焉。必有形也。而後影從之。未有形正而影曲者也。故吾以為後三條中興之業。亦非有為之日為之。而定於未為之日也。是有形而影從之者也。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嘗曰。吾若即位。則欲云云。嗚呼此云云之心。即他日中興之業之所出也。故帝即位之翌年二月。停新置莊園。及券



長評  
分疏甚明  
晰。

契不明者。而權貴所占之利奪矣。十月置記錄所。親聽民訟。而權要所擅之柄收矣。其他定沽價修斗量。立衣服車器之制。所以禁奢侈節費用者。相續而出矣。然自吾觀之。停莊園不在二月也。置記錄所。亦不在十月也。而皆在二十餘年之前焉。定沽價修斗量。亦不在定且修之日也。而在二十餘年之前焉。二十餘年之前。非有此事也。有此心也。此心已定于未即位之日。而其事於是乎見矣。昔者天智與中臣鎌足胥議於車中。而他日誅巨猾修百廢。皆其議成之也。帝云云之心。乃天智車中之議爾。論者以帝之業比近江朝廷宜矣。雖然此數者由云云之心而成者固也。獨帝欲去位決政院中。遽崩而致使白河繼其志。居院聽政數十年。遂釀成保元之亂。是其故何也。曰無他。帝欲居位而抑權臣修廢典者。固其心也。然權臣不從命。若教通一呼。滿朝皆起。雖以帝之英明。亦未如之何矣。帝居位而權臣不服。或出廢立非常之舉。亦未可知。故帝去位。乃輔新主而行其志。雖被非常之禍。亦一先朝老主而已。今日天子之位。可以依然無搖。此帝之去位。乃欲大有與之心也。而其事未成中道崩。獨營私忘公之白河反襲其迹。居院甚久。遂成他日之亂。是豈帝云云之心哉。

論本邦人。輿論西土人不同。西土人名浮于實。故論之是非。白直而可。本邦人實淫于名。故論之不可不回護。作者常存此意極佳矣。然回護太過。亦非中道。如此篇是也。帝之英明。前後無匹。其遽去位則失矣。而其賢固有不可掩者。何必艷其賢而回護其失哉。

### 後鳥羽

人主之討入臣。而兵敗事沮。終於放流竄逐者。雖曰不幸。然未可謂非其自取也。後鳥羽上皇之征關東也。位則天子也。名則恢復舊業也。而討彼竊執國命之陪臣。六師所向。宜其靡然無敵。十九萬人倒戈而相攻也。今乃王師未出。東軍先犯。而決戰一敗。京城不守。上皇父子。遷竄於窮海絕島。而致極千古君臣之大變。故吾嘗以為上皇之征關東也。特助之非討之也。何也。中世天子。皆不知人主之為何職。養民撫下之政。置之不問。於是武人將帥。代施撫養於兵馬之餘。是人主徒有入主之名。而行入主之實者人臣也。故賴朝以來。天下政柄。概屬關東。而朝廷不能復奪。上皇苟欲奪之。盍反其本矣。今觀上皇之興師。非以嬖進臣之子而義時收其邑乎。非以愛娼妓而義時不責其侮慢者乎。然則赫赫王師。不在揭大義討叛賊。而在報嬖童愛妓之私怨也。安得而不敗。譬若富豪主人溺心歌酒。不理家產。而老奴猾僕。代處經理之務。其家因以不傾。主人乃自苦歌錢酒料之難給。一旦會無賴惡徒。欲奪其權。而不免幽放之禍也。然老奴自是益自慎。勵精經理。使將傾之產。轉至倍富。雖則得罪于主人。而其有功於家者。安可誣耶。此北條氏所以傳八世二百餘年而不衰也。然則義時以下之政事益密。上皇致之也。政密則執權益久。故曰上皇助關東。非討之也。然而高時僅不守其家法。則後醍醐亡之。非後醍醐能亡之也。高時自亡也。而後醍醐以為其力致之。故怠於政。而無德以繼之。輒復為足利氏所奪。此知為人主者。不務其實。則欲

長評  
皆探本之  
論。確乎  
不可拔。



亡其臣且不能。即能亡之而又奪者出矣。人臣亦能執天下之權而不少慎。則天立誅之。數世之霸業亦未可恃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上皇之不君不戾言。而義時之不臣可誅。是正論也。作者乃假助之非討之之語。以責上皇自取敗竄。立意既奇。引喻亦切。末段又假高時之失。而以形義時之得。以見君既不可以不君。臣尤不可以不臣。文情肉驚。毫無遺憾。

### 阿部比羅夫

海外之域。非我地也。我無故而擊之。雖一戰而克。遂奄有之。然君子不為也。神功皇后之征三韓也。論者以為新羅援熊襲令叛。故后舍熊襲而擊新羅。根本既拔。則枝葉自服。此史之所不載。而事理所必有。吾亦以此知阿部比羅夫東征之由矣。比羅夫受齊明命征蝦夷。遂伐肅慎。獲生體二熊皮七十張。再征蝦夷。建府于後方羊蹄。更伐肅慎。虜四十九人以歸。方斯時。叛者蝦夷耳。肅慎非我地也。我伐我叛者可也。而伐非我地之肅慎何也。且蝦夷性愚。可以威服恩懷而無變。後世且然。而當時之蝦夷。反亂相踵。不可制服。前比羅夫者。有御諸別田道之征。而其後苅田田村諸將又征之。然僅克輒復叛。數百年與羽之地。無復一日之安。豈蝦夷之性。愚弱於後世。而倔強于當時耶。顧亦肅慎靺鞨之徒。為之後援。猶熊襲叛於筑紫。而新羅援之故耳。然則叛者蝦夷也。使之叛者非蝦夷也。前後諸將。皆知征蝦夷。而不知拔蝦夷之本。獨比羅夫奮踐荒漠不毛之地。

良評  
一篇議論  
主意自此起。是以  
主為客。此若蘇  
長公論東  
遷乃是

赴海外不可知之域。侵冒蠻烟胡氛而不恤。直欲拔而取之。是與皇后之征三韓何異哉。皇后之兵。上下一致。精勁靡比。故一舉拔之。而比羅夫以一將帥之力。自率部屬而事遠略。一再征討。所獲不過數獸皮與數十生虜。若此時朝廷出兵繼之。必使拔巢窟。而移府于其地。左征右略。益圖恢廓。海外數千里之域。皆已沾王化矣。三韓地與漢近。故屬我并屬漢。我欲專之而不能。是皇后之業所以未幾而衰也。若東北則固無斯患。我苟取之。可以傳萬世而為王家之外府。今乃急於圖西。而略於東北。後方羊蹄之府。後世無復修者。致使今日鄂虜韃夷。環視其外。漸成蠶食之勢。嗚呼。誰知千載之前且伐非我之地。而千載之後。轉致我地為外所窺之患哉。

深謀遠慮。不徒文字之妙。拙堂之評。引而不發。亦妙矣。

臥虎山人評



讀史贅議逸編跋

余幼耽誦讀。窮鄉乏書。常就亡叔竹堂先生遺篋中得數十部而讀之。先生之沒。距今殆二十年。而余不逮見之。每讀遺編。三復追懷。未嘗不黯然也。先生所著有三十六部。概皆散逸。其存于家者。不過十數部。松浦武卿先生舊識也。常悼先生畢生事業日致湮滅。取讀史贅議一部。鈔諸梓。觀者皆服先生精於史學也。去年庚午余來東京見武卿。武卿大喜且曰。嚮刻讀史贅議。觸官忌闕九編。今也。聖朝開文部省。著書梓行莫復有忌諱。余將掇拾逸編公行之於世。余受而觀之。自神武天皇而下。至後鳥羽天皇凡九編。先生遺篋中所未曾有。乃歎曰。先生之著作。散落四方。守家業如余者。猶不得目之。苟非有友誼之厚如武卿者。收輯補全之。則先生心血之所注。又將湮滅無傳也。然則武卿此舉。不特益於後生天下。讀此編者。又將以武卿交誼。與季札掛劍並稱也。驚喜之餘。遂書其後。

辛未仲冬下澣

姪齋藤靜謹識

穗積彥拜書



竹堂齋藤先生著

讀史贅議逸編

明治辛未新鐫

青山堂發兌

# 逢原記聞

備前國岡山城主池田新太郎殿。由井正雪ヲ招キ。軍學ノ講釋ヲ聞カレケルガ。甚面白キ事ニテ。近侍ノ士殊ノ外ニ感シケルニ。熊澤了介モ其席ニ在テ聞キケルガ。翌日早朝ニ新太郎殿ノ御前へ出テ。申上度事アリト申セバ。幸ナリ今其方ヲ呼ビニ遣ハスヘシト思ヘリ。扱申聞度トハ何事ナルゾト被申ケレバ。昨日正雪カ講釋ヲ承リシニ。正雪カ心底何トモ合點致サル事アリ。以來ハ決シテ御招ナサラザル様ニ御諫可申ト存候ト申シケレバ。新太郎殿手ヲ打テ。扱扱奇ナル事ナリ。我モ左様ニ心付キタル故。其方ヲ呼ンテ相談スベシト思ヒシナリト云ハレシトナリ。夫ヨリ正雪ヲバ招カレザリシトナリ。備前片岡彦輔話

或云。土佐人刈谷良藏ノ説是ニ同シ。

古河ノ士小出重固曰。儒林談ニ増田氏ノ説ヲ載セテ云。蕃山至紀伊侯頼宣。及入值一士。威儀特秀。骨體不恒。互相見良久。遂不交一言而別。乃見侯曰。余今見一士。不知仕臣自公退食乎。將處士從他召者也。曰彼説吾兵。處士由井民部介者也。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



秀按、加納直恒行狀ニ。正雪渡邊若狹守ヲ以テ紀伊侯ノ掃除坊主ニ出度シト望ミシニ。直恒不可トシテ止メタル事アリ。サレド正雪ハ紀伊侯ニ謁セシ事ハナシ。備前侯ノ方是ナルベシ。姑ク併録シテ異聞ニ備フ。

正雪或日、淺草邊ノ挑灯屋ヘ。細川屋敷ヨリ來ルトテ。細川家ノ紋付ノ手挑灯千張。何月何日マデニ無相違出來上リ候様ニト。屹ト申付ケ。其期ニ此方ヨリ人取リニ遣ハスヘシトテ詔ヘケルガ。挑灯コシラヘ間ニ合兼ネ。日延ヲ細川屋敷ヘ申入レケレバ。此方ニテ詔ヘシ事ハナシ。怪シキ事ナリトテ。期日ニ細川家ヨリ人ヲ遣ハシ待居タルニ。果シテ取リニ來リシヲ捕ヘテ穿鑿シケレバ。正雪ヨリノ頼ナル由白狀シケルトゾ。夫ヨリ段段正雪カ惡事ノ萌シ綻ビタリト云ヘリ。同上

態澤了介ハ祿三千石ナリ。武具馬具ナド夥ク藏セリ。新太郎殿死去ノ後。色色諫メシ事共用ヒラレズ。祿ヲ辞シテ浪人セラレタリ。浪人ノ後。門人夥ク集リタル由。此比ハ由井正雪浪人ニテ。門人多ク集リ。惡逆ノ事アリシ故。浪人ニテ門人多ク集ル事ハ。公邊ヨリ御疑心ヲ被リ。御尋モノニナリシ由。何レノ地ニテ没シ候ヤ知レガタシトナン。同上。按下野ノ古河ニテ卒ス。墓碑アリ。

備前國ニテ喪有ルルハ。家中ハ鼠色ノ麻上下ヲ着シ。町人百姓共ニ中ヨリ以上ノ者ハ。白キ麻布ヲ着シ。中以下ハ白キ木綿ヲ着ス。是ヲイロト云フ由。一國總テ如此ノ風俗ナルヨシ。葬禮ノ節ハ。女ハ柩ノ繩ヲ挽ケリ。由緒ハ勿論。心安キ者モ。大勢柩ノ兩側ヘ繩ヲ付テ引クト云。男子ノ柩ヲモ。女モ

右ノ通り繩ヲ引キシ由。士分又ハ町家百姓ニテモ。大家ナレバ。葬禮ノ節ハ。女ハ乗物ニテ先ニ行キテ待居ル由。葬式ハ押シ木ノ四方ヘ。色紙ニテ山道ナリニ切りタルヲ張付ケテ。其中ヘ飯ヲ盛り。柩ノ前ニモツ。是ヲ山ノメシト云。又色紙ニテ細カニ切りタルヲ。途中ニテ二三ヶ所モフリチラス。是ヲ紙花ト云フヨシ。同上

備前岡山家老日置元八郎ハ。豪傑ノ士也。十七八ニテ家老職ニナリタル由。或キ岡山侯在國ナリシガ。極月二十日比。城下ノ町町市立ツテ甚賑カナルヲ。侯遠馬ナカラ行キテ見ントテ。何日ニ遠馬ト云事。家中并道筋ヘモ觸出シケレバ。元八郎聞テ早速登城シテ。申上度事有之候旨ヲ申上ル。岡山侯何事ナルト呼出サレケレバ。此度申上ルハ外ノ儀ニモ無之。御遠馬ノ事ニテ候。極月ノ市ハ。御國中ノ者集リテ。正月ノ用意ヲ仕リ候トテ。大切ノ市ニテ候。夫ヲ君御遠馬ニテ市中ヲ御通行被遊候ヘバ。市ヲ止メサセ不申候ハデハ不相成候。左候ヘバ數萬人ノ難儀ニ相成候儀ニ候ヘバ。御止メナサルベクト差切ツテ申シケレバ。侯云。吾ハ如何ニモスベシ。丹羽藏人・瀧川彌右衛門ヘ申スベシトテ。ズツト立テ奥ヘ入ラントスルヲ。元八郎袴ノ裳ヘ取付キ。今一言申上度事有之。少シ御控ヘ下サルベシト申シケレバ。侯大キニ怒リ。臣トシテ主人ノ膝ニ手ヲカケ候段。不届千萬ナリト被申ケレバ。元八郎申シケルハ。御膝ヘ手ヲカケシハ無調法ニ候ヘバ。御手打ニナリテ如何ヤウニモ被仰付ベシ。乍去只一言申上候儀ハ。御間届被下度シト申シケレバ。然ラバ申スベシト被申ケレバ。藏人・彌右衛門等ガ申



上候事ヲ御用ヒ有テ。私凡不肖ナレ凡御家老ノ職ニ候處。私ノ申ス事ヲ御用ヒナキハ。如何ノ御次第ニ候ヤ。此處相伺ヒタシト申シケレバ。侯被申ケルハ。我等病身ニテ家督ナリガタキヲ。藏人・彌右衛門等取成シニテ我レ家督トナリタレバ。家來ナガラモ厚キ恩ヲ受ケタル者共也。依テ此者共ノ申事用ヒタリト云。元八郎聞テ。然ラバ御尤千萬也。私ハ幼年ノ節ノ事ニテ。其事ハ始テ承リタリ。左候ヘバ何ノ不審モ無御座候ト申ス。侯申サレケルハ。其方幼年ノ節ノ事ニテ知ラザル筈ナリ。サラバ夫ニテヨシトテ立タレケルトナン。夫ヨリ元八郎ハ宅ヘ歸リ。病氣申立ニテ登城セズ。其事江戸ヘ申シ遣ハシケレバ。隱居内藏頭殿大ニ立腹シテ。藏人・彌右衛門等甚不届モノナリ。早早切腹致サスベシト有リケレバ。夫ヨリ家中甚六ツカシク成テ。丹羽藏人七百石。役名小仕置。是ハ家老ニ續ク奉行也。瀧川彌右衛門五百石 同上水野主計千石番 頭ナリ右三人役祿引上ケ。蟄居申付ケタリ。夫ニテ事靜マリタリトナン。元八郎ヲ度度侯ヨリ呼ビニ遣ハサレ候ヘ凡。病氣ナリトテ不出。或日是非可罷出。病氣ナラバ駕籠ニテ城中ヘ入ルベシト有テ。駕籠ニテ城中ヘ乗入レ登城シタル由。侯申サレケルハ。我誤レリ。免スベシト被申シ由。夫ヨリ元ノ如ク時時登城セシトナン。文化五年片岡彦輔訪來テ談セリ。五六年前ノ事ノヨシ。元八郎ハ二十二三歳ノ井ナリト云。

岡山家士高木甚右衛門ト云ルハ。少年ノ時放蕩ニテ博奕ヲ好メリ。彼人申シケルハ。私一人ヘ御任セ候ハ。御身代七ヶ年ノ内ニ取直シ可申ト申スニ付。御作廻ト云ヲ申付。是ハ勝手カカリ總司郡代ヲ兼ヌ。一人ヘ任セ

ケレバ。家中七ヶ年半知借上。總テ無用ノ事ヲ止メ。悉ク儉約シタリ。ソレ故今ハヨホド取直シタリト云ヘリ。同上。

山鹿甚五左衛門ハ浪人ニテ。鎗挾箱。馬上又ハ駕籠ニテ。門人凡大勢從ヒ常ニアリキシトナン。

山鹿甚五左衛門。播州赤穂淺野内匠頭ヘ御預ニナリ。御免ニテ江戸ヘ歸リケル時。家老大石内藏介ヲ初メ家中大勢。國境マテ送リケルニ。甚五左衛門ハ駕籠ニ乗テ行キ。別ル、時分。駕籠ノ中ヨリ布施

源兵衛ヘ向ツテ。源兵衛御無事ト云ヒタル計ニテ。外人ヘハ一言ヲ交ヘズ別レシトナン。其威嚴ヲ取リシ事量リ知ルベシ。布施源兵衛ハ兵學ノ高弟ナリト云ヘリ。筑後久留米儒者梯傳話ナリトテ。翠軒先生カタレリ。

山鹿素行ノ御預ニナリシワケハ。聖教要録ト云ヘル書ヲ著セシ故ナリト。當時ノ御城書ニ出テタリト云ヘリ。翠軒先生話

ト云ヘリ。翠軒先生話

山崎闇齋ハ老母ノ佛ヲ信シケルヲ度度諫メラレシ故。母子ノ間惡カリシト云。土生熊五郎話。熊五郎ハ紀州ノ人。才名アリ。

祇園與市。京都ノ人ナリ。甚放蕩ニテ。其比若キ者ノ俠客ノ如ク黨ヲナシ。白無紋ノ帷子ヲ着シ。近

隣ニ婚姻等ノ事アル凡。彼黨ヘ前日ニ届ケオカザレバ。大ニ害ヲナシ。途中ニテ乗物ノ中ヨリ新婚ノ

女ヲ引出シナトシテ戲レシトナン。其ノ頭ハ與市ナリト云。右ノ通ノ事故。御暇ニナリケルカ。其後

朝鮮人來聘ノ事有リシニ。其節歸參ニナリシト云ヘリ。同上

伊藤仁齋ハ大主ノ子ナリトゾ。人品至テヨキ人ナリト云。或時京都所司代途中ニテ仁齋ニ逢ヒケルニ。



公家衆ナリト思ハレケルニヤ。下馬セリトゾ。

吉益周助話ナリトテ。木村謙次語レリ。

仁齋ノ古義堂ハ。近衛關白殿ヨリ拜領ノヨシ。今ノ古義堂是ナリ。關白殿甚御信仰有テ。仁齋ハ大納

言以上ノ人品ナリトテ。常ニ賞セテレシトナリ。

柴野栗山話ナリトテ。木村カタレリ。

徂徠ノ宅地ハ尾州御ヤシキ裏。市谷本村中ノ町ト云處ナリ。徂徠ハ角屋敷ナリ。其裏合セノ角ニ。弟

物部總七郎居ラレシトナリ。兒玉喜太郎話

世ニ徂徠肖像トテ。八丈ノ羽織ヲ着タル圖アリ。コレヨク弟總七郎叔達ニ肖タリ。徂徠ハ叔達ノ兄ナ

レバ似タルナルベシト。空空居士談セリ。空空居士ハ兒玉喜太郎ナリ。彼人叔達ノ鄰家ニ住シテ。幼

年ノ時度度行キテ讀書シタリト語リキ。

徂徠翁峽中記行ヲ書カレシ片。春臺來レリ。來翁。此頃此文ヲ書キタリ。見ラレヨトテ出シケレバ。

春臺讀了リテ。先生ノ御文ニハ大ニ御不出來ナリ。是ヲ後世ニ傳ヘンハ。却テ御名ヲ汚サン。早速御火

中ナサレ可然ト云ヒケレバ。來翁モ默シテ居ラレシガ。其後王弇州蜀道ノ記ノ意ヲ以テ改作シテ。春

臺ヘ見セラレケレバ。春臺大ニ驚キテ。是ハ先日ノ御文トハ格別ノ事。中中我朝ノ人ノ作トハ見エ不申。

早速上木致シ。海内ニ傳ヘタシト云ヒシトナン。其比弇州四部稿。徂徠ノ家ニノミ有テ甚秘藏セシ故。

見ル人ナカリシト云ヘリ。姫路藩永原癡翁話。癡翁ハ梁田蛟麿門人。

鳴島道築ハ和歌ヲ能クセリ。徂徠ノ門ニ入テ。時時來翁ニ謁スレテ。文事ヲ談セズ。世上ノ事ノミ語

レリ。或日來翁道築ニ向ツテ曰ク。吾頃間初メテ和歌ヲヨミタリト。

我宿ノ五ツ本柳糸タレテ長ノ日飽カズ鶯ゾナク

是ニテモ和歌ニナリタルモノカ。足下ハ和歌ヲ能クセリ。添刪スベシト云ハレケレバ。道築聞テ。甚

面白キ御歌ナリ。中中兼テ御心ガケナクテハ出來ザル事ナリト云ヒシトナリ。夫ヨリ文字ノ話ニ取付

キテ。道築申シケルハ。先生只今迄ハ一言モ文字ノ御咄ナシ。願クハ教ヘ玉ヘト云ヒケレバ。然ラバ

唐詩選ニテモ持參スベシトテ。漸ク文字ノ咄ニ取付キシト云ヘリ。吉村道壽話

益田鶴樓ハ。江戸本郷邊ニ五靈方ト云フ藥ヲ商ヒ居シ人ナリ。白石先生ノ門人ニテ。詩ヲ能クセリ。

白石死シテ後。友人鳴島道築。徂徠門人。謂テ曰ク。先師白石ノ没後。詩文ノ相談スベキ人ナシ。只南

郭一人ナリ。サレモ我行キテ詩文ヲ相談セバ。南郭ハ今デノ高名ナレバ。人必南郭ノ門ニ入りシト思

ハン。然ラバ先師白石ヘ立チガタシ。我是ヲ遺憾トセリト云。道築此事ヲ南郭ニ告ゲタリケレバ。南

郭聞テ鶴樓カ言尤ナリ。然ラバ我行キテ鶴樓ニ逢ハントテ。其ヨリ時時往來セシトナリ。兒玉空空居士話

中村蘭林ハ鳩巢先生ノ門人ニテ。温厚篤實ノ人ナリ。鳩巢先生没後。毎月忌日ニハ。必ス鳩巢ノ家ヘ

行キテ。家庶ヲ拜セリト云ヘリ。先生ノ子東三郎ハ甚放蕩ニテ。忌日ニモ祭モセザル位ナリシガ。蘭

林ノ來ルカ爲ニ。掃除ナドシテ置キケルトナリ。同上

蘭林先生。座右ノ書ハ町家ノ大福帳ノ如クニ綴ヂ。厚サ一尺餘ナルガ二冊アリ。諸書ノ拔書覺書等ナ



リ。先生常ニモ言フ。近火ト云テモ此二冊サへ出セバヨシ。此中ニ荒増ノ事ハ有リト云ヘリ。帳面ハ  
搜索ニ甚便利ナリト云ハレシトゾ。同上

蘭林著述世ニ行ハレザルモノハ。家庶考一冊。集說彙錄九冊。靈快錄二冊。其外ニモアリ。子孫文盲  
ニテ。藏書不殘賣リ拂ヒシトナリ。同上

蘭林先生ハ公儀ノ奧詰御儒者ニテ。二百俵ヲ賜フ。先生ノ講釋ヲ聞キシ人ハ。今存在セルハ加賀ノ池  
田彌十郎・兒玉喜太郎ナトナリ。柴野栗山先生モヨリノ出席シタリト云。

鳩巢先生ノ子ヲ東三郎ト云。甚不埒ナル人ナリ。浪人シテ。湯島天神芝居ノ幕引ニナリタリト云。夫故孫ニテ嗣ケリ。名ヲ孫太郎  
ト云。是モ不才子ナリトゾ。空空居士話

柳原玄輔ノ子ヲ小太郎ト云。霞洲ト號ス。秀才ニテ父ニモ劣ラズ。且書ヲ能クセリト云。池田彌十郎話。此人少年ノ時。小太郎トナリ。

瀧彌八ハ周南門人ニテ。長門萩府ノ儒臣ナリ。至極肥太リタルセイノ低キ人ナリ。言語スタナニテ。  
人來テ安否ヲ問ヘバ。只是ニ答フルノミ。其容貌儼然。實ニ大丈夫ト云フヘキ人ナリ。講釋スルニ。

先ツ本文ヲ讀ンデ。解シガタキ所バカリ一二言ザツト言テ。解シ易キ處ハ。本文ヲ讀ンデ。マア此通  
ナリト云ヒケルトゾ。菅原藤藏話

朝鮮南秋月 名玉。字時韞。秋月其號。 明和元年來聘セリ。博學多才ニテ。諸名流ヨリ書牘詩文山ノ如ク來ルヲ。

前へ積重ネテ置イテ。一ペン讀ンテ。忽下筆答之ト云。嘗テ瀧彌八ニ見エ謂テ曰ク。我諸邦ノ儒者ニ

逢フコ幾人ト云フヲ知ラズ。然レモ未タ此人ノ如ク大丈夫ナルヲ見ズト云ヒシトナン。秋月ハ朱子學

彌八ハ徂徠學ナリ。數數古學新學ノ問答有リケルガ。遂ニ彌八マケタリトナリ。同上 按彌八與秋月等筆談ノ書ヲ甲乙問答ト

云。粹行セリ。其中ニモ問答少シハ有リトオボユ。

五味國鼎。甲州ノ人ナリ。嘗テ明文批評ヲ著シテ唐土ヘ送リケルガ。清人大ニ誹レリ。國鼎モ甚後悔

セシトゾ。又唐詩接徑ヲ著ス。同上

國鼎號釜川。醫師ナリ。其孫ヲ可都里ト云。俳諧ノ上手ナリ。尾張ノ士朗 井上春庵。醫師ナリ。 仙臺ノ乙二 白石

ノ修驗 甲斐ノ可都里トテ。海内ノ三人。俳諧ノ上手ナリト云。 富士君師小澤信濃話

肥後藪震菴。子八人アリ。嫡子ヲ市太郎ト云。祿二千石。奉行職ヲ勤ム。文才アリ。次ハ茂次郎。

七百俵ヲ賜ヒ。儒者トナル。 國法ニテ二男三男ニテ役ヲ勤ルモノハ。米何百俵トテ充行フ。 次女子ナリ。同藩ノ士柏原甚兵衛ノ妻トナル。

甚才アリ。詩文和歌ヲ能クス。夫死シテ後尼ニナリ。名ヲ惠鏡ト云。嘗テ京ヘ上リケルガ。三月三日

ハ禁裡ニテ御雞合ノ節トテ。何人ニテモ御白洲ニ至ル事ヲ許サル。其時短冊一枚ヲ取置キタルヲ。叡

覽ニ入テ。誰ナルヤト其節ノ人人御吟味有リケルニ。惠鏡ナル由申上ゲケレバ。甚 叡感有テ。其後

堂上方ヘ召サレ。古今集ノ講釋仰付ラレシ由。次ニ男子二人有リ。名字不詳。何レモ尋常ノ人ニ非ス。

次女子ナリ。同藩増田勘十郎ノ妻トナル。詩及俳諧ノ上手ナリ。次男子。名字不詳。第八子ヲ及八ト云。



長良氏ノ養子トナル。武人ナリ。文學モ人並ニアリシトナリ。肥後浪人藤澤左工門話

秋玉山ハ肥後隈本ノ儒臣。祿五百石。長壽ニテ。八十餘マテ壯健ニテ大酒ナリ。自ラ誇ツテ云。我ハ

儒者ノ日本一ナリ。如何トナレバ。儒者ニテ高祿ナルハ。公儀ノ外ハ我ニ及ブモノナシ。老テ白銀臺

ノ邸ヨリ辰ノ口邸マデ。下駄ガケニテ歩行セル。又我ニ及ブモノナシ。是我カ日本一トナル故ナリト

テ。學問ノ事ハ云ハザリシトナリ。小松玄甫話

秋玉山。俗稱秋山儀右衛門。祿二百石。子ヲ孫太郎ト云。早世。今ハ養子ニテ平兵衛ト云。學文ハ

ナキ人ナルヨシ。藤澤左衛門話

辛島儀介ハ玉山門人ナリ。其子才藏。今儒臣ナリ。甚タ才名有リト云。同上

大城多十郎ハモト町家ノ子ナリ。秋山儀右衛門ノ家ニ奉公シテ書ヲ讀ミケルガ。秀才ニテ夫ヨリ段段

立身シ。今ハ物頭ノ格ニテ。府學ノ祭酒トナレリ。同上

薩摩鹿兒島ニ野津藤兵衛ト云フモノ有リ。俗林ニテ甚タ佛ヲ信ジ。自ラ無人相菩薩ト云。佛像ヲ畫ク。

國主ヨリ二百五十石ヲ賜フト云。實傳寺大剛和尚話

金丸要介ハ駒込吉祥寺ノ門前ニ住居セリ。或日近隣ニ申シケルハ。我今ヨリ大小用ノ外ハ。更ニ外へ

出申サズ。交ヲ絶ツテ書ヲ讀申ストテ戸ヲシメキリ。十年程一向ニ門口ヘモ不出トナン。東里新談ハ

此人ノ著書ナリ。清水雲亭話

鈴木嘉藏ハ初ハ駒込吉祥寺門前ニ住シ。金丸要介ニ學ベリ。浪人儒生ナリシガ。感應寺ノ富ニ當リ。

御旗與力ノカブヲ買ツテ。本郷加賀辻番ノ向ニ住居セリ。若キ時ハ放蕩ノ人ナリシガ。若キ時ヨリ終

年ニ至ルマデ。年年ノ吉原細見ヲ集メ置キシトゾ。備忘録ト云ヘル雜錄アリトゾ。撈海一得。經史摘

語ナド刊行セリ。同上

中西澹園ノ門人ニ。尾張ノ人。木村多市。名貞貫。字君恕。號蓬萊セル人アリ。井太室澁井平左工門。佐倉侯

ノ儒臣。紀平洲細井甚三郎。尾張侍讀。トハ莫逆ノ交アリ。多病ニテ死セントスル時。井太室ニ申遣シ度事アリ。筆

研ヲ持來レトテ筆ヲ把ツテ。足下ハ天下豪傑ト書シテ。息絶エタリトナン。翠軒先生話

大雅堂嘗テ淀侯ノ金屏風ヲ畫ケリ。謝禮トシテ使者來リケルニ。臺所ノ入口ヨリ古紙書物ナド取散シ

置テ。更ニ上リ所ナシ。古紙ヲ片寄セ。使者ヲ通シケルニ。謝儀トシテ三十金ヲ賜フ。大雅禮ヲ述ベ

テ。其包ノマ、床ノ上ヘ置キタリ。其夜盜床ノ側ノ壁ヲ切抜テ。包金ヲ持去レリ。翌朝妻玉瀾壁ヲ切

抜キタルヲ見テ。定メテ盜ノシワザナラン。昨日淀侯ヨリ賜リタル金ハ。何クヘ置玉フヤト云。大雅

更ニ驚ク氣色ナク。床ノ上ヘ置キタリ。無クバ盜持去リタルナラント云。門人モ來リ。此躰ヲ見テ。

先生何故ニ此ヤウニ壁ヲ切抜キ玉フヤト云ヘバ。昨夜盜入リテ。淀侯ヨリ謝儀ニモラヒタル金子ヲ持去

リタルソウナト云。門人ノ云。壁アノ通りニテハ見苦シ。繕ヒ玉ヘト云ヘバ。却テ幸ナリ。時今夏日。

清風ヲ引クニ宜シ。又ハ夜中小用ニ出ルニ。戸ヲ開クノ愁ナシト云ヒシトゾ。浪華



大雅ハ黒ヲスル事ヲ厭ヒ。常ニ門人ニタノミテ。甕ノ中ニスリ溜置キ。二年モ三年モ貯ヘ。居間ノ椽下ヘオキ。書畫認ムル時ハ。猪口ニテ汲出シテツカフト云。世人大雅ノ腐墨ト云ヒシトゾ。同上

大雅ハ老母ニ孝ヲ盡セシ人ナリ。老母中症ニテ至極氣六ヶ敷。人逢フ事ヲキラヒ。食事モ大雅ガスエタル膳ニ非レバ食セズ。大雅ハ甚ノ愛子ナリ。常ニ外ニ出ルニ。終身妻ヲ持タザル積リニテ獨身ナレバ。一寸出ルニモ。留主居ヲタノミテ出テタリ。出ル度ニ老母早ク歸ルベシト云。期ヲ違ヘズ歸リケル。母不幸ノ時。門生凡集リテ棺ノ世話シケルニ。棺ヲバ桶ニシタシトテ。大ニ桶ヲ締ハセ。繩ヲ太クヨリ。白布ニテクルミテタマハレト云。門生凡指圖ノ如クニ拵ヘ持來レバ。大雅麻上下ヲ著シ。肩衣ヲトリ。自身桶ニ繩ヲカケ。背負フヤウニ拵ヘケレバ。門生凡甚ダ怪ミ。如何シ玉フヤ。棺舁モ我等備ヒ來レリ。按シ玉フナト云ヘバ。予カ母ハ常ニ人ニ逢フ事ヲキラヘリ。且我スモタル膳ニ非レハ不食。死ハ人ノ終ニテ。大切ノ事ナレバ。人手ニカケテハナラズトテ。自身背負テ葬リシトナリ。同上

大雅ハ終身妻ヲ不持ツモリナリケルガ。老母死シテ後。友人韓天壽。伊勢人。字大年。祇園ノ茶店百合女ニ心安ク。時ニ大雅ノ事ヲ賞美セリ。百合ノ娘玉瀾。風流ノ女ニテ。大雅ノ事ヲ兼テ聞及ビ。何トゾ門人ニナリタシトテ。大雅ノ方ヘ尋來リ。何トゾ御奉公申シナガラ。御門人ニナリタシト云ヒケレバ。容易ノ事ナレト。予ガ家ニハ女ナシ。此方ヘ來リ學ブ事ハ迷惑ナリト云。玉瀾是非ニト云ヒ

ケレバ。然ラバトテ置キケルニ。或日韓天壽來リテ云。人ハ妻ナクハ有ルベカラズ。無後ハ不幸是ヨリ大ナルハナシト申セバ。妻ヲ置キ玉フベシ。玉瀾乃チ幸ナリ。是ヲ妻トスベシ。子媒妁セント云テ。無理ニ夫婦ニナシケルトナン。大雅ハ平生麥湯ヲ好ミ。イゴシカケタル火鉢ニテ湯ヲワカシ。麥湯ヲ飲ム。婚姻ノ杯モ麥湯然ルベシトテ。酒ニ代ヘタリトナン。同上

浪華ニ飯野次郎左衛門ナルモノアリ。豪家ナリ。大雅翁ノ窮セルヲ憐ミ。家僕ニ金十兩ヲ持タセツカハセリ。大雅金ヲ受ケテ。懇ニ謝辭ヲ述ベタリ。僕歸リテ主人ニ談ツテ云。儒者ニテモ金ハホシキモノト見エタリ。喜ビ色ニ顯レタリト云。主人云。左ニハ非ス。我近キ内大雅ノ宅ヘ行テ見バ知ルベシトテ。其後行テ見ルニ。ツカハシタル包紙ノマ、ニテ。反古ノ内ニ在リト云ヘリ。林岳洲話。岳洲長門人。東漢子。

大雅ノ宅ハ。四方ニ古紙ヲ取散シテ。其中ヘ青キ毛氈ヲ一枚敷キテ坐セリ。門戶ジャウマヘナドノ事更ニナシ。或夜盜入テ。物ヲ取ツテ去ラントスルヲ。大雅目ヲサマシ。盜ヲ呼返シ。コレコレ持去ルモノ其ノミニ非ス。此ニモアリトテ持出シテ云フヤウハ。此毛氈ト古紙ハ。我家ノ大切ノモノナレバ。是ハ一枚ニテモ持行クベカラズ。其外何ニテモ苦シカラズト云ヘリ。同上

大雅ハ豪家ナドノ來ルヲキラヒ。來ラントスレバ。小便桶ヲ戸口ヘ置キ。出入ノ道ヲ塞ケリ。同上

大雅ノ妻玉瀾女ハ。甚風流洒落ナリ。終身眉ヲ取ラズ。時時夫婦ニテ三絃ヲツレヒキニシテタノシメリト云。越家畫家方廬話



大雅翁奥州へ行キケル時。路ニテ馬ヲ取ツテ行キケルガ。酒店ノ前ニテ。馬士一杯飲ンテ來ル内。翁ハ馬上ニ待タレヨトテ。酒店ニ入りケルガ。ヤガテ出テミレバ。翁モ馬モ見エズ。馬士驚キテ所所捜シ尋ヌレモ見エザレバ。詮方ナク家ニ歸リミレバ。厩ニテ馬ノ嘶ク聲アリ。行テ見レバ。翁馬ニ跨リテ厩ニ居タリ。如何シテ此所へ來リ玉フト云ヘバ。我ハ馬ノ行クニ任セタレバ。遂ニ此所へ來レリト答フ。日暮ナレバ行クコトアタハズ。見苦シケレモ我家へ一夜トメ申シタシト云ヘバ。翁ノ云。我何ニモ謝スベキ者ナシ。我畫ヲ好メリ。一枚書キテ謝セント云ヒシガ。紙ナシ。此障子へ何ゾ書キテ玉ハルベシト云ヘバ。サラバトテ障子へ畫キタリ。後ニ旅行ノ客。甚畫ヲ賞美セシカバ。紙ヲハガシテ今ニ秘藏シテ有リトゾ。京都寺井次吉郎話

韓大年嘗テ大雅ノ所へ來リテ。予今ヨリ行ク所アリ。歸リマデ貯へ置キタル朱ヲ預リ置玉ハレト云テ。朱ヲ預ケ置キタリ。返リニ立寄りテ。先比ノ朱ヲ渡シ玉ハレト云ヘバ。此頃近隣ノ小童等ウツキボンボリヲ持來レリ。我レ其朱ニテ染メテツカハシタレバ。皆ツカヒ切りタリト云ヒシトナン。同上

大雅ハ書畫ノ謝儀ヲ得レバ。扇ヲ披キ出シテ受收メ。封ヲモ切ラズ手ヲ付ケズニ。旁ノ箱ノ中ニ打込ミタリ。員數ヲ見レバ。多少ノ欲心出テ惡シト云ヒシトナリ。書畫ハ我天ヨリ授カリタル賜モノナレバ。モラヒタルヲ米噌ノ料ニスベシトテ。米味噌ナドカケトリニ來タルモノヘハ。旁ノ箱ヲ渡シ。此内ニ天ヨリ賜リタル品アレバ。取ツテ行クベシト云。商人箱ヲ開テ金錢ヲ出シ。勘定シテ去ル。又溜

リタル頃。

取リニ來ルベシト云ヒシトゾ。

常ニ如此シテ金銀ヲ手ニ取リシ事ナシトナリ。

兼葭堂話ナリトテ。小宮山

楓軒

大雅翁獨リ畫ヲ寫シテ居タリシガ。妻玉瀾ヲ呼ンテ云ハク。吾畫ヲ寫スニ非ス。筆畫ヲ寫スナリト云

ヒシトナン。王瀾話ナリトテ。大坂ノ中村芳中話。

大雅ハ京大佛ノ邊ニ住ス。大雅物故ノ後。玉瀾ハ新薬町へ移リ。テラコ屋ニナリ。女子ノ手習ノ師ト

ナリ。終身クラセリ。死スルトキ年六十餘。大坂長谷川

玉瀾ハ名ヲサヨト云ヒシトナリ。同上

韓天壽ハ墨本ノ隻鉤。甚丁寧ナリ。初ニ墨帖ノ文字ノ中ニ墨ノ入りタル所ハ。胡粉ヲ水ニテ解キ。不

レ殘消シ置テ後ニ寫セリトナリ。大智禪師ノ碑搨本。吾邦ニ在ラントテ。常ニ心ヲ盡シ搜索スルニシレ

ズ。或日京師ニ行キ。旅亭ニ宿セシガ。アンマ法師天壽カ書ヲ好ム時ニテ。雙鉤ヲセシモノヲ持來リ

見セシニ。大智禪師ノ碑ナリ。天壽手ヲ打テ大ニ悅ンテ曰ク。是レ我多年求ムル所ノモノナリ。寫シ有

ルカラシテハ。搨本吾邦ニ渡リシ事疑ナシ。此雙鉤ハ惡クシテ用ヒニハナラネモ。搜索ノ手カ、リ出

來シ事。是ヨリ悅ハシキハナシトテ。有合ノ金子ニ兩ヲ禮ニトテ導引法師ニツカハシタリトゾ。然レ

モ終身原本ヲ不得。今細井廣澤ノ孫東右衛門。家藏ヲ以テ刻セリ。栗山ノ跋ニ其事ヲ記セリ。翠軒先

生話



新井白蛾或曰加賀侯ニテ召抱ヘタシトテ。白蛾ヲ呼ビ。侯自書シテ箱中ヘ入レ。是ヲトセヨトテ出シケレバ。白蛾トヲ布キテ云。是天下ノ英物ナリ。然レモ何ノ御用ニ不立人ナリト云。箱ヲ開キテ見レバ。新井白蛾トアリ。依テ議止ミタリトゾ。備前片岡彦輔話

西依儀兵衛。名周行。字子誠。號成齋。京都ノ人ナリ。山崎闇齋ノ門人ニ學ブ。寛政ノ間。九十有餘ニシテ没ス。初メ某ノ養子トナリシガ。不圖心付キ。他姓ヲ繼クハ道ニ非ストテ。書置キシテ其家ヲ出テシトゾ。其申譯ニトテ終身妻妾ヲ置カズトナン。九十歳計ノ比。年來書生ヲヨク教導シタルトテ。禁裡ヨリ詔下ツテ。紫宸殿ニテ。天顔ヲ拜スル事ヲ免サレシト云ヘリ。同上

備中玉島西山拙齋ハ那波魯堂ノ門人ナリ。中比徂來學トナリ。後見破ツテ又朱子學ヲナス。至テ篤實勤行ナリ。常常書生ニ教フルニ。小學近思錄ナドヲ讀マシメ。是ニテ知レザレバ。外ノ書ヲ讀ンデモダメナリト云ヒシトゾ。公儀ヨリ再三辟命アレモ就カズ。終身處士ニテ。備中玉島ニ没ス。備後菅禮卿モ亦同門ニテ友トシヨシト云。同上

那波魯堂稱主膳。阿州ノ文學ナリ。魯堂死シテ後。阿州ヨリ拙齋ヲ招キケレモ不行。賓主ノ禮ヲ以テ招カントス。然レモ遂ニ不行。同上  
田中三郎右衛門。江南ト號ス。始ハ守山侯ノ醫師ニテ。宇留野漸齋ト云ヘリ。甚大酒放蕩ニテ。女形ノ狂言ナド上手ナリト云ヘリ。サルニ因テ暇ヲ賜フ。並木六郎二郎ト改名シ。儒者トナル。講釋甚上

手ニテ。皆絶倒ストナン。水戸ヘ下リテ姑ク滯留セリ。後江戸ヘ出テ。田中三郎右衛門ト改メタリ。網笠ヲ被リ。昌半橋ニテ。此度江南先生投壺ヲ工夫シ。淺草ニ於テ術ヲ試ルト云フ事ヲ板行ニシテ。往來ノ人ヘ自施セリ。夫ヨリ甚廣マリテ。諸侯方ニテモ此術專ラ行ハレタリ。淺草並木ニテ。江南先生投壺細工所ト云看板ヲ出シテ。商賣セルモノ有リシトゾ。姫路侯ニモ招カレテ此技ヲ行ヘリ。京ニ遊ビ伊勢ニ往キ。後醫ヲ業トシテ。備前岡山ニテ没ス。小松元甫話

狩野養卜常信ハ豪飲豪氣ノ人ナリ。公義ノ御畫ニテモ。容易ニハ書カザリシカモ。當時上野ノ僧某甚々懇意ナリ。常ニ養卜ニ畫カセント思フ時ハ。酒肴ヲト、ノヘ置キ見セカケ。畫カキテ賜ハラバ此ヲ振舞フベシト云。養卜然ラバトテ急キテ畫ケリトナン。其レヨリ常ニ如此シテ畫カ、セタリトゾ。畫キ了リシ時ニ。彼僧我ハ養卜ニ自由ニ畫カ、セル故。我ハ公方ナリト云ヘバ。養卜悔シキ事ナリトテ。大聲ニシテ騒キシトゾ。世人養卜ヲ狂氣養卜ト云。彼僧ヲバ養卜ツカヒト云ヒシトゾ。姫路水原癡翁話  
養卜曾テ薩州ノ奥方ヨリ大繪馬ノ畫ヲ好マレケルガ。金箔ヲ置テ駒ノ勇ンテ砂中ヘ前足ヲ踏込タル牀ヲ畫ケリ。甚出來ナリトテ。門人モ集リ終夜寐ズニ寫セリ。翌日門人ニ云ヒツケ。金箔ヲ置直サス。門人怪ンテ先生ノ御畫近來ノ御出來ナリト存セシニ。如何シテ斯クハ仰セラレ候ト申シケレバ。爾等如キノ知ル所ニ非ス。早ク箔ヲ置クヘシト云。置直シテ出セバ。眞向ノ馬ノ尾ヲ垂レテ立居タル様ヲ。筆意モナク只ブラリト畫ケリ。門人共驚キテ先ノ面白キ御畫ヲバヤメ。此様ナ誰モ出來ソウナ御畫ヲ



成サレシハ。不審千萬ナリト云ヒケレバ。諸人ノ見ル所ヲバ。如此ニ善惡ノ評ノ不付ヤウニ畫クモノナリト云シトナリ。永原癡翁ノ父ハ養トノ門人ナリシガ。癡翁幼キトキ語リシトイヘリ。

巨鹿民部オホカハ名暗。字子明。其先唐土ノ巨鹿郡ノ人ナリ。長崎ノ舌官トナリ。明樂ヲ傳ヘ。又畫ヲ能クスト

云。姫路侯樂ヲ此人ヨリ傳受セリ。今ニ至テ其樂ヲ傳フ。予モ先年姫路侯ヨリ招レテ舞樂ヲ見タリ。

其臣樂左衛門ナルモノ。樂ノ事ヲ司リ指南セリト云。

村井大輔ハ初メ勢州ノ人ニテ。勢州伊勢屋某ノ樽持ナリシガ。幼年ヨリ兎角脇指ヲサス事ヲ好メリト

ナン。禪學者ノ三河屋長九郎ナルモノノ話ナリトテ。平山行藏話。

村井ノ反古夥ク拂ヒニ出シテ。平山行藏潜竜子不殘買取リタリ。單騎要略ハ三編ホドナラデハ出來

ザル由。其外ニモ六七枚位ノ小冊ノ著述多ク有リシ由。反古フルニテ筋宜カラサル事アリトテ。紀州

藩ノ門人ヲ大勢離弟セシ事アリ。是ハ享和ノ比予江戸ニ在リシ時ノ事ナリ。

山田茂平名松字茂平ナル者。初メ牛込天文臺ノ邊ヲラ店ト云處ニ住セリ。甚武ヲ好ミ。文事モアリ。

後ニ御徒士組頭ト成テ。下谷御徒町ニ移リ。隱居シテ日暮ノ里ニ住メリ。牛込ニ住セシ時ニ。久世丹

後守殿時尋ネラレシトナリ。或日久世侯申サレケルハ。其許兼テ楠流ノ劍術ヲ嗜ムト聞及ヘリ。イツ

ゾ一覽致シタシト申サレケレバ。易キナリサラバ只今御目ニカケントテ。座右ノ長劍ヲ帶シ。拔テツ

カヒタリシトゾ。御徒士頭ノ宅ニテ。御徒士衆武術ノ見分有リシ時。只一人ニテ出デタリ。頭問ハレケ

ルハ。其元何流ニテ。打太刀ハ誰ナルヤト云ヒケレバ。拙者ハ只一人マイリ候テ。打太刀致ス人モナ

シ。其方ヨリ何流ナリトモ御勝手ニ御指出シ成サレカシト云ヒケルガ。打太刀セル人ナクテ止ミケル

トナン。松平越中守殿へ上書シタリト云。上書ノ趣ハ。上御幼年ニ入ラセラレ。輔佐ノ臣ナクンバ

有ルベカラズト云云。又出火ノ節。上御矢倉ヨリ御覽成サル、事。諸人ノ歎キヲ御樂ミナサル、ハ。

桀紂ニ等シ申スナリ。其外數條アリト云。伊豆守殿右ノ上書ヲ讀了テ申サレケルハ。誠ニ比類ナキ

直言ナリ。我等及ブ所ニ非スト賞セラレケレバ。茂平申シケルハ。古大久保彦左衛門。其後ハ下拙ナ

リト申シケルトゾ。茂平詩文ヲ好ミ。著書十卷ホドアリ。善惡ハトモアレ。筆ヲ下セハ成章ケルトナ

リ。歌ニ

父母ニ仕フル道シ知ル人ハ餘所ノ親ニモ頼モシキカナ平山潜竜子話。平山ハ茂平門人ナリ。

平野茂平。松齋ト號ス。公儀御徒組頭ニテ。劍術ヲ能クセリ。或時薩州ノ千丈巖ト云ル禪僧ニ出會シ

ケルガ。甚信服シテ徒弟ニナリタシト云。千丈巖云ヒケルハ。住官ノ身ニテハ不入事ナリト云テ去リ

ケルガ。茂平自ラ剃髮シテ。跡ヲ追テ遠方マデ行テ。是非弟子ニ成リタシト云。家内ニテハ茂平見エ

ザルトテ大ニ騒ギ。諸方へ尋ノ人遣ハシテ。ヤウノ尋出シ引返シタリトゾ。土生齋五郎話。前條ノ山田茂平ト同人ナルベシ。平野ト云

ハ改名シタルヤ。何レカアヤマリタルヤ。

平山行藏ハ潜龍子。又運籌直人ト號ス。四谷伊賀町ニ住ス。武ヲ好ミ甚崎人ナリ。文事モアリ。臺所



ノ入口ニ。運籌堂ト云ヘル額ヲカケタリ。書ハ山田茂平ナリ。常常破レタル肩衣ニテ袴ヲ着シ。至極短キ短刀ヲ帶ス。居間二間四方モアルヘシ。三方ヘ書物類ヲ重ネ置ケリ。皆兵書ナリ。紀效新書モ二部アリ。夫ヲ比較シ。徂來ノ點付ケシヲ本トシテ點付ケテ刊行セリトゾ。玄關二間四方ホドアリ。弓矢鐵砲大筒ナド夥クアリ。眞貫流劍術元祖ハ奥山左衛門大夫。大島流鎗術大島伴六。關口流柔術關口柔心。長沼流兵學長沼。其外弓術鐵砲等。自分ノ工夫ナリ。當時弓術ヲ工夫シ。射學正宗ナドヲ本トシ。正宗ノ誤リタルヲ考ヘテ。骨法ヲ工夫シテ書ヲ著セリ。總テ何藝ニテモ甲冑ニテ稽古セリ。槍術モ直キ身ヲ貴ブ。然ラザレバ馬上ニテ向ヒタル敵ヲ突クニ不宜ト云。常ニ馬上甲冑ニテ試ミテ考ヘ出セリトゾ。潜龍子ハ聖堂ニテ學問セリ。常ニ三尺餘ノ長刀ヲ帶セリ。書生抜イテ見セ玉ヘト云ヘバ。庭ヘヒラリト飛下リ。抜イテミセシトゾ。杉山七右衛門話

行藏所藏ノ内。堀部安兵衛復讐ノ時持出セシ長刀。原總右衛門ノ鑲鉢卷手槍直槍也。ナド藏セリ。故有テ其品品ヲ得タリト語リキ。予モ其長刀ヲ見タリ。近頃神田繼平ヤッコ繼平ト云是也。打チタル長刀。廣澤ノ書ニテ裏銘アルヲ賣物ニ出シケルガ。甚高價ナレ也。是非工夫シテ手ニ入レタシト語リキ。平山行藏。長沼流ノ兵學ハ。澁川伴五郎門人ナリ。今ノ伴五郎マテ五代ノ間。浪人ニテ有リシガ。奥平家ヨリ被招ケレバ。仕フベシヤト平山ヘ相談有リシニ。平山曰ク。君ハ五代ノ處士ニテ。實ニ目出度家ナリ。仕ヘザルコソ本意ナレト云ヒシニ。後ニ沙汰ナシニ奥平家ヘ仕ヘシトテ。行藏大ニ立腹シ。

兵學相傳ノ書不殘封印シテ返シ。絶交セシト云。

銚子ノ小島潛庵話ナリトテ。木村謙次筆記。

行藏ハ御旗本ニ門人多クアリ。門人トナレバ。大名旗本ニテモ送迎セズト云。

行藏ノ近隣ニ獨身ノ老人アリ。病氣ナリシガ。行藏ハ毎夜モ引ワラヂニテ。枕元ヘ握リ飯ヲスカリヘ入レテ寐ス。火災アレバ直ニ行テ。老人ヲ負テ行ク爲ナリトゾ。三好階藏話

谷愚溪ト云ヘル醫師。四谷ノ松平攝津守殿ヤシキ下通り。同心ヤシキノ地面ヲ假リテ居タリ。藏書家ニテ。書物ヲ土藏ヘ入レ置キシガ。下ノ方ハ腐レタリトナン。至極ノ貧困ニテ。常ニキラズヲ食セリ。

友人其躰ヲミカネテ。書物ヲ賣リテ米買玉ヘト云ヘバ。如何ナル事ニテモ。書ヲバウル事ナラズト云ヒシトゾ。或時奉行所ノ目安箱ヘ。遷都ノ便ナル事ヲ書付ケテ入レタリシヲ。奉行所ヨリ屋主付添テ

早速罷出可申ト申來リケレバ。屋主大ニ驚キ。其許何等ノ事ヲシテ呼出シ有ラント云ヘバ。イヤノ驚キ玉フマジ。子細アリトテ。自若トシテ出テタリシトナン。關思恭門人片山永厚ト云ヘル書家カダリシヨシ。平山行藏談セリ。

仙臺林子平海國兵談ヲ著シ上木セシニヨリ。公儀ヨリ判紙付ケテ御呼出有リケル時。家内近隣ノ者大ニ驚キ。如何ナルニヤト皆皆集リテ居タリシニ。子平集リ居タル人ニ向テ云。我此書ヲ著シ。願ナク

上木セシハ。日本ノ大切ノ事ナレバ。天下ノ人人ヘ知ラシメント欲シテナリ。願ヘバ必定濟ミカタシ。故ニ如此セリ。天下ノ人ノ爲ニ一人命ヲ殞ス。何ノ恐ル、コトアラントテ。自若トシテ居タリシガ。

我首ハ飛フカ飛ハヌカ明ノ春



ト發句シテ發足シケルト云。御糺濟ミテ御返シニナリ。終身禁錮セラレタリトゾ。木村謙次話  
子平禁錮セラレ引込居タリシ時。鹽釜ノ別當藤塚式部方ヨリ。公儀ヨリ御咎御日數モ經。且江戸遠キ  
事ニテ。深ク憚ル事有ルマジ。夜中ハ私ニ我方ヘ來リテモ然ルベシ。駕ゴニテモ迎ニ遣ハサント云テ  
手紙ツカハシケレバ。和歌ヲ詠シテ返答セントゾ。

月ト日ノ恐レミナクハヨリノ二人目ノ關ハシノバル、トモ  
又述懐ノ歌ニ

天カ下ノモノ、フナリト白川ノ淺瀬ノ水ニタ、ヨフゾウキ

子平カ禁錮セラレシハ。白川侯執政ノ時ナリ。同上

安部攝津 三萬石大坂番 越後流兵學長田馬場留主居役西村彦之允。本ハ細川玄蕃頭家中高井弁左衛門弟

子ナリト云。小島藩庵話ヲ木村謙次筆記。

志村是翁ハ古兵器ノ製作ヲヨク覺エタル人ナリト云。同上

書家ノ陶齋ハ。來舶ノ清人董三橋ト云フモノ。長崎ノ遊女某ニ通シテ生メル子ナリト云。初メ黃檗松

竹庵ノ徒弟ナリシガ。歸俗シテ陶齋ト云ヒシトゾ。大坂ノ長谷川幸之介話。

安藝頼彌太郎。初メ陶齋ノ書ヲ學ベリト云。

仙臺畑中太沖。號荷澤。嘗テ仙臺公ニ從テ江戸ニ至ル。始テ井上金峨ノ宅ヲ訪フ。其日會講半ニテ。

門人共大勢集リ居ケレバ。取次ノ者。只今講釋相スミ候間。先ツ是ヘトテ別間ヘ通シオキケルニ。論

語ノ講釋ニテタンノト聞エケルガ。太沖是ヲ聞テ。高聲ニテ先生ソコハ違ヒノト聲掛ケタル由。

金峨講釋終テ。太沖ニ對面シテ申シケルハ。我等舌耕ヲ業トセバ。一言片句モ間違ノ無キ様ニ計リモ

成シ難シト云ヒシトゾ。太沖云。我是ヨリ江戸ノ諸先生ヲ訪ヒミント思フナリト云。金峨云。先生

ノ先生ト稱スル程ノ人。江戸ノ中ニ有ルマジト云ヒケレバ。太沖ナル程ト云ヒテ。大キニ悦ビタリト

云ヘリ。木村謙次話

林子平ハ畑中太沖ト心易ク在リシガ。子平海國兵談ヲ著シ。序ヲ太沖ニ託シケレバ。此書尤ハ尤ナル

事ナレト。公儀ヲワルク云ヒタル書ノ序ハカ、レズトテ辭シタリ。夫ヨリ中惡クナリタル由。同上

太沖ハ和歌ヲモ能クセリト云。

畑中太沖方ヘ蒲生君平尋行キシニ。取次ノ者ニ姓名ヲ通シケレバ。姑ク待タセ置キ。玄關ヘ通シ。姓

名居所ナドヲ委シク尋ネ。夫ヨリ次ノ間ヘ通シ。ヤヤ久シク待タセテ。家來出來リ。主人儀只今御目

ニカカルベシト云。程ナクニタ間ホド隔タル奥座シキノ襖ヲキリノトアケ。前ヘ煙草盆ヲ控ヘ。ツ

ギ上下ニテ嚴然ト坐シ。汝ハ蒲生君平ナルカ。始テ逢ヒタリト云。君平不思議ヲタレテ拜ス。太沖云。

汝何故ニ來ルゾ。經義ニテモ質シタキ爲ニ來ルカ。又ハ我カ顔ヲ見度クテ來ルカ如何ト問フ。君平云。

高名ヲ承リ及ビ。慕ハシク存スル故ニ參上セリト云。太沖シバラク君平カ方ヘ向ヒ。默シテ煙草ヲ吹



キ居テ、ヤ、有テ。汝太冲カ顔ヲ見度クテ來ラバ。先刻ヨリ見セタルバ。是ニテヨカルベシト云ヒテ。襖ヲヒシト立テ入りケルト云。君平モ話モナラズ。手モチブサタニテ歸リシトナン。土生熊五郎話。享和辛酉ノ年。諸名家多ク物故セリ。京師ニテ大典師・六如・福井殿助等。相繼テ地下ノ客トナル。皆川洪園發句アリ。

アリノ實モ春二三月百ニウル

浦上玉堂琴ノ師ハ。京都ノ鈴木周溪ト云フモノナルヨシ。周溪ハ天下ニ名ヲ得タル琴ノ名人ナリトゾ。

片岡彦助話

紀州日高郡ノモノ。唐土福州へ漂流セリ。彼地役所ノ如クナル所へ呼出サレ。何かトヘモ更ニ不分。此方ニテモ我ハ日本人ナリ。何卒本國へ歸リタシト云ヘモ不通。相互ニ色色仕形スレモ分リ兼ネ。役人共一度ニドツト笑テ。其日ハ濟ミケルヨシ。翌日一人來リ。日本ノ言ハニテ色色話スニ。頗ル通セリ。我等ノ所へ來ルヘシトテ連行キケルニ。數百軒ノ内。其家ノミ日本ニ違ナシ。膳椀マデ皆皆日本品ナリ。漂流人不審ニ思ヒ。其元ハ日本ノ何ト申ス所ノ人ニテ。如何シテ此所へ來リ居ルヤト尋ネケレバ。我ハ日本人ニハ非ス。孟涵九ト申スモノニテ。時時貴邦ノ長崎へ渡リ。御セワニナリ候モノナリ。我等取扱ツテ貴殿等歸國スルヤウニスベシ。案シ玉フナト云ヒ。種種モテナシケル。漂流人大キニカヲ得タリ。夫ヨリ孟涵九ノ世話ニテ長崎へ送ラレ。無難ニ歸リシ由。文化元年ノ比ノ事ナリト云。

片岡彦助話

孟涵九ハ長崎ニテ我邦ノ假名ヲ習ヒ。和歌俳諧ナドヲモ學ビケル由。菊ノ自畫ニ題シテ。

一ト露モコボサヌ菊ノ氷カナ 又

ナラハスニ書クヤ此假名文字マサリ今ハカラデモ書クヤ此カナ

ト云フ歌ヲ扇面へ認メタルヲ見タリ。此歌ハ通辭ナド戯ニ作りテカ、シメタルナルベシ。中神宇内ハ伊勢ノ人ナリ。嘗テ大津ニ行キケルトキ。髮結店ニ至リケルガ。一老人來リ髮ヲ結ハセテ歸リケル片。髮結ノ云ヒケルハ。彼老人ハ近キニ死スベシト云。中神聞テ怪ミ。何故ニ彼老人ノ死ヲ知ルヤト云ヘバ。答ヘテ云。吾ハ是迄幾千人ト云フコトヲシラス髮結ヒケルニ。自然ト知ル、ナリ。月代ノ彼老人ノ如クニナリタルモノハ。四五日ノ内ニ必ス死ス。決シテ疑ナシト云。果シテ其言ノ如シ。宇内大ニ感心シ。然ラバ醫ト成テ心ヲ此髮結ノ如クニ用ヒバ。死生ノ不知筈ハナシトテ。夫ヨリ醫トナリシト云。土生熊五郎話

宇内ハ一家ノ醫術ヲ工夫セリ。生生堂醫談。同雜記ヲ著ス。治療ノ法ハ右ノ書ニ見ユタリ。如來先生壯年ノ比。詩經古訓ト云書ヲ著シテ刊行セリ。子夏カ詩傳ヲ本ニシテ撰ビタル由。晩年ニ詩傳ノ偽書ナル事ヲ知リテ。甚後悔セリ。如來先生ハ專ラ孝悌忠信ヲ勤ムル事ヲ教ヘテ。細ニ穿鑿スル事ハセヌ人ナリ。夫故藏書モサノミ多カ



ラズ。疑問アレバ。知レザル事ハ夫ハ存ゼズト云テ。深く考索スル事ハセヌ人ナリト云。如來翁ノ門人話也  
 尾張ノ御連枝松平中務大輔殿。松平攝津守殿ノ時ナルヘシ。御付家 初メテ入部セラル、片。百姓共ノ服スルニ  
 ハ如何シテ然ルヘキトテ。家老中へ申サレケレバ。如來御暇乞ニ參ルベシ。其節了簡御聞有ルベシト  
 申シケレバ。然ラバトテ如來ノ來ルヲ待タレケルガ。頓テ如來來リケレバ。中務殿申サレシハ。其許  
 ノ來ルヲ待ツテ。了簡聞キタキ事アリ。我此度初入部ナルガ。民ヲ治ルニハ如何ノ心得ニテ可然ヤ。  
 教ヲ受ケタシト申シケレバ。如來坐ヲ立テ退キ平伏シ。涙ヲハラ／＼ト落シ。其御一言ニテ。民ヲ治  
 ムルノ要申處コレナシト申サレケルトナン。同上  
 如來先生ノ集ヲ平洲遺稿ト云ヒ。十卷アリ。羽州米澤侯ニテ上木シ。板ハ如來ノ家へ贈ラレシト云ヘ  
 リ。翠軒先生話

北山ハ二十計リノ比ハ。カタ苦シキ朱子學ナリ。鈴木嘉藏ノ許へ尋來リシガ。古キ麻上下ニ破レタル  
 草履ヲ着ケテ來レリ。鈴木翁ニ向テ云ヒケルハ。小子誠ニ朱子ノ再來ナルヘキカ。甚尊信致セリト話  
 シケレバ。鈴木曰ク。朱子學ニモセヨ。何學ニモセヨ。兎角ニ文献廣キ事專一ト存スルナリト云ヒシ  
 トゾ。清水雲亭マノアタリ  
 キキタリトテ談ス。  
 北山ハ放蕩ナル人ナリシガ。或時門人ヲ誘ヒテ吉原へ遊ニ行キケルガ。途中驟雨ニ逢ヒケレバ。北山  
 戲ニ歌ヨミテ興ジタリト云。

昔今マレナル人ノ通路ノ道キヨムトテフリサソフ雨

太田才助話ナリトテ。  
 或人カタリキ。

北山嘗テ笑堂福聚ト云ヘル小説ヲ著シ。上木セントテ。門人朝川善庵ニ示シテ。此序ヲ書クベシト云  
 ヒシニ。善庵讀了ツテ。先生如何ニシテ如此書ヲ著シ玉フ。是ハ御名ヲ汚スナリ。上木ハ御止可然  
 如此書ニ拙序ハ御免アレト云ヒシニ。北山甚タ不興ニシテ。然ラバ其許ヘタノムマジ自序ニスベシト  
 テ。上木シウリ出シケルガ。北山支配頭ノ宅へ呼バレ。絶板スベシト達シアリ。是非ナク絶板ニナリ  
 タリ。其時北山ハヨキ門人持チタリトテ。文場ニ賞セラレシト云。北山門人某話

安政六稔星次九月上澣秉筆於南街栗田某之邸  
 至下澣閣筆皆九月念七日

廉 義 齋 忠 敬 誌



重刻刊謬正俗序

其類其山八...

其類其山八... 文學之道 漸明於天下 當是之時也 躬行朴實 大義雖明 然而至稱謂名物之末 蓋有未暇考者矣 至貞元之際 猶未備 于時 先君尙弱冠 佔俸之餘暇 著是書 以規稱呼之失錯 襲顏氏之舊名 名以刊謬正俗 而來昇平日久 文雅道亨 如是書所錄 雖村學究輩 亦能辨悉 何敢四方之君子乎 故自不欲刻以流傳于世 寬延戊辰之冬 安原伯亨氏校正刊行于東都 後數年書坊罹災 版亦燬矣 近者京師書坊文泉堂 來謀再刻 夫是書 先君雖不欲流傳于世 然既刊刻多歷年所 今而廢之亦可惜也 爲加校訂正版面 且從舊本 附刻作文真訣 謹題其由於卷首爾

重刻刊謬正俗序

自慶元歸馬放牛之後 文學之道 漸明於天下 當是之時也 躬行朴實 大義雖明 然而至稱謂名物之末 蓋有未暇考者矣 至貞元之際 猶未備 于時 先君尙弱冠 佔俸之餘暇 著是書 以規稱呼之失錯 襲顏氏之舊名 名以刊謬正俗 而來昇平日久 文雅道亨 如是書所錄 雖村學究輩 亦能辨悉 何敢四方之君子乎 故自不欲刻以流傳于世 寬延戊辰之冬 安原伯亨氏校正刊行于東都 後數年書坊罹災 版亦燬矣 近者京師書坊文泉堂 來謀再刻 夫是書 先君雖不欲流傳于世 然既刊刻多歷年所 今而廢之亦可惜也 爲加校訂正版面 且從舊本 附刻作文真訣 謹題其由於卷首爾

明和己丑歲

伊藤善韶謹叙



### 刊謬正俗叙

國家文運之丕闡。延天以還。莫今日之隆若也。猶嗟盛歎。然初學晚出。或不諳中夏文教之懿。其體製稱謂。泛濫無據。多不中程。從學之輩。時有叩問。予每以法應之。皆得之于詩禮趨庭之暇。蓄之于愚得千一之餘。旬儲月積。爰有年所。因彙而錄之。附諸童行。俾得免於孟浪杜撰之失。若夫博雅君子。惡乎敢。

昔

元祿庚午之歲春二月

京兆 伊藤長胤 自叙

重版刊謬正俗目次

### 刊謬正俗目次

第一	年號類	一
第二	輿地類	二
第三	官爵類	三
第四	姓族類	六
第五	名字類	八
第六	別號類	一二
第七	稱呼類	一三
第八	自述類	一四
第九	印章類	一六
第十	簽押類	二〇
第十一	碑碣類	二二

(頁數)



第十二	族屬類	一三
第十三	編集類	二四
第十四	訓詁類	二五
附	作文真訣	
	譯文法式	
	讀書題目	
	抄書門類	
	右附錄四條或名文訣別行	

肝懸五益目次

一	李平	八
二	李平	八
三	李平	八
四	李平	八
五	李平	八
六	李平	八
七	李平	八
八	李平	八
九	李平	八
十	李平	八

刊謬正俗

京兆 伊藤長胤 著  
門人 安原貞平 校

年號類

○漢武帝始建元以紀年。不以此稱天子也。以年號稱天子。如後唐清泰帝。元泰定帝是也。蓋亂離之際。謚號未定。故假以年號稱之。其他如玄宗稱開元帝。徽宗稱宣和帝。古人適習稱耳。然後人文書中所稱。正史則無此稱。國人文字。動以年號稱天子。不用正謚。如嗟峨天皇稱弘仁帝。淳和天皇稱天長帝是也。元亨釋書隱逸傳等皆然。蓋欲其雅而遷易之。在下蔑上。不敬之甚。如延喜帝。寬平帝。昔人之所襲用。不可槩而施之。

○國人多以年號甲子。剪裁書之。如文祿癸巳爲文巳。天文癸卯爲天卯是也。將使後世何所取信也耶。必不可用。書年號。如書元祿二年庚午。是其正法也。或加甲子于年號之上。非尊正統之意。



○國朝本朝。系朝廷之稱。本國本邦。是通國之稱。不可混而用之。其曰本曰國。對異世他邦而言耳。且如日本稱山迹。秋津洲。是吾國之所稱。如扶桑。君子國等稱。既漢人之所稱。唯泛言在東海中耳。不可的知為吾國也。史傳既出。日本。又載扶桑。則益非呼吾國也。不可強而從焉。

### 輿地類

○中夏之地。禹甸以後。世有沿革。各隨其時稱。昔吾先王。經國體野。立五畿七道。聖子神孫。世守不渝。而今人動妄意改稱。豈理也哉。今以本國地名之與漢地類似者稱之。以混其名。甚無謂也。以播磨稱番易。以筑紫稱紫陽類甚多。且筑紫乃西海九州之總稱。猶華呼山東關中。其所指非一所。紫陽乃一小邑耳。其稱亦不倫。山南水北曰陽。水南山北曰陰。如淮陰河陽等。各有其義。今人如尾陽肥陽甲陽等稱。皆以陽字作州字看。不知何據。

○洛陽本成周東都。會諸侯之所。以其在洛水之北。故曰洛陽。今城州。皇都。乃桓武定鼎之地。而有平安之稱。今捨之不用。專稱洛陽。或呼洛中洛外。殆以洛字及洛陽字。當都字看。傳習已久。牢不可改。雖從衆可也。京兆雖亦漢地名。而取義於大衆。則稱之可也。京師京都並同。或稱雍州。或曰長安。皆非也。

○唐十五道而不稱路。宋二十三路而不言道。今國家建七道。則不當稱路也。稱某州路者。益非矣。且三代以前。以封建治天下。秦漢以後。以郡縣制天下。吾國古者以郡縣為治。今也以封建割地。封建有封建之詞。郡縣有郡縣之詞。封建之時。臣各有主。郡縣之世。統于一尊。詞令之間。用各有異。須消息而用焉。故今日之稱呼。當用春秋十二國時之例。如都字。後世專稱天子之所居。然春秋之時。國各稱都。雖下邑有廟則稱。如此類可見世變。然融釋存乎人。不可一一口悉。

○華人自書鄉貫。皆用縣名。或郡名。或連用郡縣名。吾邦之郡。乃中國之縣也。然郡名或有同者。且多古稱。而今則難知。當用州名。且中華古者州下有郡。郡下有縣。觀後漢志可見。唐以來州郡並稱。隸于各道。既曰雍州。又曰京兆郡是也。吾國以州統郡。乃倣古制。故中國設官州郡異稱。郡則稱太守。州則稱刺史。至明則各省有布政按察二司。而統知府知州。故華人文字。終無稱某州太守者。而今以國守稱某州太守者何哉。

○今天下各州。疆域甚分明。而郡鄉則知者甚尠。而如大坂。長崎。賀之金澤。奧之仙臺。及各州鎮府所在。皆不聞于古。而今盛稱之。當用其時稱。

### 官爵類

○官爵勳階。古今沿革不一。周自有周官。漢自有漢官。吾先王建官設職。三公八省。一臺六府。統治內外。世遵成憲。莫之敢更。而國人文字中。記國人事實。或厭官名不類漢。其超遷履



歷。多以漢官代之。令人迷錯罔所考證。漢人見之。必謂本國故用漢官。豈實錄哉。職原等書。以漢官配之。古者亦有其制。然亦且記位資職掌之相準耳。非以彼易此也。官制建置。各國皆異。豈可盡以漢官代之哉。且置官之制。或古貴而今賤。或古無而今有。國家之於漢亦然。不可槩而代之。嗚呼國憲王制。豈可紛更也哉。

○中夏之書。吏部戶部等。六卿之名既立。而或稱天官地官宗伯司馬者。乃追稱成周之舊名耳。且書東稱呼。詩贊銘頌等中。乃印章間或用之。至紀傳行狀叙履歷處。則必不稱之。直用當時官名耳。而稱人之間或用之。自署官銜必不用也。謝在杭云。稱謂有質於古而增於今者。陋可知也。然世之人猶然仍之。至於官制地名。代有損益。自當從俗。乃必襲古。未俗贖贖。可發一笑。文海披沙。亦猶今日之弊。

○今之諸侯。或有身不居其地。而稱某國守者。是乃封號。而非寔封也。如越後者新田領地。而高師泰稱越後守。播磨者赤松封邑。而高師冬任播磨守。此類尤多。羅山示論。文獻通考云。元豐未改官制之先。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為階官。而為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官為階官。而為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為軍判官為階官。而試祕書省校書郎者。其叢雜可笑尤甚。元豐時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下七階換之。皆此類也。近時僧睡菴記某侯事曰。襲封某州。兼某州太守。殊為失體。

○今之侯國。古者方伯連帥之任也。中夏古者州有牧。漢以來置刺史。當稱某州守某國侯。不當稱某州太守。太守乃郡之任。中夏紀傳中。未嘗有稱某州太守者。若用漢稱呼。當云刺史。楊慎曰。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以漢名稱國官。必漢有其稱而可也。如吏部大卿金吾次將。漢亦無此稱。不知誰所置。不可用也。而無官者以漢官自署如教諭教授。亦不可也。

○朝廷官以品階定尊卑。其餘以祿秩多寡而差貴賤。如漢官自萬石至百石。分二十等。以此定資。碑銘行狀中。當具其加給減削之數。以明事實。其他如奉行代官等稱。不可不各從其稱。今人動變其稱謂。欲類漢稱。大不然。司馬遷班固之紀漢事。豈借稱于三代春秋之世而雅其文也哉。若其一時習稱。後世他方難悉其義者。當註其下曰。中國某官之任掌其事。如是乃不失其寔。

○姓下稱官爵封號。係他人之稱呼。如柳柳州。杜工部。皆後人之稱耳。官邑皆上之所賜。無次于己姓下之理。容齋隨筆云。紹興間。葉夢得自觀文殿學士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節旄。為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是蓋以太尉為榮。故戲而稱之耳。非文字中以此自署也。今或姓下自署官者誤矣。



### 姓族類

○春秋左氏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本國大姓有皇。王族神。臣族蕃。外國之姓。之別。而源平藤橘四姓最盛。其屬姓支流。不可殫計。至今彌增。或稱地名。或稱祖父名。或冒外家姓。或自造姓。紛糾擾雜。統紀不明。夫姓所以分族也。而可乎哉。

○韻會。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世本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周語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註堯賜禹姓曰妣。封之於夏。又氏曰有呂。註以國為氏。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左氏傳正義云。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並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蓋姓經而氏緯。如源平藤橘等是姓。如足利織田等是氏。其曰清和源氏。嵯峨源氏。及俗曰某一黨是族。中國姓廢而專用氏。吾邦古有姓而無氏。中葉始有姓氏之別。今也品官家專用姓。而其餘皆稱氏。其或同一氏也。或有出于源者。或有出于平者。如高階。太神等。直以姓為氏。碑銘行狀中。當云某姓某氏。不可必循華制。

○國人多複姓者。或至三字四字者。多不雅馴。今或剪裁書之。以混漢姓。無謂尤甚。如三耀統理平。昔者已有其例。是亦非也。今且就村田氏言之。剪上字則混田中田邊。除下字則混村井村上。將何所取信也哉。中華多複姓者。白石。南宮。西野。西鄉。北野。中野。薄野。阪上。古野氏。及代北大

野氏。皆著于姓譜。與國人姓氏相類。何以此為嫌。夫姓所以分祖。而玩弄變遷而可乎哉。

○剪裁複姓。本係後人稱呼。如千木。馬遷。方朔。孫弘。葛亮是也。然是皆後世文字所稱。若對其人。或表疏等公文。決無可用之理。謝肇淛曰。古人複名複姓。似必不可改。然古碑云。司馬慕爾相。

庚信詩。有無復申包。王摩詰詩。人疑列禦至。杜詩。劉牢出外甥。則名可刪也。杜詩云。日下孫

弘閣。葛亮貴和書有篇。則姓可削也。山谷詩。樂羊終媿巴西。則名可顛倒也。古今文字。政不

拘拘。然終為白璧之微瑕。文海披沙。費補之云。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

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於單姓矣。

○戴仲培曰。複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豈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

屠原之中。母胡。當作胡母。則母丘之胡。閻丘則頓丘之閻。所謂同門而異戶也。代辭。凌氏曰。里氏

之居相城者為相里。統譜。此類甚多。吾國藤氏之望極多。其出伊豆者曰伊藤。其出加賀者曰加

藤。適與諸葛相里同義。亦何以複姓為嫌。

○改姓雖非。而猶有說。拓跋之為元。禿髮之為源。革夷而從華。敬之為文。慎之為真。避諱而省文尚可也。今人俗書啓狀。直用複姓。至于詞章著述。則剪裁錄之。使一身有二姓者何哉。且俗書中。與卑幼則自姓剪下一字。與尊長則他姓截一字以為敬者。亦獨何哉。甚而至依倣假偽。加



旁除冠。欲以類似漢姓。如長谷氏之為張。十河氏之為何。將欲為留侯之裔乎。抑欲為平叔之胄乎。可怪之甚。

○自書曰某氏名某拜等。尤不可也。左傳正義。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瘦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又如曰孔氏之遺書。亦云孔子家之書耳。如曰鄭氏。孔氏。新安陳氏。及曰佛氏。老氏。皆然。無自稱氏之理。中國唯婦人曰某氏某拜。如李門張氏是也。見時用雲箋。此亦取家之義耳。男子以此自稱可乎哉。

### 名字類

○禮郊特性。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鄭玄註云。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冠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左傳。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內則。凡名子不以日月。觀此則名字之義。各有深意。今按。所謂名者今之實名也。俗或曰名乘。字者今之假名也。俗或云俗名。凡平生對人稱呼者。是為字也。國人命名。不顧其義如何。徒合兩字以自命。殊無意義。顧名思義之義。何在哉。有志之士。須擇二字相適者。或剪截經書中字樣。以自命名可矣。

○徐官曰。夏商尚忠質。稱名而已。至周而人文漸開。丈夫之冠也。始加之以字。欲入顧名思義。

實有深意寓焉。如孔子名丘。以母禱於尼丘山而生。故字仲尼。伯魚名鯉。為其生時適有饋孔子魚者。名與字皆本於此。顏子名回。按古篆回字取義於水。象水屈曲旋轉之形。惟淵深則若是。其他則順流而已。故字之以子淵。曾點字子皙。家語有子字。點字從黑。小暗也。皙字從析從日。大明也。暗者求於明。猶去尺霧而觀青天也。曾子名參。參字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與。今人讀作參商之參非是。胤按。參前非預與也。且曾子豈截。論語字樣而命名乎。其義當別。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蓋牛之為用。專在於耕。是之取爾。端木賜字子貢。韓愈字退之。一則取上予下獻。君臣相交之義。一則取卑以自牧。不敢先入之意。溫公字君實。文公字元晦。非敘華就實之謂乎。司馬相如字長卿。長字當讀如長上之長。以蘭相如為趙之上卿。故云長耳。蘭乃賢者。既同其名。復效其職也。牛僧孺字思黯。以汲黯字長孺。黯稱忠直。故名取其字。字取其名也。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以王通字仲淹。私謚文中子。為一代之儒。故名亦取其字。字則希其謚耳。乃若蘇氏二子字說。皆可取法者也。玩古人命名。雖不同。而其取義各有攸當。官特舉其有關於大義者。表而出之。今人名理字元玉。名嘉字子美。不過釋文而已。其視顧名思義之說。果安在哉。古今印史徐官此說。論古人名字之義甚詳。故表而出之。

○吾國古有名而無字。如紀寬。長谷雄字三耀。三善清行文琳。文屋康秀等。稍聞其字。自中葉以還。尤失其義。至于今日。其弊不可勝言矣。或以官為字。如左右衛門左右兵衛大夫等是也。或以國為字。或以說



為字。

如菴軒室齋等是也。

孟浪胡亂可厭之甚。如以官為字。

蓋起于僭。

尤不可也。

官是朝廷所置。可自

命其字也哉。且如曰某兵衛某左衛門。

亦非全官號。

或以二官為一人字。

尤不可也。

而至小夫賤

隸。皆冒其號。

不以為怪。

不可不革。

若不能遽禁。

則唯臨文曰某左。

而口唱曰某左衛門。

積

以歲月。庶乎其化矣。

噫又如以二郎三郎為字。

協古者伯仲之義。

然如長曰十郎。

次曰五郎。

亦是倒置。或有重稱之者。

如下以五郎三郎為一人字是也。

亦是胡亂。

如庵軒等字。

醫師髡徒多用之。

華僧如元菴

密菴亦是字。然不可為法。

或既有假名定名。

而又單名而字之者。

亦甚繁。

或有剪假名上一字為

名。而別字之者。是亦胡亂。

變亂名字之義。

不可從焉。

或有厭假名之陋。

而借音義同者代之。

混漢人字者。亦非正也。

名字之說。

持身大綱。

紊亂敗壞。

至於如此。

可勝歎也哉。

有志之士

須擇不忤于俗。

不愆于古者。

名以取其義。

字以敬其名。

庶乎其可矣。

○公諱諱于國。

私諱諱于家。

古之制也。

本國自中世以降。

世仍父祖之名。

截其一字用之。

稱曰

通字。

如足利氏世以義字冠名是也。

中夏唯楚王世世以熊字冠名。

其後南史王胡之六世仍之字。

胡之。茂之。裕之。昇之。延之。綸之。

王韶之。

父偉之。

王鎮之。

祖美之。

父隨之。

祖者之。

亦皆三世仍之字矣。

並載代辭編不更述。

如是者。

亦是一種

家風。非常制也。其虞仲之孫。

亦曰虞仲。

蔡文侯名申。

昭公亦名申。

魏安同父名屈。

而子亦名屈。

隨處士羅靖父。

亦名靖。

安同羅靖二件。出容齋隨筆。

如此者。

潘祖孫父子之稱。

甚不可也。

中國之制。

兄弟之行。

命名必襲一字。

或用偏旁同者。

宋武帝七子。

皆以義字冠名。

宋太宗九子。

皆以元冠名。

程子兄弟

皆從頁。東坡兄弟皆從車。

朱子自父松至曾孫浚。

以五行偏傍字相次命名。

使一行兄弟連名。

明

太祖亦擬定子孫二十世諱字。

以五行相次。

五言四句訣。

載在會典。

衍義補云。

兄弟之聯。

稱呼必合

其輩行。命名則同其偏傍。

揮塵錄云。

溫公兄弟不連名。

然則父子須相避。

兄弟須相連。

○命字不嫌父子祖孫仍稱。

孔氏子思以下至子威。

九世仍子字。

程太中字伯溫。

而其子明道先生字伯

淳。米芾字元章。

其子字元暉。

且命字必與名相協而可。

今人雖命字而亦不與名協。

或以一字為字。

漢張釋之。

字季。鄭當時。字莊。

皆一字。

宋錢勰。

字穆。范祖禹。字淳。

亦一字。

交友以其難呼。

故增

父字。非其本也。

此二事見老學庵筆記。

吾邦管三。

紀寬。三耀。文琳亦然。

然當以二字為正。

○禮檀弓。

卒哭而諱。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孔疏。

古者生不相諱。

至卒哭乃有神諱也。

春秋左氏傳

魯申繻曰。

周人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

正字通曰。

既死諱其生前之名。

故曰諱也。

字彙。生日名

死曰諱。

大明會典。

弘治七年御名廟諱。

及親王名諱。

仍依舊制。

二名不偏諱。

皆可見名諱之別矣。

今人或對生者書諱某。

不祥之甚。

後閱居家必用。

載俞鎮袁氏世範序曰。

袁君載一日出所為書示鎮

曰云云。

其下乃曰。君載諱采。

古今醫鑑序亦爾。

然非法也。

不可從焉。

○二合反切。

本起于西域。

為欲審聲音而作。

今也以此反切名字。

審各人年甲。

以五音配五行。

以相生相克。

卜吉凶休咎。

拘忌特甚。

以一字之不利。

為終身之得失。

動引義朝義經為徵。

中華既

無此習。

蓋起于近世之俗。



### 別號類

○徐官曰。道號之稱。雖起于末世。然義各有取。或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或因性緩而以弦自厲。有思親而號望雲。有隱江湖而號散人。紛然不同。然皆士流則有之。今也不然。而胥吏之徒。往往而有以號者衆也。恆慮其相同。崇尚新奇。有名木者。號曰牢林。有姓管名簫者。號曰四竹。穿鑿亦甚。於義何居。且習以成俗。而稱謂之間。有不諳大義者。或責其友曰。我長於汝也。曷不以號稱而字我邪。嗟夫孔子祖也。子思孫也。嘗稱仲尼。明道兄也。伊川弟也。嘗稱伯淳。蓋字之者。乃所以尊之也。何獨取於號乎。古者相語名之。質也。周人尚之以字。文矣。末世別以號稱。彌文也哉。

○古人扁室以自警。他人取之稱其人。或就其所居之地為號。如伊川。橫渠是已。或自命號者。亦有之矣。如醉翁。東坡是已。皆各有義。軒齋菴室等稱。因屋宇之形狀而異名。某山某水。亦就其所居而取名。無漫稱者。今人不辨堂室之制。直配合二字或三字以自號。其揭扁榜亦然。或不居于山而號某山。不棲于水而號某水。皆非也。或直稱某叟。某翁。某子。某生。主人。道人。野人。真逸。隨宜命之可也。不可流于汗漫。

○今人文字末。或云某菴謹艸。某生拜稿。尤無謂也。蓋以號自稱。非謹嚴之體。曰拜曰謹。皆恭敬之詞。一敬一慢。不知所從。但號下或題。或書。或艸。戲筆。漫筆。走筆等皆可。謹艸。拜藁皆不成事。

體

### 稱呼類

○稱呼之間。最可謹也。唐六典。凡君臣上下。皆有通稱。凡夷夏之通稱。天子曰皇帝。臣下內外兼稱曰至尊。天子自稱曰朕。臣下敷奏於天子曰陛下。服御曰乘輿。行幸曰車駕。唐杜氏通典。梁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吾國專係關白之稱。朝鮮國以稱其國王。公侯言曰敎。境內稱之曰第下。此餘亦有閣下。幕下。臺下。邸下之稱。臨文之間。可隨宜用之。亦正名之意歟。

○因話錄。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落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代辭。今人文字中。動稱雅丈。雅伯。大丈。尤無謂也。先生。老人。處士。某君。某丈。某生。各有攸當。秀才本科名。不可漫施。

○稱呼他人。或姓下用號若字。如曰蘇東坡。蘇子瞻是也。或單用號如字亦可。然稱他人名。決是不可。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師前弟子名。除此之外。無稱名之理。古詩有飯顆山前途杜甫。不及汪倫送我情等句。皆對人稱名。甚實矣。書牘序引中不可用也。

○古者尊則字之。後世則又有別號。然今人或有名而無字。或有字而無號。如無字號。則單用姓某生某丈。隨宜用之。似亦無害。尹起莘發明中。稱程願子。方孝孺明辨。稱蘇洵子。皆名下注子字。孟子雖有章子之稱。亦非今日之宜。不稱可也。



○剪名置之號上。或屬之字上。皆釋門家習。如稱印月江。微虛菴是也。今釋子以此稱士人。或剪名曰某公者非是。或有稱賴朝源公。時賴平公者。其稱似倒。然浮屠文字中。既有如曰景濂宋公者。亦是緇林舊習。然遂不可為法。大抵國家千餘年前。人文既闢。禮樂文章。粲然大備。官制地名。至今有賴。皆先王遺風也。其後國陷戰爭。文教掃地。詞令之間。名稱紊亂。可勝慨也哉。

○子者廣韻。男子之通稱。顏師古曰。人之嘉稱。此彼我皆可通用也。有尊古聖賢而子之者。如曰孔子。孟子。周子。朱子是也。有呼非聖賢之道為言者而子之者。如老子。莊子。列子是也。有自子者。如柳子。歐陽子是也。有宗師先儒。重而稱之者。如子沈子。子程子。子王子是也。大抵姓下。名下。字下。如子思子。官下。李翱號協律子。號下。皆可稱子。自稱除姓下號下之外。無稱子之例。

### 自述類

○自叙姓名。不可漫錄。或姓名下稱字。如朱熹仲晦父是也。或姓名下稱號。如朱熹晦菴是也。號下稱姓名。字下稱姓名亦可。隨宜用之。不可拘一。大抵公文大策。不可用道號表字。吁半辭隻言之間。邪正敬慢係焉。妄意杜撰。巨免乎旁觀有識之冷笑。

○姓下稱號。本係他人之稱。或後進晚輩。追尊先生而稱之。或同列知己。褒賞師友而呼之。故中夏文字。無自以號屬姓下者。或有號下直稱名而不記姓。古法帖中。山谷自書溪堂庭堅。一士官家藏元歐陽玄真蹟。自書圭齋玄。此亦一法。或號下連稱姓名。或單用號皆可。今或姓下稱官爵封號。皆不可。詳見上。

皆不可。詳見上。

○姓下稱字。亦係他人之稱。今俗書稱呼。皆姓下稱字。傳襲相仍。不可遽變也。至於文章不可稱。古文有自書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者乎。單錄字則可。必不可連於姓下。古人亦有以字行者。如五代鄭遨。元趙子昂是也。然皆有故而爾。又放翁題跋中。自稱曰陸務觀。是自姓下錄字。必有故也。或是詼諧而稱。未可知也。蓋事變萬端。難執一定。假有姓下自稱官爵號字者。必是戲弄之辭。如自稱大人。先生。國子先生。柳先生。見論語辨。山谷黃先生之類。不可為法。膚學之徒。多認虛為實。以戲為真。猥藉口實。故丁寧焉。

○古人文字中。有稱某者。字彙。某者未定之辭。增韻。某甫代名也。凡未知主名。與不敢斥其名者。皆以此代之。書金縢。惟爾元孫某。漢孔氏曰。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唐孔氏曰。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後世墓誌行狀中。多云諱某。皆此例也。或自稱陸某。朱某。某下或加字云。陸某。某啓。某白等類。皆代名也。務觀。見文集。

○有自稱字而云某父者。穀梁傳云。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禮曲禮。天王某甫。鄭註。某甫且字也。孔氏曰。未斥其人。且以美稱配成其字。雜記疏。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也。十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賈公彥曰。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檀弓。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



時。直呼伯仲耳。二說不同。朱子以孔說為是。然哀哉尼父。非二十之時。叔兮伯兮。非五十之人。其說不可知也。至後世例字下自稱甫。雖從衆可也。吾衍曰。作姓氏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于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又一說。

○劉宋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唐六典。凡散官正二品。職事官從二品以上。爵郡王以上。於公文皆不稱姓。凡六品以上官人。奏事皆自稱官號臣姓名。然後陳事。百官於皇太子曰殿下。自稱名。東宮官則稱臣。明制百官於宗王。稱官而名。不得稱臣。王官各稱臣於其主。蓋戰國時。臣稱不限於天子。秦漢以來。專對天子稱之。今列侯封襲。各有臣僚。猶春秋列國也。今家臣對其主。當稱臣也。或稱僕者亦可。

○複名者。臨文截下一字用之亦可。然不可施于表疏公文。隨宜用之。韓曹成王碑。初觀察使唐使將國良往戍界。蔣之翹曰。將國良王國良也。或本國良只稱良而無國字。殊為失體。初見當書全名。其後乃可單出。此言截複名之法。

### 印章類

○事緒論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橐駝鈕。文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大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見代醉編觀

此則印章之名。有貴賤之別。不可不察。或曰。庶人曰紀。印乃通上下稱之。雖無官者稱之亦無害。

○吾子行曰。三代時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嫩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即其實手執之。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于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方正直。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同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同文寫。名印內不可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印字只用二字為正式。近人欲并姓字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印式。  
幼君西漢王式弟子。化光見柳文。呂衡州也。道號唐人雖有。不會有印也。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



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徐官曰。吾子行集本。多采揚王顏三家之說。而附以己意。厥後陶九成又采吾子之說。大抵大同小異。古今印史。胤按印文回寫者。欲其不分截複名也。近人失回寫之義。分寫複名。可謂鹵莽。且并刻姓號。合寫姓字。或號下屬名若字。皆誤矣。蓋并鐫姓名。是其正也。字印號印。不可用姓焉。華人印中。或有刻某氏字某者矣。

○嬾真子曰。漢太初元年五月正曆。色上黃。數用五。註。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丞印文。不足五字者。必以之字足之。後世印文榜額。不以三字四字五字。皆用之字。非本意矣。今按複姓二名者。用之印字甚逼。雖不用亦可。

○徐官云。凡卑幼致書於尊長。當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長與卑幼。或用道號可也。反是則皆失之矣。又曰。凡寫詩文。名印當在上。字印當在下。道號又次之。蓋先有名。而後有字有號故也。試看宋元諸儒真蹟中。用印皆然。今人多不講此。或曰。印有小大。小印用於上。大者用於下。庶幾相稱。此世俗之見也。只論道理當如何。印之大小何足云。諺曰。用一不用二。用三不用四。此取奇數也。其扶陽抑陰之意乎。嘗見豐存禮翻刻蘭亭記。用印大多非古法也。雖然。其中印文却有精者。胤按此用印之正法也。然近世華人文書中用印。或先號後名。或上字下名。以官言視之。則可謂誤矣。今人多以華人之所為。藉為口實。不問理之邪正曲直。欲一一從之。雖華人

豈無誤哉。觀乎古人著書。其糾繆亦多矣。要當問理之邪正如何耳。

○吾衍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學古編鄭曉曰。明制一品至九品九疊篆。監察御史八疊篆。吾學編皆不可不知。且印章大小。今雖無定制。而甚大者似倨焉。

○吾衍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朱文。又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篆及朱文。又曰。道號唐人雖有。不會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却有法。

○近世士人文書。皆用關防印。杜氏通典云。北齊有督攝萬機長印。以木為之。唯以印縫。又按明制。總制總督巡撫等項。并鎮守及公差官。銅關防直鈕。濶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二分。又有銅條記。濶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一釐。陰陽學。醫學。僧道司所帶。其制具載會典。禮部

文詞。又曰。用關防印。當施簡端。或題次用之者非矣。

○徐官曰。印色通用朱。予嘗見宋儒簡札中。間有墨者。元人則有用青者。攷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觀此可見古人敬謹之至。一舉手而不敢忘父母也。印史。今勅符官牒專用朱。而其餘公



文契券通用墨。雖居喪之制。而事之無害乎義者也。

### 簽押類

○簽 字彙 簽書文字也。押 韻會 署也。檢訓蒙字會 簽押防範也。事物紀原 古者書名。破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摸倣。唐書曰。韋邠公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習相緣。率以為常。後有不取其名。出於機巧心法者。此押字之初也。紀原止此 韻會 文字指歸 押字才能也。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葉夢得石林燕語謂。見唐誥書名。未有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歐陽氏曰。俗以草書名為押字。韻會止此 或稱花押。或稱花字花書。皆一也。王荆公押石字。性急作圈多不圓。公加意作圈。燕語 是二名者。押下一字也。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江鄰幾雜誌 是取義為押者。其上下必加一字者。群談採餘云 國朝押字之製。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予嘗觀前代官人簽署文字。必題某官某姓。而下書花押。不書名。蓋花押皆破自名。故不復贅也。中國舉士考卷。亦書考官劉批。知縣李批亦同。今人已書自名。亦下花押。其押亦不必破己名。復古者須用心焉。或認判為押者。尤誤矣。辨見下

○今人或署押。而又下印。漢亦有其法。代醉編引雜誌曰。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工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問其故。

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此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

### 碑碣類

○說文 碑豎石也。從石卑聲。徐曰。按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秦以來製也。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說文。碣特立之石。後漢竇憲傳。封神丘。分建隆碣。註。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下。當作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明會典。洪武元年定。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跌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跌圓首。庶人止用曠誌。二十九年定。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跌高三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四寸。龜跌高三尺六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三尺二寸。龜跌高三尺二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濶三尺。龜跌高三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濶二尺八寸。方跌高三尺。五品石碑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濶二尺六寸。方跌高二尺八寸。六品石碑。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濶二尺四寸。方跌高二尺六寸。七品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



碑身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方跌高二尺四寸。文公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跗高尺許。註。碑石濶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典籍便覽。墓上刻石。三品以上者。曰神道碑。彰其行於墓上者曰墓表。記其詳備曰墓記。書之版曰墓版。文不誌而銘曰墓銘。又曰碣銘。刻事納墓中曰墓誌。幼少者曰壙誌。不誌而銘曰埋銘。此可見歷朝碑碣等級之異。而吾國之於華。周漢邈矣。其制度文為。皆斟酌唐禮。故須稽六典所載。家禮亦儒家之所通用。不可不證。明氏制度。亦可以參考。而今士庶家。製碑甚大。大書深刻。獨首龜跌。殆擬公侯。可謂僭矣。可謂謬矣。欲執禮者。須稽六典家禮所載。以正其制。亦足以免陷親於非禮之失。

○曲禮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後世又用殂字。綱目凡例曰。凡無統之君稱帝者。曰某王某殂。是殂字下天子一等。而非公侯之稱。不祿字。後人亦鮮用者。今人所稱。多出於佛語。秉史筆者。須斟酌焉。碑中亦或及之。故附焉。且諡曰某院。本天子脫屣之後。居于其院。故崩後仍稱之。臣下貴者。亦或稱之。今斗筲之人。父母既沒。必稱曰某院。尤不可也。蓋所謂竊禮之不中者也。有志者忍以此稱其親也哉。

○墓誌之體 首叙終身履歷。而後亦更端言操節行治之大槩。此其凡也。古人文字中。或有以議論起之者。或有履歷事行交叙者。皆作家之變體。各有所宜。今人誌墓。或亂叙無次。殆失其體。

甚者石碑或書畫贊中。多書曰某書之某建之。之字皆衍。此不關大義。然往往皆爾。故丁寧焉。

○餘冬序錄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為僧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艸。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摸字。不著一物為佳云云。

族屬類

○文字中叙人世系。其稱謂之間。最宜審焉。今兄弟之行。不辨內外。槩曰從兄弟。漢土之異稱。茫乎罔識。父之兄弟之子。爾雅曰。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丘瓊山曰。今稱從兄從弟。俗云堂兄堂弟。又按曰同堂兄弟。父之姊妹之子。爾雅曰。姑之子為甥。儀禮曰。姑之子。註。外兄弟也。大明會典曰。姑之子謂之表兄弟是也。母之兄弟之子。爾雅曰。舅之子為甥。儀禮曰。舅之



子。註。內兄弟也是也。母之姊妹之子。爾雅曰。從母之男子。為從母昆弟。今按姨兄姨弟是也。又同母異父之兄弟。曰外兄弟。左傳成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是也。又父之從父昆弟之子。曰從祖昆弟。即再從兄弟。父之從祖昆弟之子。曰族昆弟。即三從兄弟。如此辨別。其義始明。餘可直就爾雅會其義矣。

○爾雅。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左氏傳曰。姪其從姑。此姪者呼女子之稱。而非男子之稱。然亦無呼男子之名。故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註記禮者之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丘瓊山曰。古人姊妹於兄弟之子。且有稱呼。顧兄弟於兄弟之子。獨無稱焉。而一槩以姪稱。則是男女無別矣。然則曷以為稱。曰古謂同祖兄弟為從兄弟。謂母之姊妹為從母。則當稱從子為是。是漢人亦無一定之稱。臨文須用意焉。予嘗著釋親考。故他不贅及。

### 編集類

○書之命題。唯貴雅馴而得體。漢人之命名。如通鑑綱目。文獻通考等題。何等雅正。至如瀛奎律髓稍僻。今人之命題。欲令一部之意。盡乎三四字之間。割裂成文。猥瑣僻陋。務趨簡便。不成事體。豈止碧雲暇。白獺隨乎哉。

○書之命題。各有其別。曰集。曰錄。曰編。曰彙。曰艸。皆輯古人之文字。及輯己文字等用之。

曰傳。曰學。曰解。曰釋。曰訓。曰注。皆解古人之文字者。曰志。曰書。曰錄。曰紀。皆載事之文。曰纂。曰鈔。曰刪。曰節。曰粹。皆節略文字之稱。各有攸當。今人之命名。多呼曰集。不成事體。且和語解皆曰鈔。蓋出於佛典。今或曰諺解。曰國字解。諺解朝鮮人之所命。其國字云諺文。故其解云諺解。然不穩。諺。字彙云。俗語。蓋夏諺。周諺之類。非以平常說話為諺。當云國語解。國字解。

○自著文字。曰著曰撰。解古人之文字。曰述曰解。錄他人之文字。曰編曰輯。校他人之文字。曰校曰訂。又成史曰彙撰。自集曰彙著。則此二字亦有別。此類尚多。餘可類推。不可漫施。

○一書有數人序。則後人所撰。當置于舊序之先。蓋隨編成次第。自後追添耳。今或以後人序。次于前人序之次者非也。跋則後人跋。當次于後。

### 訓詁類

○漢人有音而無訓。其餘有各國方語。譯以漢土文字。故有音與訓。慵齋叢話云。朝鮮成俛所著朝鮮國有音有釋有口訣。吾邦亦爾。正名百物雖各有條理。翻譯之間。或不免差誤。唯舉其最著者以例其餘。學者尤須用心焉。

○有訓失本義。而有別正字者。霞。說文。赤雲氣也。雲日氣相薄。增韻。日旁彤雲。五車韻瑞。日始出赤氣也。俗以春時靈變之氣為霞者非矣。當用靄字。判韻會。斷也。唐選舉志。試身言書判。



明辨云。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其後乃有判詞。典籍便覽云。剖斷罪罰曰判。李元絃山判是也。俗稱押字曰判。尤非矣。當稱押字或花押。鹽。說文。鹹也。古者夙沙初作煮。海鹽。俗通呼潮曰鹽者非矣。海水盈虛者曰潮。不可混稱。葛。說文。寄生也。引詩葛與女蘿。陸璣疏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赤黑甜美。此所云也。登利起是也。今訓都多者誤矣。當用蘿字。此餘誤。子規爲郭公。水母爲海月。棟棠爲欵冬。牽牛花爲纏花之類尤多。臨文須審考焉。

○有以虛字做是字者。森。說文。木多貌。俗稱樹木叢聚處曰森者非矣。然自前通稱。既成字義。且命地名。或可仍用。然是類臨文可避焉。

○有華人義訓之外。別起義者。芝。說文。神艸也。本草。水芝荷也。土芝芋也。菜芝齋也。俗謂細艸鋪地者爲芝。字書並無此義。櫻。字彙。櫻桃果名。爾雅。楔荆桃。郭註。今櫻桃。今呼佐具郎爲櫻。未見義訓之所本。或云。即海棠。綱。唐韻。魚名。字彙。都僚切。骨齒脆也。今呼多夷爲鯛。或是赤鯨棘鬣。然如櫻鯛等字。從前仍襲。用之可也。亦吾邦一字義耳。

○有一類相似而混用者。狙與獼猴王孫一物。而與猿異類。猿。李時珍曰。猿善援引。故謂之猿。俗作猿。似猴而長大。其臂甚長。能引氣故多壽。世通呼爲猿者誤矣。鴛鴦與鸕鷀。一類而異。今所呼鴛鴦。即鸕鷀也。凡此類皆當辨別不混。不然。多字何用。然拘泥之士。堅執舊譯。難於釐革。此蔽不除。可惜之甚。

畢

### 刊謬正俗附錄

附錄四條或名文訣別行

#### 作文真訣

文雖行之餘。而所以明道解經者。非由此則不能。其所關係。亦不細焉。然孟浪之徒。未會其訣。抗顏揮毫。醜態滿紙。予嘗厭之。因分科條。以矯其失。蓋文之妙。在乎人之所不能言者。委曲剴到。平穩詳悉。易見易知。使讀之者無一事之不曉。辨之者無一喙之可置。無毫點飾。無毫造作。而後可以當君子之論矣。若夫爭奇乎字句之間。逞妍乎遣詞之中。理本平也。而故使之險。事本易也。而故使之澁。好使事好使字。皆以文爲技者。而非寓理之文也。然非道熟文熟者。則不能。此文之本也。其必有斯本。而後可語斯訣矣。

元祿戊寅之歲 伊藤長胤原藏甫識

一曰。遣詞有失體之誤。文體之有別久矣。詩有風雅頌之異。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殊。其可相混乎。譬猶爲筮必圍。爲



籀必方。爲籀必外方而內圓。爲籀必外圓而內方。其用既異。其狀必別。苟舍其制度。率意爲之。妄相混同。其不取嘲于大方者鮮矣。昔真西山輯文章正宗。其類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其體雖繁。固無出此四類之中者。而序必有序之體。記必有記之體。其體製規模。不可相錯。其或以議論爲叙事。以叙事爲議論。序或似賦。賦偶類序者。皆文之變體。不可拘一。今之新進。妄意弄筆。不辨其體。冥行適埴。篇題混淆。尤不堪看。須熟讀先輩作文。審辨其體製之異。而後始可與言文矣。

△體格之別 見文章歐治

○叙事之文貴簡實

記 序 傳 紀 錄 志 碑 表

○議論之文貴精到

議 論 辨 說 解 難 戒 箴 評 贊 題 跋 喻 原 策 奏

○辭令之文貴婉切

詔 誥 表 狀 檄 彈 書 簡 啓

○辭賦之文貴婉麗

辭 賦 頌 雅 風

二曰 結構有失所之弊

作文之訣。在乎先使結構之得其體。蓋士子之作文。猶匠氏之造室也。持盈尺紙。審曲而勢。門牆堂宇。庖漏更衣。秩秩井井。各得其所。而後塗以黝垩。輪奐其美。若夫庖漏在外。廳堂在內。間架布置。苟失其所。則縱虹梁雲窠。金碧輝煌。曾一小屋之不若也。其華也祇益其陋耳。故匠氏之良者。欲問架得所。便於居處。而不務斧藻其窠也。蓋文有一篇主意。有一篇綱領。作文者。須使一篇主意。通篇貫穿。先伏後應。前抑後揚。一瀉千里。脈絡無礙。起承腹尾。言言有叙。綱提乎上。而目張乎下。如是則雖千言萬語。變化無方。而讀者易解。自不覺其長也。陳繹曾云。布置得所。則問架明朗。麗澤文說云。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皆此意也。若夫結構失所。布置不整。徒繪章琢句之尚。則雖書辭五車。學究二酉。亦復何貴。蓋道理熟乎中。則發諸言辭。亦自得叙。今人內無其實。而強欲文之。此所以不免結構失體之弊也。

△體段之製 見文章歐治

○起 貴明切如人之有眉目

○承 貴疏通如人之有咽喉



○鋪 貴詳悉如人之有心胸

○叙 貴轉折如人之有腹臆

○過 貴重實如人之有腰膂

○結 貴緊快如人之有手足

△分間之法 見學範

○頭 起欲緊而重 大文五分腹 一分頭領 小文三分腹 一分頭領

○腹 中欲滿而曲折多 要欲健而快

○尾 結欲輕而意足 如駿馬駐坡 三分頭 二分尾

右二說相類 但歐治舉其詳 學範著其略 故共載之

三曰 句法有不整之失

結構既得所 則須整句法焉 魏晉以來 及唐中葉 多拘於四六 而句法一定 其體易整 及韓柳氏作 而古文復興 駢儷稍廢 降逮宋明 士子皆從事於此 其文無一定之常法 吾邦先輩之作 亦皆拘於四六 其體皆一 今之為文者 稍習散文 議論間見 然不知文有句法 漫爾製造 或短或長 句讀難別 尤不堪讀 蓋文有長有短 有整有不整 而貴乎上下接連 脈絡不斷 其中間架分別 主意不闕焉 須將四字實句為骨子 或三字或五字 隨宜出之 其

接連處 以虛字助語 點貼斡旋 從頭讀過 無一語剩欠 無一字不帖 則句法自整齊 而長

短多寡 在所不論焉 如左氏傳皆爾 其餘雖不必拘拘 而皆不出于此範圍矣

△句法之異

○一字句

○二字句

○三字句

○四字句

○長句

○短句

右欲隨宜用之 布置得所

四曰 置字有顛倒之失

句法既整矣 則用字之間 要無錯置 何者四方之民 嗜欲不同 言語各異 唯中原為得其正 國人語言 本是多倒 如曰飲酒 先呼酒而後稱飲 如曰喫茶 先叫茶而後云喫 不如中國之稱飲酒喫茶 故其臨文命字之間 動牽俗言 不免錯置 則難得華人通曉 宋學士日東曲曰 中土圖書盡購刊 一時文物故班班 祇因讀者多顛倒 莫使遺文在不刪 自注曰 其國購得諸



書 悉官刊之。字與此間同。但讀之者。語言絕異。又必侏離。順文讀下。復逆讀而止。始爲句。所以文義雖通。而其爲文。終不能精暢也是也。不特我邦爲然。身毒斯盧之書亦爾。圓覺經曰。不二隨順。圭峯疏云。隨順不二也。西域語倒。譯者回文不盡也。疏鈔云。西域語倒者。鐘打飯喫酒飲經讀之類也。皆先舉所依法體。後始明義用。故此先舉所隨順不二。然後舉能順之心。故譯經者。先翻出梵語。後廻文令順此方。如云打鐘喫飯等。又見朝鮮本四書。別書經文于上。各加諺文。如請學稼章。先書稼字。次學字。次請字。下各加諺文。是知二國之言。亦如我方之習也。夫理雖至詞雖巧。其語苟倒。則非文也。欲救斯失。須審上下照應。而辨字之首從。辭之接斷。意之先後。句之脩短。則貼用無失。如不敢。敢不。遠欲。欲遠。雖或。或雖。所深。深所之類。其別尤多。不可不詳審焉。

△用字之別四

- 事之首從
- 辭之接斷
- 意之先後
- 句之脩短

此餘因世變之古今。作者之好尚。文字之異體。而其義不異者多矣。作者亦當加意考究。

五曰。造語有無據之陋。

既會置字之訣。則須辨造語之異。何者文之有語。猶匠之有材。鑿之有方。用各有其義。今人多不記古人成語。臨文自造。杜撰之甚。雖或置成語。用不得其所。不免以杙爲楹。以豨荅引年之譏。不亦疎乎。作者須多蓄古人成語。臨文擇其穩者貼之。使字字有來歷焉。然文之有成語。豈振古自有乎。皆是古人自造也。唯其得理。故貴古人成語。不得理。故不貴。今人造語。蓋有散語。有偶語。有用語。有熟語。用者須辨其用處如何。此是文章通用之語。又有東帖之語。有表啓之語。有賦頌之語。今時晚出之輩。混而用之。墓碑下東帖之語。古文置語錄之字。疎脫殊甚。又有語錄之語。有釋老之語。有時俗之語。爲古文者。須避此等語。而不用。東帖筆記。本要曉人。或可稍用焉。作者宜辨此等之異。使造語有本源。免杜撰之陋。押帖得其宜。罔抵牾之嫌。則其可矣乎。

△造語之別

- 散語
  - 偶語
  - 用語
  - 熟語
- 右文章通用之語。要點化用之。
- 東帖之語



○表啓之語

○賦頌之語

○右在辨體用之。不相混同。

○語錄之語

○佛氏之語

○時俗之語

右古文之所忌。須避用之。

六曰。用字有錯義之失。

既諳造語之訣。而後要使用字之間。無錯置之失。何者中原讀書者。訓同而字異。蓋肇創皆初也。而義則各異。咨詢謀略皆計也。而意皆不同。吾國讀書者。徒認訓之或同。而不察義之各殊。此用字之所以爲難也。蓋字有辨之之別五。正字。通字。別字。古字。俗字是也。有用之之別五。異施。仍習。體別。世變。好尙是也。既有辨之之別。而知用之之別。則用字之間。押貼不錯矣。欲救其失。須釘一冊子。將平上去入。或以呂波字號爲目。表首字一字。凡訓同者。皆收載之。剪出古書中所使用字樣。附于其下以照例。則義之異。皆可辨知矣。孫鑛謂。今之士子。多不熟字義。華人尙爾。況吾黨之士。平素胡亂用字。不可不最講焉。

△用字之別

○正字

○適字

○別字

○古字

○俗字

右須預辨本字之異義。

○異施

○仍習

○體別

○世變

○好尙

右須就古文所用而會其義。

七曰。助字有失粘之過。

用字不錯。則不可不會助字之義。文章之有助辭也。言語幹連之具。而如車之有軸。春之有



臍。東西左右皆由乎此。決之在茲。疑之在茲。可不慎乎。然時有趨變之異。人有好尚之殊。體有緩急之別。故助字亦不一。定。二典周誥。助字甚罕。而至左氏。戴記。國策。莊周之書。多用虛字。是時有趨變之異也。記事之文。寡用助字。議論之體。多用助字。是體有緩急之異也。宋文適美。多使助字。明文鈞棘。少用助字。是人有好尚之別也。且決也。一。而或也。或矣。疑也。同。而或乎。或耶。爾與耳於與乎。皆有異義。不可不悉辨之也。柳子厚答杜溫夫。所謂乎歟也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據此則雖古人亦難用助字。况後之人可不審考耶。也者乎歟矣焉哉。用得來的好秀才。豈不信乎。

△助字之別

- 異施
- 仍習
- 體別
- 世變
- 好尚

右七訣既通。而後讀書多。作文多。商量多。則任意操毫。縱橫左右。自無不如意矣。且予所述者。非古有此目。吾人平生國音讀過。致多差誤。欲救此失。創造製。故置字用字之訣。皆

漢人之所不言。覽者其致思焉。

元祿戊寅之歲九月十七日

京兆 伊藤某 識



### 譯文法式

今人雖稍知弄筆。而棍子國習。字多錯置。語或妄填。家君有愛乎此。嘗倡導士子。定譯文式。尅日演習。譯歐陽文及范唐鑑。然或勤或惰。不能卒業。因恐其法之或墜也。錄如左。凡吾邦之學者。不可不知焉。冀司膠庠者之或見採用也。

#### ○其式有三

原文 先將唐宋以來諸名家文。辭理精粲者。一二百字至五六百字。長者節之。短者全之。定爲原文。凡貴融粹。不取佶屈。譯人臨時旋定。

譯文 仍就原文以國字換寫。

凡原字平易易知。不勞思索者。直摺書本字。不必一一換寫。

有助辭隨數加圈子。

國訓多不讀助字。故如矣也焉耳等字。者加圈。

如之乎於而等。嵌在句中者。不必加圈。

該量原字若干。注其數于左。每月三次或六次。隨時定。

復文 復者就譯文以漢字復寫。照數銷注。訖以原本一一查對。朱書于旁。驗其中否。

#### ○其科有四

錯置顛倒 復者就譯文隨國言復寫。不熟字法者。或與華語倒置。謂之錯置。如不復作復不。誰

欺作欺誰是也。

妄填謬字 復者不諳成語練字義。或以訓同音似。誤填寫他字。謂之妄填。如臨作望。易作安是

也。或原文奇僻難復者。聽復者空其字。以朱追補。或音義並同者。雖非原字不入數。如於作

于。耶作邪是也。

剩添 衍字 本文無助字處。隨國言口訣。漫添入他字者。謂之剩添。如明明德作明於明德是也。

漏逸 脫字 原文有助語者。失不填入。謂之漏逸。如止於至善。作止至善是也。

右列書四科于後。照對訖計其數。注各科下。

#### ○其益有三

熟古文 先賢傑作。用意復之。則不待習誦。而自諳其文勢語脈矣。其益一。

識字法 吾人平日國語讀過。不知字法。將復文對原文。則本有成式。不待考而知矣。其益二。

諳用語 平生漫爾讀書。不熟用語。及弄筆茫然失措。復之精熟。則材料積于胸中。用之不竭。

其益三。



### 讀書題目

今青衿之士。雖稍知佔俾。而多不得要領。或愛看稗官雜家。而多不用力於古書。故文字浮淺。無所根據。故今做唐四庫書目。特取其切要者列乎左。庶乎學者簡而能博。約而能該。推之於議論文字之間。觸類引伸。左右逢其源矣。

○經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禮記

周禮

儀禮

論孟不敢論。周易詩書。文之祖也。皆學者之不可一日闕焉者。以其本經。皆不列焉。三傳三禮。其是非得失。雖不能無謬於聖人。而文字古奧。作文家不可不熟讀焉。東萊博議。西山衍義。亦可併覽焉。

○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國語

國策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凡覽史。須觀其事之得失。做其文之體裁。不可徒記故事誦浮文。若范氏唐鑒。胡氏管見等。尤不可不見焉。

○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淮南鴻烈解

揚子法言

文中子

諸子雖異于聖人之道。而其人皆周漢間人。且其文字奇古變化。取其文而略其道可矣。韓管孫吳亦可見。

○集

文選

韓文

柳文

歐陽文

王文

曾文

三蘇文

此外唐文粹。宋文鑑。宣公奏議。不可不見焉。紫陽。新建之文。雖其餘事。而其嚴整通暢。議論之間。尤可法則。

右書既通習。而後旁通類推。博涉諸書。則發諸文辭。字字有來歷。無孟浪杜撰之失。顧自己才力器識如何耳。陳繹曾曰。一一家數。各知其所不同。各知其所以不同。而知其所同。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融化自成一家。各似其似而不摹擬。各變其本而不相錯雜。△用之之法四



雖讀古今書，而自己無眼力，徒襲古人之意，用古人之語，則文雖可見，而查本耳。故具四訣。

立言欲正大，立言欲正而大。建之于天地之常經，質之于聖賢之遺訓，而不可巧而鑿，不可強而澁。要自己有一定見識，而不隨人生活也。

翻意欲精新，雖諸子百家之語，而襲其語而翻其意，換骨奪胎，化腐為新。若夫生吞活剝，徒肖其字句，則庸工之所為耳。

鎔鑄欲無迹，用古人之字句，而補以己意，欲無罅漏綴緝之迹。苟貂續狗尾，痕迹宛然，則小兒之文也。

用語欲穩帖，用古人之語，而說自己之意，則欲字字穩帖，無斧鑿之痕，徒好造語之奇僻，而不致其精賞，則字佶屈而意齟齬矣。

### 抄書門類

今之讀書者，雖涉獵稍博，而竟缺關鍵，故屬文罔用材之資，論事少引證之實，予常困乎此。曾設小冊子，分類建門，讀書遇可抄者，則逐款寫上，今列其門類于左。庶乎臨文命字之間，造語事寔，有所資益矣。昔東坡之讀書，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山谷亦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皆名言也。

確言類 凡古書中所載，聖賢遺言，有裨于教化心術，便於議論引證者，皆入此部。

事實類 凡賢人君子，孝子烈婦，及姦慝邪僻，其事可為勸懲者，皆入此部。

譬喻類 凡經史百家，多用譬喻，讀者隨看采收，擇其精切者寫入。

僞語類 凡古文中，文字僞麗者，或一二字，或四五字，或連全段，隨宜採寫。

訓詁類 凡經史熟用字樣，注家解釋，不可不記者，摘取寫入。

虛字類 凡古文所使用，虛字助語可法者，及句法變體皆收之。

辨正類 凡近時小說雜文中，糾繆繩愆，有益于學者者，及經史發明處，截冗采寫。

雜事類 凡事實言語，須記而不屬何部，及事罕而不及置門者，一切采入。



右各門損益。抄者可任意斟酌。若事實文字。雖可抄者。而傳播膾炙。人人記誦者。不必載也。蓋欲備遺忘。而非編成一書也。

刊謬正俗附錄終

書刊謬正俗後

曩余寓古義塾。輯錄紹述先生全集之次。請校刊謬正俗。先生曰。此稿也係予初年作。蓋慶元之際。雖理化之隆。然戰爭之餘。文士未遑考索名物稱謂。或失事跡。五十年前學子。猶尙受舊弊。臨文之間。不免妄意杜撰。予有慨乎此。所以有是作也。方今重熙累洽。士儒輩出。縫掖成林。昔日之弊。一掃蕩然。則此稿所載。固爲疣贅矣。且以今視之。其間一二辨論。有不爲自慊者。吾子舍諸勿錄焉。余乃膽而衍之。不敢昧人。今茲余從節東都。我友清水允迪亦從其邑候東來。執臂邸舍。屢憇憇余曰。先生已沒。遺稿寢就梓。此編也於先生業文之盛。固緒餘支流耳矣。然亦大有裨晚進。何不梓之以貽同好乎。余告以先生之言。允迪曰。先生之言其然。然則吾子若以此稿爲覆醬乎。余曰。亦所不忍也。允迪曰。吾子之言亦然。然則吾子叙先生之言。與吾子之所不忍。而附其卷末。使讀者諒先生之意。而不罪吾子之所不忍。則亦不爲倍先生于地下矣。余諾而退。遂校之訓之。以授剡尉氏。而爲之跋。



延享三年丙寅冬至日

江西安原貞平謹識

古義堂  
藏板

寬延戊辰原刻。明和九年壬辰三月再板。寬政七年乙卯三刻。每部有印記。海內雲顧君子。須認此爲真。

平安 書林文泉堂

寺町通二條下町  
林 權 兵 衛 發行

(內題識語)

東涯先生著

### 刊謬正俗附作文真訣

此書再刻。罹戊申之災。今茲寬政乙卯三刻既成。東所先生校正之業尤正。補舊刻之脫誤。爲新本之精訂。雲顧之君子其諒之。

文泉堂主人

林好直謹誌

## 稱謂私言

庚申孟冬。余有疾。數日不出。與塾子輩。間話銷暑。偶有語及當今事體。塾子援筆錄之。得數十則。因取往日所考。關係名分者。插入其間。叙次作小冊子。以示少輩。使之知稱謂不可苟云。孝肇識。

【余因友人購求菱大觀正名緒言於江戶。而併得尾藤先生稱謂私言。其言往往與余持論合。然亦頗有疎失。既雌黃正名緒言。因又及之云。】

皇家之朝。稱天朝。皇朝。大府之朝。宜稱大朝。府朝。雖齊稱朝。尊卑之分自明。府朝。郡朝。漢唐皆有此稱。又朱子文有大都督府廷中之稱。此類諸書多有。不能殫記。

【皇家之朝。應不必論。大府名義。見第三條。且此條爲發端。宜稱正名。使余筆之。將言征夷府之廳。宜稱大朝府朝。古者王公大夫皆稱朝。郡朝府朝。漢唐皆有此稱。廷亦然。朱子集有大督府廷中之語云云。大朝說見正名緒言。】



名義考。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遂謂正朝為正衙。後通謂官府為衙門。續世說。近代通謂府

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正衙。公衙等稱。今用之皆可。

【府廷公朝。亦用之可。】

大府。本謂丞相府。見漢書張湯傳。方今征夷之拜。必兼將相。故大府征夷府。隨宜稱之。大將軍府亦

【此條亦使余言之。應言漢書張湯傳。稱丞相府曰大府方今云云。】

大府亦謂王府。戰國。魏安陵君曰。手受大府之憲。注。大府謂魏。此謂魏王府為大府也。安陵魏之屬邑。亦自建國者。

【戰國下脫策字。觀注字可見。】

皇朝官制。官位令諸書備矣。府朝衆職。本無定名。載之文翰為難。且府朝人士。多拜王官。授王爵。其自署最難得當。須問之知事體者。而定其稱。不然或陷于僭妄之罪。而難免識者之議。

【武家官職。亦有定名。但不雅馴耳。文人豈可私定乎。如風流文字譯語亦可。單于可汗達魯花赤之類。漢人猶用夷語。況於我邦乎。紀實之文。宜直用其名。】

府朝人士。授王爵者。特假其名以為重耳。不與王人同也。上之雖三宗藩亦然。不可以王爵故。認為王臣。是時制之大者。操觚之士。不可不知。

【春秋稱王人者。微者也。猶宋人齊人。徂徠春臺總公卿大夫稱王人誤也。宜言王臣。】

林祭酒述齋嘗語余曰。今叙五位者。必乞一官名以自稱。人皆知其為假稱。吾家世為大學頭。以其知學政。故人認以為真。不知亦為假稱。學是。大府之學。非。皇家學也。身既五位。為守為正。為頭為督。唯其所乞耳。何真之有。人之無識如此。余曰。我輩呼為祭酒。以祭酒我學而已。皇家大學。何關乎我祭酒事。因共一笑。

【四府之督。非四位不任。此蓋誤聞也。余嘗讀林氏之文。自署云國子祭酒。是即大學頭之唐名也。他人稱祭酒。亦以此耳。此言不可曉。】

府朝不建官號。直呼職名而已。謙讓之意至矣。記時事者。當奉而遵之。不可妄稱官名。以傷至德。

【今之諸役。即古之庶官。職名即官號。但有古今雅俗之異耳。不可云不建也。宜言近世武家職名鄙俚。府朝因仍不革。】

今之職名。俚言耳。非修作文字。則不可傳。故妄稱官名不可修作文字。則無妨也。

【國字之書。鄙俚之言。苟能得事實正理。則必傳於後世矣。此唯文人之見耳。】

【妄稱官名。語意不明。應言妄稱異邦官名。】



稱官名。官名係一朝制度。唐虞以來。歷代皆有沿革。豈有不立其朝。而可妄稱之理耶。昔五代楚王馬氏。建國江南。都統其諸道。其號曰神策大將軍。蓋後唐所命也。方今吾大君。建國關東。統理我諸道。其號曰征夷大將軍。此皇朝所命也。其事粗相類。江南諸臣。皆稱神策府某官。今關東諸臣。亦宜稱征夷府某官。若曰征夷府行人。征夷府執法。其帶王爵者。別有書法。見下。庶得其實。文士每事欲古雅。官職器制。皆借用漢唐名號。不知亂其實而弗可傳也。彼中人乃據實行之。不用非名之名。如此學者須知之。而不從夫濫稱。

【江南馬氏建國號楚。後晉加神。曰天策將軍江南諸道郡統。此時南唐李昇據江南。馬氏所據。

唯湖南之地耳。謂之江南都統者。加大號也。此云江南神策後唐。皆誤矣。通鑑。楚王馬殷卒。

其子希聲去建國之制。後唐以為武安節度使。當時馬氏形勢未衰。但以去國號辭王爵。受郡縣之

官。故云云建國之制也。關東受將相官爵。而無有國號。宜曰開府。不合言建國也。我諸道宜

言我邦諸道。不然似止關東。】

凡官有正名。有名號。有稱呼。名號稱呼。或可借用。正名不可借用。若都御史。正名也。憲臺其名號。大都憲其稱呼。若翰林學士。正名也。內相其名號。大文翰其稱呼。他當例考。

周世職官。王朝侯國通用之。其職名往往今可假稱。若膳夫庖人。司會司服之類。是也。三公六卿等

官。則名實共重。不可借用。職名即官名也。而直稱其職守。則今世亦不得不然也。與後世金紫

光祿等故名命（刻本作命名）者不同。

【命字上。恐脫爵字。】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府稱天策府。朝稱府朝。方今大君。亦位在王公上。其所稱或可准擬。

【石晉高祖。加湖南馬希範。以天策上將軍。用秦王故事也。見池北偶談。】

又武德中。定官制。王公置府佐國官。今府字國字。互用可也。

【唐制。王有國官。公有府佐。今既不建國。不可施國字。】

朝廷宮殿等字。皆不可妄用。薛居正五代史。吳越王錢鏐。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但不改年號而已。是斥其僭也。可見僞僭之稱。人心不與也。但參佐稱臣。今雖諸府。亦有不得已者。時體不同也。

【五代時而土分裂。小國皆稱帝。錢鏐如此。居正不特斥惡其僭也。引兵以證惡僭。似疎。（引兵之兵字可考）參佐。謂屬官也。方今諸鎮。有家臣而無屬官。事跡似古諸侯。】

宮字。古者上下共之。後世非天子不用。雖府朝亦當避之。按。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儒有一畝宮。象往而入舜宮之類。不可枚舉。上下通用。可見。

【諸侯有宮。多見左傳。】



烈祖廟號。東照宮。皇朝所命也。後君皆稱院。院猶廟也。其始非天子不稱。至足利氏始用此號。蓋僭云。今代必賜而後稱之。諸州以下。則濫也。

院本官署之名。皇朝以呼離宮。雲林院。高陽院是也。中古以來。浮屠以此稱其所居。晚近又為上皇宮號。山陵園廟。亦皆稱院。稱呼有失義如此者。

【中古藤原氏柄國時。或住之或葬之。因以為號。法興院兼家公。法成寺道長公。知足院忠實公。法性寺忠道公。是其始也。足利氏。亦有權勢。而做之耳。與上皇稱院。事跡本不同。不可言僭也。本邦中古。有勸學院。獎學院。有悲田院。施藥院。凡有周垣者。皆曰院。院字義。本如此。】

漢時。大將軍所居呼殿。見霍光傳。大廣間。今之正衙。呼大廣殿。亦無妨。追考。漢宮闈名。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見格致鏡原。

【古者。天子諸侯。為四注屋。鄭元注儀禮云。人君為殿屋。蓋漢人謂四注屋為殿也。】

石林燕語。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漢世諸侯王。亦稱殿。魯有靈光殿。燕王且有明光殿。可見。

禁闥。諸侯王亦言之。見漢書張湯傳。後世恐不可為例。【門闥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故曰禁闥。漢初此稱。通諸侯王。後來無諸侯王。故專屬帝王。】

融按。天子亦可。非曰微。北史齊紀。至晉陽。是時天子。非似微。則曰微。拘。若其。史。內。又。此。微。亦。直。趣。今。之。召。命。用。微。字。亦。可。

天子行曰幸。大君行宜曰臨。

叡聖等字。不可用。宜易以官字大字。若大旨官裁之類。

【後漢書輿服志。天子出。有大駕。有法駕。亦非天子。不可用。】

盛意隆旨。見漢書東方朔傳。嚴旨見北周韋孝寬傳。官書見朱子文。大使見唐韋孝傳。此類尚多。今用之皆無妨。

朝召曰徵。郡舉曰辟。大府為天下召士。宜曰徵。諸府為一家召士。宜曰辟。再按。今之召命。直趣召之而已。不容辭避。恐難用。微辟字。

【公府亦曰辟。非天子不宜曰徵。】

府朝之命。曰教。鎌倉以來。有教書目。曰令皆可。漢書楊敞傳。大將軍教令。霍光傳。大將軍令。又有皇朝博士。奉關白命作詩。題曰應令。見江吏部集。令不獨親王命也。

漢制。天子稱制詔。本秦制。歷代依之。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郡守稱教。唐天子稱敕旨。東宮稱令旨。皇朝依之。宋中宮稱教旨。當併考。

三公與天子。禮數相亞。故黃其閣。古法也。詳見事物紀原等書。黃閣黃扉等字。今用之皆可。近人有用丹鳳紫禁等字者。濫稱妄呼。其非固不待辨。

凡事關係皇朝。則宜稱大府府朝。臣子內辭。單稱朝廷亦可。



【古者天子諸侯 通曰朝廷】

謂江戶爲東都可。謂京師爲西京不可。韓人謾聞瑣錄。記本土地理。有曰東海道十五州。鎌倉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鎌倉亦有東都稱可知。今來聘者呼平安曰皇京。呼江戶曰東都。

【周漢隋唐 皆有東都西都 一爲常居 一爲別都 未有以霸府與王朝對 而曰東都者也 西番之言 豈可以爲典故乎】

近世文字稱 東照宮曰神祖。神祖之號 嫌於神武 不如稱烈祖。左傳 衛太子蒯聩禱辭 有烈祖康叔 文祖襄公語。古之諸侯 稱其歷世先君爲祖可知。況今不爲諸侯者乎。二世大君以下 皆稱祖亦無妨。

【單稱烈祖 則嫌於天子廟號 宜稱烈祖東照公也 若大府諸臣之內辭 則單稱之亦可矣】

【二世以下 配祖字以何字乎 竊謂 曰二祖台德公 三祖大猷公 不識先生之意亦然否也】

大君見易及左傳 蓋一時尊稱 非王號比 朝鮮書稱大君殿下 今臣子之辭 依之可也。再按 朝鮮則異邦以爲吾府朝之正號 觀此

殿下本太子親王之稱 皇朝專稱關白 室町以降 外國往復 大將軍稱殿下 按 朱舜水曰 明朝自

太子親王郡王將軍中尉 一概俱稱殿下 別其爲宗室也。明制 天子衆子封親王 親王衆子封郡王 郡王衆子鎮國將軍 其子輔國將軍 其子奉國將軍 其子鎮國中尉 其子奉國中尉 然則將軍稱殿下 明制亦有之

【本朝之制 亦稱東宮曰殿下 專稱關白 則是後世之失制也】

方今 大府之尊 天休所集 王命所在 天下文武之事 莫不總攝 乃闔國所君戴也 大名者世守其土 以奉事 大府 猶唐人所謂襲封刺史。明又有世襲知府之目 此時體之實也 名號稱謂 固當

有適其宜 自文人弄筆 妄以濫稱稱之 遂使天下後世不可辨爲何等世 可歎之至。

【今之大名者 世保其封土 君其民臣 實三代之諸侯也 然無封侯之爵 而受國司之官 則事跡略似唐末藩鎮世襲者矣 苟能審名實而筆之 名號事跡 皆自適其宜矣 若夫輕俊文士 妄濫之稱 則徒得罪君子而已焉 至於惑天下後世乎】

漢人之書 或有謂 皇上爲天皇 謂大君爲國王者 此實得時體之宜 唯 皇家冊親王外 無復封王之制 故未有賜命 府朝亦未嘗請之也 今人文字 間有稱曰王者 固爲不可 又有稱曰霸王者 不可更甚 霸是長諸侯之名 非君臨諸國之號。

【明世祖朱祿 妄稱我朝源征夷義滿公 爲日本國王 因明人謂天皇之外又有國王 失事跡之甚者也 神宗時 又封豐臣大閣 爲日本國王 其臣議日本有山城君在 名分猶存 一旦以封號加之 僭逆之夫 且置山城君於何地 又云 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 雖欲奪其名號而與之關白 是石里代關白爲莽操也 夫稱我將相爲國王 雖彼國王 雖彼國諸臣 既知其謬妄矣 近時清人之書有言 日本國王止擁虛位 大小國政 大將軍爲主 是得事實者也】



【霸本作伯。周初周公召公爲二伯。至春秋時。晉世爲盟主。諸侯不朝周而朝晉。非復周召之比也。然翼戴周室。不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則是霸之隆者也。夫霸無定勢。蓋由王室之汗隆也。雖本邦將家亦然。方今威德隆盛。非復鎌倉室町之比。然亦霸之大隆者也。謂之霸豈不可乎。】

大君繼緒。天子錫命。其爵公。內大臣以上爲公。而稱爲大君。此臣子尊稱之詞。猶春秋魯侯爵而稱公。亦所謂從周文之意也。大名受土田於府朝。其爵有差。其官不過國守。而稱爲諸侯。亦臣子尊稱之詞。以世襲封土。似古諸侯也。府朝之士。統官政者。有爵同大名。猶古之命大夫。謂叙

五位者。其無王爵者。借綠袍。猶古之命大夫。謂一官之長。服素襖者。通爲士。方今章服之制。直垂之。狩衣次之。四位服之。布直衣又次之。五位服之。借綠者服之。素襖爲下。諸士服之。大名之臣。或有帶王爵者。如府朝之士者。亦似古命大夫。三宗藩。及加賀之宰是也。凡叙五位者。准府朝之士。其餘無爵命者。皆士也。不可妄稱大夫焉。以其主爵卑。爲公。二位三位爲卿。四位五位爲大夫。而臣子之稱僭逼也。今之有士。其爵尊者。不過四位。

【古者諸侯之大夫。命於天子者。猶是士也。故曲禮曰。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況又不命之大夫乎。子男五命。視天子之大夫。而其從政者曰大夫。與天子之大夫。名同而實異也。方今既假稱諸鎮曰諸侯。則又應假稱其宰曰大夫。本自不同。何僭逼之有。】

【本朝之制。任大臣者。雖二位爲公。不任大臣者。雖一位不爲公。此云一位爲公非也。任三公者。准六位。古制云。諸府之臣。總呼皇朝以府朝之臣。無王爵者爲士。准之六位。故叙爵必爲五位。

僕從。中古所謂家子郎等。皆家僕之稱。有侍稱。與士不同。今混爲一者誤。不肯謂士。然時體不同。既呼其主爲公侯。其臣亦不得不謂士。六位以下爲士。又

郡縣之世。天下一君。故公卿以下。有奴而無臣。室町以後。事體一變。所謂奴者皆爲世臣。各輔其主。以理民政。掌軍務。儼然士人也。皇朝公卿視今之諸府。猶曩時之大名。尙呼其臣爲奴。而不爲士。是無通變之識也。

【下條云。舉朝公卿。使臣奴拜王官。夫既拜王官。豈可言不爲士乎。其不拜王官者。亦其躰自與諸鎮士臣同。是亦時勢使然也。勿患無通變之識。】

家奴拜王官。蓋由官爲空名而然也。唐玄宗時。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真曰。爲奴請五品。實亂紀綱。不可許。蓋除六品以下。或有故事。故懷真云爾。皇朝自藤氏世權後。舉朝公卿。皆使家奴拜王官。世變之漸也。然未有過五品者。鎌倉以征夷使統兵馬權。大政在王室。室町雖襲征夷之名。其實奪也。天子南面。奉虛位已。織田氏。豐臣氏。以威武蕩平天下。其事與室町不同。然猶是霸者之爲耳。方今事躰又不同。

【愚謂鎌倉以征夷大將軍總追捕使。統天下之兵權。大政猶在王室。室町雖任征夷。併與大政而奪之。但挾天子以掩逆節耳。織田氏霸之未成者也。豐臣氏似曾馬未篡之時也。今時則齊晉之威德隆盛者也。事躰雖不同。並是霸而已矣。】